

天牘奇賞

湖上李笠翁輯



上海中央書局

1983

~~#817.22~~
~~4088~~

尺牘奇賞

湖上李笠翁輯

上冊

1936

上海中央書局總經售

尺牘奇賞 目次

卷一

還友人賜金

寄黃石齋

讓馬瑤草閣部

答陳赤寰

復劉念臺先生

與倪三蘭

與冒嵩少

與僧性融

答錢彥林

答周勒爾

吳麟徵

范景文

王思任

熊廷弼

黃道周

黃道周

倪元璐

黃道周

張溥

張溥

報某同年

與艾千子

答徐山人

與葉臚仙

與馮書先

與郡太守

與王又韓

寄繆湘芷同年

答萬年少

與蔣馭閔

東周仲馭

答何非鳴

張采

張采

陳際泰

陳際泰

陳際泰

陳際泰

黎元寬

包爾庚

陳子龍

陳子龍

陳子龍

陳子龍

尺牘奇賞 目次

與文桂林

文震亨

與卓辛彝二首

譚元禮

羅胡彥遠

王永吉

又復胡彥遠

王永吉

送銓部范潞公

失名

答范潞公銓部

呂宮

招丁野鶴三首

王鐸

答銓曹范潞公

金之俊

與胡彥遠

魏裔介

與王子巖

嚴沆

與錢簡樓

江盈科

與王又韓二首

張九徵

與王又韓父母二首

曹胤昌

答科試見覺諸生

紹元

與李笠翁

張星瑞

倅後謝同窗諸

楊大鯤

東李笠翁

石鯨

與弟匡侯

嵇永福

與家淑子

嵇永福

都門別友

范印心

與吳無稱

韓詩

卷二

寄草靜巖

曹溶

與谷霖蒼

王元曠

與范潞公銓曹

魏象樞

答白門告賑諸友

許之漸

為諸生乞館

朱京琦

復吳無稱

王崇簡

答同年

翁世庸

與李過廬兵憲

谷應泰

與徐武令

陸圻

與張佺水

谷應泰

答潘中丞

譚元春

與王湯谷按臺

谷應泰

寄湖上諸兄

譚元春

與友人

谷應泰

寄徐元歎

譚元春

與胡彥遠四首

龔鼎孳

與鍾居易

譚元春

與姚若侯

張安茂

與王天庚

譚元春

與李素心

張安茂

與孟誕先

譚元春

與覺浪師

張安茂

寄四弟

譚元春

與范文白

張安茂

與劉宜興止庵

姚希孟

上金豈凡閣老

范光文

與葉長州慕同

姚希孟

寄妹文董天鑑

范光文

與門人賀公調

姚希孟

尺牘奇賞 目次

四

與柴嘉定延喜

何如寵

與大司成

陳汝璧

與繆湘芷社兄

吳太冲

與某同年

陳汝璧

謝繆湘芷

沈捷

與吳霞城

陳汝璧

與翁長卿一

許應元

與紀孝廉

呂陽

與翁長卿二

許應元

與鄭太和學博

呂陽

與來南峰年伯

許應元

致岳舜牧參憲

呂陽

謝翁丹山年兄

許應元

與徐魯詹

呂陽

與御史大夫屠公

許應元

與陸麗京

查繼佐

繳賞牡丹

馮如京

復李笠翁

唐宇昭

復莊浪叔氏

馮如京

答張尹來

孫治

東支美中

馮如京

與仁菴上座

孫治

卷三

答丁惠安

范屨

與諸秋鶴

李如泌

東笠翁兄
謝友
與某詞客
乞茗
寄某當事
與陳平遠
與吳駿公先輩
與龔孝升先輩
與婦
復法海長老
復葉蕃先
將赴浙獄遺友人
復崇德尹

李如泌
高 玫
高 玫
高 玫
失 名
胡 介
胡 介
胡 介
胡 介
胡 介
胡 介
胡 介
魏學伊
失 名

寄汪澄源
東呂心和
寄曹太初水部
答朱海瀛
為梁天畧訟寃
與潘美舍
與張祖望
復毛馳黃
與沈去矜
與諸君簡
寄毛馳黃
與友人論畫
與友人論曲

失 名
失 名
失 名
失 名
陸 圻
毛先舒
毛先舒
毛先舒
張綱孫
毛先舒
毛先舒
吳 罔
李式玉
李式玉
李式玉

東王振嶽

諸長祚

東高芝侯

李一貞

招陳章侯

諸長祚

東吳次尾

諸長祚

卷四

東蕩菴僧

諸長祚

寄鄒連山

董以甯

候潘二岳先生

陸敏樹

答顧修遠

董以甯

與閻分月乞婢

陸敏樹

答友

溫璜

與李平子

陸敏樹

又答友

溫璜

答李艾山

陸敏樹

謝洪明允

何偉然

與吳次尾

周立勳

復胡刑部球峰

何偉然

答友人泛湖之約

范驥

與盧元則

何偉然

與祝進士南華

費尙伊

與秦如如女史

何偉然

與李景魯給諫

費尙伊

寄施得全

何偉然

東李笠翁

李一貞

與陸叔度

何偉然

答楊文若
 與張寬夫
 與程公事
 與嚴元復
 與彥遠
 報卓辛癸五首
 辭友稱山人
 與山陰王靜觀
 與馬順卿門生
 答李旌德
 報顧實甫
 答馬廓庵
 與沈茂仁

何偉然
 何偉然
 何偉然
 何偉然
 紀映鍾
 駱弘珪
 薛岡
 沈承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與徐伯魯
 與沈茂仁
 上張鈞老
 與何鳳亭
 與林生
 與鄧將軍
 與周行之二首
 與金伯韶
 與賀伯蘭
 與友人上陸臺翁
 與鶴林上人
 與盧思仁
 與陳伯符

馮夢禎
 馮夢禎

尺牘奇賞 目次

與師惟審

報憲周

與聞隱鱗

奉六叔父

奉七叔父

與陳飛卿

報仲詔

與包巖叟

與文太清

與吳國華

與徐翁

與徐惟得

與譚友夏二首

馮夢禎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譚元春

鍾惺

鍾惺

與郭篤卿

寄馬仲良

與徐乾之

與陳眉公

卷五

復俞識軒

復楊洞岳

與王豐輿

與李本甯

與李九我

與徐賓陽

與高夢蓺

八

鍾惺

鍾惺

鍾惺

鍾惺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與王辰玉
 與萬震澤
 與周懷魯
 與唐凝庵
 與張憲周
 報憲周
 與李國徵
 報莊仲肩
 李王鄞生
 報隱麟
 與李本寧先生
 與李子敏
 與隱麟

尺牘奇賞 目次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陳與郊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薛岡

報徐春宇太守
 與熊子牙
 復雲松大師
 與曾堯臣
 答李漱甫酌甫
 答陳令威
 與徐永平
 與黃石齋
 答田平卿
 與張侗初
 答曹允晦
 答陳如葵
 答樂昌王

薛岡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譚元春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魏大中

尺牘奇賞 目次

答趙岐陽

魏大中

簡趙哲臣

王思任

答李心白

魏大中

簡周玉繩

王思任

答潘生

馮夢禎

再簡玉繩

王思任

與屠長卿

馮夢禎

與同志

繆沅

與如上座

馮夢禎

誠幼子

繆沅

與屠長卿

馮夢禎

與符曾侄

繆沅

與賀知忍

馮夢禎

與唐雲客

繆沅

報李玄白

馮夢禎

與倪鴻寶論書法二首

黃道周

與鄧將軍

馮夢禎

與繆湘芷二首

黃道周

答趙吳江

馮夢禎

答潘虔臺

艾南英

簡夏懷碧

王思任

與潘虔臺

艾南英

簡項聽所

王思任

與陳令威兵部

柴紹勳

上黃老師

王思任

答吳師每觀察

柴紹勳

答洪中丞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與王遠季三首

卷六

與支寧環

與支越棧

與沈伯子

與龔華茂

又與龔華茂

與陸夢鶴

與王石雲

與朱岷左

樂紹勳

周順昌

馮夢禎

趙維寰

趙維寰

趙維寰

張 壩

張 壩

張 壩

張 壩

張元姑

東朱璧人

復呂文倩

與沈自玉

與蘇澳生

答巖三求

與卓辛葵

與胡雪田

答沈魯餘

與卓左車

與陸升夔

與徐野君

與查伊璜

答朱近修師

張元姑

朱高治

朱高治

朱高治

張 懋

徐士俊

徐士俊

徐士俊

徐士俊

徐士俊

陸 進

陸 進

陸 進

尺牘奇賞 目次

與陸衡如

報許同生

與徐野君

寄徐野君

答徐野君

報徐野君

與卓辛葵

與鄧孝威

與胡彥遠

除夕與胡旅堂

與高雲客

寄徐野君

報野君

周漢傑

趙維寰

卓天寅

姚 恡

卓發之

卓發之

駱弘珪

諸九鼎

陳 參

丘象隨

丘象隨

陸上瀾

卓 回

與彥遠

答龔仲震

寄鄭牧仲

答賀無黨

與繆湘芷先生

與范潞公銓部

與某同學

與某同學

與楊季平

與繆湘芷先生

寄胡彥遠

與祁止祥先生

與徐野君先生

葉雷生

陸 圻

陸 墀

陸 墀

程光禔

姚 恡

朱高治

朱高治

朱高治

俞時篤

陸嘉淑

陸 雋

陳 琬

招金茂生

陳琬

寄朱子瑕

陳紹英

與郭泰來

陳于泰

乞花帖

陳紹英

答李生洲

陳于泰

謝惠秋蘭

陳紹英

答費學卿

陳于泰

答沈燦若

陳紹英

與介臣

釋正岳

與夏燮仲明府

柴世堯

答吳生白

趙志高

致祁世培侍御

柴世堯

與王鑑玄中翰

沈演

致倪鴻寶侍讀

柴世堯

寄李善夫光祿

費學伊

寄錢堅白座師

柴世堯

與姜山啓

費學伊

與胡彥遠

韋人龍

與陳心石

費學伊

與鄧侍御

費尙伊

卷七

復甄大司寇

陳紹英

與陶憲副

費尙伊

尺牘奇賞 目次

報李太僕

與婿

與牖庵

與王又韓

謝友

謝繆湘芷

與王子巖

答徐蘭生

答賀公調

答阮霞嶼吏部

東潘古臣

答林若撫

謝劉謨庵相公

費尙伊

費尙伊

汪煉南

周損

韓敬

張遂辰

曹胤昌

曹胤昌

龐承寵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答張冷石

答潘藻生

謝柴延喜親家

東江魯陶

東顧定水

與柴嘉定三首

謝天部范潞公

寄繆湘芷

復柴振華兵道

寄卓辛葵

寄卓辛葵

與汪羽六

復友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陳紹英

劉鴻訓

郭亮

高世泰

鄭以偉

姚玄煥

關鍵

趙芬

趙芬

致金比部
 答同社
 復袁少室
 寄金伯維
 答汪季良
 與韓季若
 復朱無環女史
 寄都門社友
 寄陳亮工
 答一生上人
 與吳球峰
 與凝叔
 與善伯

趙芬
 趙芬
 錢逸
 錢逸
 錢逸
 錢逸
 錢逸
 錢逸
 祝世培
 沈鼎新
 沈鼎新
 沈鼎新
 葉永圻
 葉永圻
 葉永圻

卷八

與繆湘芷
 答朱相公
 寄李笠翁
 與方士羽
 寄表弟卓太史
 與總憲
 復白雲鹿門禪師
 與蔣元長孝廉
 復魯太史
 復淨遠禪師
 復石衲道人

洪吉臣
 失名
 胡日新
 馬文燦
 沈宗壇
 錢春
 釋道忞
 道忞
 道忞
 道忞
 道忞

尺牘奇賞 目次

再復白雲鹿門

道忞

與吳子厚居士

正岸

與全庵進上座

釋通秀

復王東里

釋明方

與緯書記

通秀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

與竹林山主

通秀

復大中丞姚居士

釋通容

與汪與可居士

釋正岳

復劉後如

陳與郊

與李天瞿居士

正岳

復楊孝廉

陳與郊

與獅幢

正岳

與沈廣文

陳與郊

與吳仲木居士

正岳

東陳子淵

陳與郊

與瑞舟師

正岳

謝沈同漁

陳與郊

與聖木師

正岳

復羅

陳與郊

與獨嘯禪師淨照法主

正岳

與孫月峰

陳與郊

與吳巽之

正岳

啓陳楚石

黃洪憲

與心衝法師

正岳

答李伯襄

王思任

復青寥上人

復秦朱明

與鼎兒論易

東旅堂居士

為荆子真與止大二首

與左崑山二首

訂卓靜巖

答秦泰甯

與王心鑑

致朱漳南

謝張西銘

與季天中給諫

謝季滄葦侍御

王思任

王思任

王思任

釋道忞

賀詮

黃樹

俞汝言

趙春

趙春

諸允修

諸允修

陸雲龍

陸雲龍

答李蒼水庶常

貽沈葵衷侍御

與陳次升

復某公

答沈英多

與詹神甫

答陳似木

與宋稼庵

東家明石將軍

復譚只收

答友人索書

與王又韓

寄卓太史

陸雲龍

陸雲龍

失名

陳之暹

失名

失名

失名

王鳳鼎

王鳳鼎

王鳳鼎

王鳳鼎

曹胤昌

俞時篤

尺牘奇賞

目次

一七

卷九

答劉范董

魏大中

與康味澹四首

魏大中

與吳玄水

魏大中

答顧平湖

魏大中

與曹元晦

魏大中

答劉無錫

魏大中

與丞簿尉各父母

魏大中

與宋叔茂

魏大中

答韓參嶺

魏大中

答陳則梁

魏大中

答王石門

魏大中

答李四可

魏大中

答吳生

魏大中

答黃白安

魏大中

與陸乾嶽

魏大中

答黃復初

魏大中

與霍顯用

魏大中

答張紹和

吳麟徵

寄黃撫軍

吳麟徵

與沈善義

吳麟徵

又

吳麟徵

答熊經略芝崗

姚希孟

致練侍御

姚希孟

答沈虎臣

姚希孟

與李撫臺
 與常鎮道
 寄左公子
 與聞子將
 與于中甫先生
 與楊濟寰
 與孫月峰
 復嘗道
 答柴延喜兵憲
 復汀郡丞
 復汪補君
 復侍御高雲岫
 答繆相芷房師

姚希孟
 姚希孟
 姚希孟
 姚希孟
 陳汝璧
 陳汝璧
 陳汝璧
 陳汝璧
 何如寵
 趙最
 趙最
 趙最
 呂潛

又
 致柴振華
 答周尙寶
 答麻老師
 與王柱山
 答葛龍池
 答支中丞
 答楊磐石
 答葛龍池
 答徐中丞
 與吳悟齋
 與周翼亭
 與余同麓相公

呂潛
 錢象坤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馮琦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與王鳳洲

王錫爵

與葉總督

王錫爵

與孫伯泉仲泉

許應元

與王侍御

許應元

復葛五谿

許應元

復卓辛葵

沈幾

署篆陰公祖

沈幾

答陳則梁

沈幾

寄某

失名

與王父母

失名

卷十

與母書

宋氏

與父書

吳栢

寄毛家姊四首

吳栢

寄呂家姊三首

吳栢

答良人

秦氏

寄弟

俞桂

與姜仲文先生

姚希孟

復徐侍御

姚希孟

復張元良

姚希孟

與錢蘇門論玄學

胡介

答萬年少

胡介

與萬道心

胡介

與曹秋岳先輩

胡介

與姜如須四首

余懷

與劉伯宗	余懷	賀李笠翁新娶	陸圻
與龔孝升三首	余懷	東臨安妓	陸圻
與翁楓隱	余懷	東沈蓮似	陸圻
與胡恆蒼	余懷	書扇答徐孝先	陸圻
冬抄訂孫宇台	陸圻	與譚友夏	鍾惺
夏日遲同人	陸圻	與張大學	鍾惺
賀嚴子餐入學	陸圻	謝送油酒	馮子振
賀丁飛濤登賢書	陸圻	歡友人	金大有
賀張嗣留中進士	陸圻	東友	錢福
爲妾乞梨汁	陸圻	遲董心泉	何如寵
問陸屢武疾	陸圻	邀徐賓陽	何如寵
賀毛馳黃娶妾	陸圻	謝黃孝廉	何如寵
答吳志伊問疾	陸圻	東馮節之太學	何如寵

尺牘奇賞 目次

答茅鹿門

何如寵

東趙聲伯

李漁

報李君實

何如寵

卷十一

戲為晉人讓殷羨

李漁

與王陽谷先生

李漁

復沈君典殿撰

張鳳翼

與衛澹足先生

李漁

復王長公

張鳳翼

與張華平太史

李漁

戲辭陳將軍

張鳳翼

東狂我生

李漁

與徐懋昭

張鳳翼

與陳瓠庵先生

李漁

與王敬美

張鳳翼

答同席諸子

李漁

與詹汝欽

張鳳翼

東孫豫公

李漁

答陸京卿

張鳳翼

訂友同赴廣陵

李漁

答陶太學

張鳳翼

向隣翁索菊

李漁

與康驥漢

馮琦

貽陸誕先

李漁

答劉侍御

馮琦

答王撫院

報李玄白

與顧益卿

與朱選君

與周繩甫

答鍾西星

寄鄒爾瞻

與陸敬承

上趙定宇

朱翰撰蘭與

與何士抑

與陳季象

與張二哥

馮琦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馮夢禎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與張邳州

與同年張日觀

答沈穉咸

與李君實

答湯應之

新年招客

與胡長民

與陳瓠翁

簡居停

與李笠翁索酒

與陳階尺

與朱見符

為故人子告貸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張鳳翼

沈宜民

趙時揖

趙時揖

趙時揖

趙時揖

趙時揖

趙時揖

趙時揖

尺牘奇賞 目次

尺牘奇賞 目次

與友人

陸雲龍

與友

葉永堪

貽李維章

陸雲龍

從友人借僕

葉永堪

借棋子

陸雲龍

復陳于到

范鳳翼

致蔡又舒

柴 鏊

與某博士

詹萬善

與陸蕙敏

柴 鏊

與陳巨源二首

詹萬善

又

柴 鏊

資友人薪水

陸雲龍

寄陸蕙敏

葉永垓

貽王勉齋

陸雲龍

訂友人登高

葉永垓

謔曹汝珍

陸雲龍

與柴浣修

葉永垓

贈友人磁注

陸敏樹

留友人

葉永垓

與姚山期

嵇永仁

答友薦筆賈

葉永垓

留別蔣憲臣

嵇永仁

上已招同人

葉永堪

報仲詔

薛 岡

薦筆賈

葉永堪

寄輦下諸公

瞿良耜

答某鄉紳

許直

賀友登武科

曹斌

致柴延喜

劉宗周

答糧儲道

錢春

答親知賜唁

繆昌期

答洪

錢春

答同年

繆昌期

答夏

錢春

分俸遺友人

劉宗周

與劉國醫

錢春

沈雲生生第五子

陸雲龍

與柴蓮生

張思哲

邀姻友

陸雲龍

謝章江

陸運昌

招親舊

陸雲龍

復張忍菴

陸運昌

嫁女招客

陸雲龍

與錢梅谷

失名

卷十二

公致陳學臺

失名

與張文學

龔五猷

答陳永嘉

失名

與陳靜臺

陳汝璧

尺牘奇賞 目次

與吳霞城

復謝令君

諭請賑諸生

與吳磊齋

與范大猷

與王華亭

與同寅

又與王華亭

與蠡縣

與王華亭

復王見州

復宋先之

復劉鶴宇

陳汝璧

趙維寰

趙維寰

薛邦瑞

薛邦瑞

趙春

趙春

趙春

趙春

趙春

趙春

趙春

趙春

與楊鵬池

復孫愷陽

復劉三守

與孫愷陽

復王華亭

與周調元

與劉

與汪生

與易州張兵尊

與清軍道

與李續燧

與王華亭

與李

趙春

趙春

王家棟

王家棟

王家棟

王家棟

王家棟

王家棟

王家棟

卜履吉

卜履吉

卜履吉

卜履吉

送友人卿試卷資

與王太尊

與屠冲陽

與薛

與周龍侯

與王霖宇

與袁

與王夢所

復孫愷陽

與倪小泉

答馬

迎遠來客

迎新仕

卜履吉

卜履吉

楊鶴

楊鶴

楊鶴

楊鶴

褚元忠

褚元忠

褚元忠

褚元忠

褚元忠

失名

失名

尺牘奇賞

目次

良牘奇賞 目次

尺牘奇賞 卷一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還友人賜金 稍節

吳麟徵 磊齋

瓶盜中物。先生所懷來也。置之牀頭。每每心怖。頰赤。急欲完璧。又恐屑屑往返。徒著形迹。今先生行矣。於別時奉投。可杜來意。不肖了此一案。真霍然如病之去體也。今日譚四知於長安。猶如向平康市上。說魯男子。人誰信之。惟儂自矢之心。決難自昧。昔柳子傳河間。正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強忍力耳。今長安中之鼻息。可謂沸矣。儂之為河間。不為河間。亦正在此時。先生有保母之責。篤結禱之訓。其忍終強之乎。

寄黃石齋

范景文 質公

翁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圖歸。奈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翹然去國。明知伴食無補。

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伴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潛然。

讓馬瑤草閣部

王思任季重

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刻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買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讎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麈。臨書不勝激切。

答陳赤寰

熊廷弼芝岡

弱自甘廢棄久矣。一經詬逐。無復世情。幾載耕農。苟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早夜思維。但深慚悚。况以一盤全負之局。而冀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秤。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羣公口口夕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時勢。安卜所終。此弼之所以日夜驚惶。而大悔出山之悞者也。台翁當何以教之。

復劉念臺先生

黃道周石齋
六首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只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些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晦還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只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之分也。老先生道貫高尊。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晝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却耳。君親之外。惟有師友。敝鄉闊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寘。聞大教。

迫於警枕。病驥扶鹽車。不離鞭策。亦頓蹄思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駭笑。動成黃葉。以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諸不多及。謝謝無量。

與倪二蘭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猿淵鳥。共愜和薰。少需清風。以濟玄化。自吾兄弟。咸嘉賴之。但使明主不聞讜論。國澤滯于枯池。推轂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懷音。遯士之所遐嘆也。鴻寶來晤。聚四五日。剔石按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剡上得之不淺也。鴻寶歸。悉至情。謝謝。

與冒高少

倪元璐 鴻寶

蒙放以來。投林取密。一溪戶外。有如鴻溝。遙跂三能。興歡河漢。然而夢尋夜半。未嘗路迷。昔人云。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絕。不其然乎。台翁挺骨絕才。自弟所見。自命羣推之彥。雖復嶠嶮。未有能望其背項者。一日相司馬。天下其定。山民

聞之。一笑墮驢矣。施恩不報。益以再三。誠不自意翁之肺腑刻切。至於如此。雖復三峽爲詞。十吏供筆。決溜懸河。不能鳴弟此感也。頃聞大事旣襄。或可少假湖山。小滌苦土。來春三月。六橋之上。目極三能矣。弟向以多事莽浪。爲時權所怒。乃近事可笑。什伯于前。使莽浪子不得與聞。豈造物者兩全之耶。

與僧性融稍節

黃道周

不肖擊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弔唁。法門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隕絕。承示教著述種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敢以荒迷爲辭。廢業自解哉。第展轉思維。殊多疑惑。庸敢披露真心。酌茲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烟海。諸大法師論師。疏鈔注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年研味。皓首披陳。尙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眼。縱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譬諸日月中天。而爝火螢火。依微自照。不亦勞而無功乎。維摩詰所說經。做秀才時。曾爲肇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如郭象注莊。王弼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今之擬微於肇公。

同乎異乎。如其同也。何取於以水濟水。曾無益乎牛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貽馘馱亂玉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援例斷駁。當亦如是。楞嚴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刪定。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別。大闡密微。師之要領。指歸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爲牽動乎。且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剜肉成瘡。以教明宗。則句後聲前。又是無風起浪。徒滋學人之擬議。未蒙佛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目連願法。具見慈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德。深自思維。果能具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正覺。撈籠含識。津筏幽明。不妨代金口爲宣說。現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之齋儀。慈悲之法懺。翹勤頂禮。利益宏多。何必擅立科儀。自創壇宇。昔人感婆子機緣。立焚疏鈔。伏願大德。狗芻蕘之狂言。同桑榆之未炤。于鄙人作婆子觀。于諸著述。作疏鈔觀。但能燃祖龍一炬之火。卽是演法門無盡之燈。心光炳然。大千俱了。若不肯見短察眉。過滋多口。惟有燃燈炷香。向佛前發露懺悔而已。知我罪我。惟命師之。

答錢彥林 稍節

張溥 天如首

憶自白門快敘。忽然抗手。彼此自覺氣悲。然猶冀一遇。可長周旋旌纓。旣而有司。按秦律。凡挂聖賢經理者。必答斥不進。遂至菰蘆中後。暫滯吾彥林。而弟輩亦牢守海壖。無由望見雲物。此雖已事。言之輒爲憔悴。嗣後變告日暄。弟固不習斷爛邸報。而耳之所及。淚條陰迸。書生單怯。兩手不能持一乳狗。夫復何辭。人文聚一選。弟祇爲吳地諸文作驛騎。卽執爰無當。安敢混分介生月旦哉。來章一帙。殊病其少。所賜檄書讀之。益人性情。稱名之美。得其正中。但恨弟木訥。不能鬯厥旨趣。兼不合以褐蒙珠玉耳。弟嘗謂士無強弱。要在所存。至憂患之時。尤當不失資具。舉業雖非竹素所尙。苟其中心。正學明著。橫側倒豎。咸可觀而得其人。非彥林不能作。非彥林亦不識別也。比聞魏子敬惡耗。是豈傳者之失耶。彼蒼之酷。忠孝一時俱盡。每念及。必奔泗咽淚。計惟綜連遺文。不歿賢者之論著。猶力所可爲耳。受先之太君七十。介生之太君五十。社兄弟咸洗爵進言。願一聽新句。和吉之詞。其祥倍于弁山鳥鳴也。幸卽賦授。慎無慳此。

答周勒旨

客歲晤倩尹。始接覽手緘。愷篤深至。極其眷存。彼時便欲作報章。聞兄已楚游。遂忽忽不果。綿連胸次。固未嘗一日忘漢南也。當今經業堙頽。士鮮實學。世所號爲魁然者。咸取徑時體。掇其不倫之詞。自名詭特。此種實未夢見諸子。何有六經。而兄獨奮勇自立。務專根本。選言必耍諸理。擇學必由於聖。博大雄深。弟已先爲作評矣。觀泝斯道。吾吳落落。自震川先生後。尙未有繼。昌時盛業。事在吾黨。應社諸人。便不宜自薄也。三復兄言。若爲發蔀。但粉滌鄙詞。獎必過理。似爲溺耳。每私慕古不朽三事。德存於我。可漸累致。功貴有具。而不能無藉於天。惟立言一端。學者本等。而體統浩大。難於審細。非一人可爲。歷稽古來經史文集。暨有明制書。皆有缺略。爲後人補取之地。當世大人先生。其綜洽者。未可望步。或姑存之。以待後遇。若吾社肝膈數人。咸有著作考述之才。不宜碌碌逐時。過過年歲。斷令按部分班。各以資之所近。殫極論著。共爲不沫。至于舉業之說。心術既正。學問已詳。自爾光質淳明。苟徒事辨於行墨之長短。斯亦水木忘其本源。未見克濟也。

報某同年

張 采受斲

鄭兄不相聞問。已三年矣。今不知何故。遂潦倒至此。弟割半月之俸。佐其一七。貧交之力已竭。恐不能副其所需。足下於此兄。可謂世情之外。古人之中矣。

與艾千子

大集刻成未如成。幸過惠百餘冊。敝鄉多有不得見。而浼弟轉請者。少則不足分給。徒啓爭端耳。風雅道乖。不可救藥。挽回後進。實藉同心。惟足下力之。奉懷詩書。賤以寄。統惟賜教。

答徐山人

陳際泰大士四首

去冬一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皆賣衣巾履而歸。弟不信。以爲天下無此陋邦。天下無此歪地主。今弟薦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變俗。賣衣巾履。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挾孫君爲重。其客敝地。亦宜所遇否乎。陳生日。目思一望見。

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翻不如陳生自憾之酷也。豈遊道固然歟。抑做地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蒙數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然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擾。將亦望見之難。則所爲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與葉臞仙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尙得仍其故稱。而曰臞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以已之臞。福一切生靈而使之肥。功成行滿。復歸大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至涿鹿。聞邊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弟輩雖有甲在心。然一毫末議莫展。而其甲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真臞仙也乎。

與馮書先

稍節

弟入夜郎。從貴陽署中閱邸報。知老年翁榮任漳南。而弭節開闡於汀州之上杭。其地去弟胞衣墮地之所。但三十里而近耳。弟之母族妻族。以及友生。皆在象洞。弟所生屋基。好事者構書院數椽。以棲學者。弟爲題對聯云。念兒時釣弋依然。過故國故都。不堪回首。喜今日琴書有主。冀多方多士。共此揚眉。則象洞之爲弟故鄉晰矣。弟於老年翁。雖欲不公祖之。安得而不公祖之。夫欲拯天下之難者。必先立於無難之地。所觀難之所在。今仕者以江福爲神。臯而福優於江。上杭又優於福之諸郡。老公祖雍容而統之。以坐籌天下之變。得其要領。曲折而後移。以大任。以應明天子之求。雖靖邊剜寇。直從枕上渡師。陶士行建功獨深。其得力固在運臂時也。老公祖夙慮明定。豈以弟言爲佞哉。

與郡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繇來。故風俗敦樸。家戶殷給。近來子弟不承於權輿。遊手遊食。不農不商。賭博爲徒。無擇頑俊。黠而貧者。以此爲營生之路。愚而富者。落其數中。牢絡不可復出。兩貧而陷一富。兩黠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督。

錢。威比封君。其為所陷者。甘輸戲責。敏於官課。有數日而傾千金之子者。錢一入已。視為輕得。易失之物。非竄非祭。特為沽買。持梁齒肥。酣歌取盡。今日好過。明日復無。更誘新室。復尋舊轍。長此不已。坐使敦樸之風。變成偷末。殷給之家。化為空窠。父老太息。間有呵止。輒攘臂而仍之。其中父兄有機數者。不能禁禦。則詭辭以悅衆曰。彼自吐情。謂不如是。當餓死耳。人情苟可賒死。何求不得。蓋懼其為盜也。不知所得之財。以供酒肉。非以供麤糲也。且饑寒為盜。不如賭博為盜之更確也。目今營深險之地。合輕果之子。夜聚曉散。不可迹求。夫佻生盜。侈生盜。醉飽而無知生盜。醉飽而無繼亦生盜。則賭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覺隙萬端。更以此輩益之。其何能敝。又國力告匱。長吏帶罪徵比。急逾風火。此輩獨坐損其貲。消累惟正。由斯觀之。又不獨私家困毀而已。其主名了然在胸。未便即煩台法。伏乞給示。以錮其黨。遏其勢。所謂令治而後乃誅也。某雖為敝族。發然敝鄉。如敝族者不少。風一可以杜百耳。

與王又韓

黎元寬左巖

廿年之故。不可勝道。然而天者益天。淵者益淵。卽田海中。未嘗不有其大常耳。每思觀光上國時。置身於奇書奇人之藪。今日雖復星散雲流。猶不能不形寤寐。雖復再歷百生。又不能不留此異熟種子也。從須識師處。乃得聞台翁起居。大業鼎新。枯坐間。亦爲掀髯而起。衣帶一水。鯉魚不行。知無爲陳人苛責。麻城士大夫林立。文章治事。討論之時。亦有究心無上乘者乎。天然和尚。近住錫棲賢。須識爲之行脚。中興祖庭。人有同志。知台翁必且領袖宰官。作大檀施矣。望之。令叔子巖。家報叱字。

寄繆湘芷同年

包爾庚長明

昨歲歲底。偶從醉里過湖上。一舟三宿。載雪而歸。遙望積素中。仙靄欲動。其下疑卽玄亭也。而急景遒盡。不皇扶屐衝寒。一披玉屑。時序使然。非直興畢矣。頃至駕湖。適敝友王仲遠。爲六橋三竺之游。囊筆將發。逡巡語弟。是行也。不獲一見繆先生。卽再覩張天雨。黃公望。猶儻父耳。仲遠爲敝郡沈子居高足。而董宗伯諸公。實有冰青之譽。年翁高齋秋水。不通俗謁。倘可置之客右。稍飾以咳唾。

乎。仲遠尙能出其餘伎。爲滿壁滄洲也。

答萬年少

陳子龍鳳子

自甲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干戈繼作。然渺河梁以抒懷。望雲龍而不見。每當遙夕。未嘗不明月欲墮也。流人作孽。淮西榛梗。屬聞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僮噉噬。如使絕域。遂使古義墜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尙推夙昔。遠使嗽辭。告哀總帳。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耶。春夏僕僕京輦。趨走朝貴之門。俯仰輿臺之側。生平意氣。不勝搖落。奉諱以來。愁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愴然耶。足下姿制朗逸。才情雄麗。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繁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鸞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衡吳趨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歟。

與蔣馭閔

南驛至。得所寄荔枝。啓瓊芬發沾手。掇噉甘香經日。此菓見重於世舊矣。開元帝之郵致。蔡忠惠之譜品。皆此菓奇遇。今乃得足下賦。使此菓情色俱暢。夫物生南海荒昧之區。蕭條自遠。苟有其美。王公貴人莫不珍之。士貴自重。亦猶是也。奚必馳騫。乃登華席哉。僕近益荒惰。承索新製。令人赧然。

寄周仲馭

張明弼公競

石門別後。遂似蘇武李陵。各居異國。頃從潮李。得吾仲馭手札。引以巨公。通其聲氣。此誼固今人所罕矣。疇昔家居。一聞噶沓。或存形相。今在萬里之外。思見雲林一花一木。皆爲骨肉。又况連榻並席。雞鳴風雨。無不并及之人也耶。此鄉所苦。前書已述其概。至僕所竊幸者。吾之詩文。一過嶺外。便如猛虎長蛇。不可搏擊。頃雖簿書紛紜。偶一遊筆。便可以平視昌黎。俯觀餘子。又兩兒一吟一咏。俱有父風。他日秩滿。得一南國閒曹。日役短毫。奔走萬有。此亦足以敵公卿而傲鼎軸。石渠金馬。蘭省烏臺。我見無數笨人。蠶生菌死。皆以居之。於我何有哉。

答何非鳴

姚儀部還。得親翁手書。始知再返南昌。一行作吏。八年不調。親翁之戀南浦西山。何無厭離耶。家無薄資。可以上哺慈親。下畢婚嫁。莫不離核。枝頭欲乾。爲令如此。亦云酷矣。然以弟視親翁。如泊岸之船。偶然失脚。沿流泝洄。猝未得上。而津涯已近。心神尙有可恃。若弟則初涉之人。未得中津。况云彼岸。望見近岸之人。了不得上。雖其人不知自怪。彼望之者。豈得不爲之怵心變色哉。揭陽謬稱善地。弟作令三月。朝發符牒。暮閱詞案。欲偷眼黃岐。一吸大海之氣。猶不可得。正賦三萬。逋及萬餘。流賊滿山。日傳死獄。平生偶入公庭。見笞撻號咷。輒閉其目。今桁楊置側。血肉流前。傷慈損性。中寐徬徨。加以此鄉。賊用沙含。薑將尾螫。弟又懶癖自護。孤立行意者。豈能布帆無恙。遂度南溟也耶。第所快者。弟之詩文似韓蘇。嶺外益復橫斥。嘗不待停筆。可得數紙。江山氣動。風雨來歸。視彼人世。螭螂作山。高於嵩岳。螻蟻爲城。廣於秦漢者。又焉知吾胸中之巔堞乎。

與文桂林

文震亨

又嘗黃鳥綠陰。爲去歲依筇問屐之候。流光荏苒。契闊興懷。惟是老宗翁高譽。

有加。真守在卽。吳越隣比。得藉教寧。固知九里非遙。萬間未廣也。弟墮戶日久。以三徑爲五嶽。亦卽以爲武陵桃源。枕石偷安。視蔭偃息。每笑倚漆。卹緯之多事。然亦可謂不謀其夕者矣。家姪再遊湖上。踐友人之期。過宗父四履。而不一望顏色。心所未安。弟亦欲借候起居。問自公之間。稍有凝香清宴。納之座隅乎。此子頗爲父執。諸公所念。錢牧老。許霞老輩。皆極提獎。而其如資生無計。何以此知成都八百桑。不爲貧窶也。錢塘新令。爲弟戚友。與述頌老宗翁。俾試政有所稟承。亦欲老宗翁知手板賢令。物色宜先耳。并識之。不具。

與卓辛癸

譚元禮服膺二首

讀大作。輒使人咏石破天驚逗秋雨之句。又輒使人想見身長七尺。鬚眉蒼蒼之偉人也。如面矣。又何恨于未見乎。驚喜交集。不禁亂下點定。惟兄于筆墨外求之。

其二

秋翠山粟。分清味太侈。性好持螯。而有殺身之戒。倘邀慈力。得故溪池間。豈啻拜惠口腹已耶。

覆胡彥遠

王永吉鐵山

通籍十六年。纔移郎署。雖時命不猶。而不佞之才疎識暗。弗克振拔。以自奮於熙朝。亦略可概見矣。方今內外交訐。西北異旱。東南大水。四方擾擾。恐生他變。輕躁狂直。如不佞。豈有才略可効匡襄。適足以賈禍而自敗耳。天下事。會須名世。應運而起。早奏安攘。廓清大難。彥遠勉之。向令仁縣。雖盡此心。未臻實效。不意商民見思。尸而祝之如此也。椽筆揄揚過甚。讀之汗出浹背矣。謹謝教。至于守口慎動。行以和靜。二語。非知之深。不能言之切。行將佩之終身。以作韋弦。道義骨肉。此誼于古人中求之。可多得哉。門下奇才至性。一往孤行。自有第一等功名。第一等事業。彪炳宇內。樹駿流鴻。勉之勉之。康小苑適在舍間。發緘共閱。嘆爲異人。閱至紙尾。乃見門下相念。聲氣投合。千里響應若此。他日握手促膝。喜可知已。小兒過承垂注。業以台翰示之。俾知自勵。以不負盛雅。率復未盡。

又復彥遠

永吉頓首。自得都門信。勢甚猖獗。杞人之憂。臥不安枕。方嘆謀國何人。致此積弱。門庭之寇。既入堂奧。腹心之寇。又逼咽喉。泄泄悠悠。以社稷爲兒戲。釀禍至此。心竊痛之。恨之。接手劄。憂時憤俗。情見乎詞。與不孝實有同心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于彥遠親見之矣。十餘年來。天下盡成水火。交戰不已。卒之陽不勝陰。小人在位。婦寺乘權。造成一片陰柔世界。又何怪疆寇之不披猖乎。讀書人流覽經史。興亡之故。孝忠之理。計無不洞悉。及至做官。便爾憤憤。亦獨何歟。足下生有至性。又能多讀異書。處爲真儒。出則必爲名世。生平見一好人。便留胸臆間。屈指曰。是必能爲國家做事者矣。足下幸自愛。爲文爲人。皆近世所不數數見者。然亦不可太孤。文孤則險。人孤則僻。做大事業人。才識要矣。涵養更不可少。須要浩浩淵淵。使人不可測識耳。一詩奉懷。書扇頭。寄出入于懷袖。佐以晶章玉環。所謂一片冰心在玉壺也。聊寫心期。統祈鑒納。永吉白。

送銓部范潞公

失名

足下叱馭南還。聞者多快惘。老人摧頽鞅掌。視此殊復不惡。二疏後。誰繼仙踪乎。從此五嶽擔簦。正有同願耳。小詩志別。有媿贈言。

答范潞公銓部

呂 宮蒼忱

龍門天成軼秀。紀可當詩。杜陵雄頓蒼涼。詩更爲紀。兩人千載後。此道遂不能合。潞公乃出而兼之。蓋性具騷雅。而寥廓蕭越之氣。借登高臨遠收之。以山斐藻鑿衡諸士。而卽以衡所過之山川名勝。其景赴嚮答。意不專在游歷也。仰扶青旻。俯斷溟渤。盡驂駕驅策所及。自有日月安眉。冰雷透眼之處。豈僅若游覽家。侈虹梁鳳字爲麗矚也哉。謂弟言若誣。試揖海上三神山而問之。

招丁野鶴

王 鐸覽斯三首

僕癯未瘳。勉強支離。得足下手翰云。刻下過僕齋。卽遣市酒餼瓜魚。小僕及貴寓。足下又至法黃石處矣。阿閃國如斯歟。不勝悵惘。

其二

瘡太凌轢人。僕乃戰角。夾振駟伐。不欲敗而出乎其靡也。今勝矣。寧能捫舌。不念洋洋海岱間。丁野鶴乎。鹵一簋二。溪毛三之。足下忍不枉顧。聽蘇客竹枝詞。相與須臾焉。惠然舉觴。何異乘罡風。躡閬壺。攜手華蓋君。大笑白雲中耶。覆充切。俛望。卽噬肯。

其二

刻下無嘉饌。有一壺醪可飲。願足下騎惠子驢。跚跚至敝廬。容別一日。戒庖旅核。再款懋也。顛望。

答銓部范潞公

金之俊 豈儿

惠教珠璣錯落。與湖光山色。鬪麗爭妍。貧兒暴富。未喻其快。向服鴻才。卽未承論及。尙欲揚詡數言。風塵荏苒。誰謂里門。不減長安道上。未敢遽垢佛頭。容至吳門。靜攝數朝。當命筆求正也。

與胡彥遠

魏裔介 石生

前後感懷詩。特達自命。大雅不羣。繼響柴桑。非時賢所能讀也。弟作偶刻數種。先奉朗鑒。希賜指南。比日以來。欣承大雅。知吐棄一切。置品卓然。在五斗龜蒙之間。然求友懇懇。熱腸冷眼。則又當世有心人也。俟體中佳時。集一二同人。披豁痛飲。以傾吐積懷。適有一字奉正。想已徹覽。茲不備。

答王子巖

巖 沅嶺亭

都下曾兩奉手書。隨有報章。郵及故里。兼有小詩識懷。竊謂吾兄。久已在泉石之際。念我勞人。不謂征塵未返。漢廣猶歌。瑤翰下頒。旣慰且嘆也。邇來遊道之難。非可言狀。平時抵掌論心。岳岳自許。一出春明。都非故我。卽弟啣命東來。人情概如紙薄。固不待功令森禁。而後慎所發也。田園可樂。芝艸堪娛。願吾兄以五柳之句。高眎後人。不必定擬千秋之史。追蹤閱歷之多也。小函不敢爲吾兄惜。敬簡三三知好。不致如前所稱紙薄者。爲殷勤說項。令割俸相資。借此卽還鄉里。梅花春釀。俾子姓兄弟。稱觴歌舞於前。弟羨之慕之。小詩書扇頭。亦卽此抱也。一扈助百年康壽。惟鑒而存之。

與錢簡栖

江盈科進之

寓長安。辱門下見贈詩篇。琳琅在握。百朋非寶。所爲寄意不佞。何懇至耶。後聞有荆南之行。固知王粲登樓。千載而下。重見錢郎。一番着屐。比歸自滇黔。萬里委頓。兒曹出荆南。諸刻相示。車塵未滌。快讀終篇。乃憶向所聆教。特屬門下一班。今睹全豹。快可知已。三吳詞賦。門下直凌前薪。大爲此道增色。委序豈謂箬笠可弁綺裳者乎。

與王又韓

張九徵公選
二首

前駕過京口。兒輩孺穉。不及一挽青雀。爲三山遊。殊悵然也。楚黃名地。以兄敏才八面。必已奏刀有餘。當今可以自抒經濟。作菩提果者。實止守令一官。如不佞等。曳輪掣肘。徒作仰屋歎耳。麻有先達某先生。做鄉舊文宗也。以耆壽里居。歸然若魯靈光。乃側聞叛僕豪宗時相窺伺。唯門下矜憫而護視之。此自仁人意中事。不待饒舌之豐干耳。種種未盡。尙容再悉。

其二

榮行未及折柳。殊用悵然。計此日已抵楚黃。清慎勤。古所傳令譜也。在兄更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志矣。

與王又韓父母

曹胤昌石讀

秋氣消衣。病愁勒骨。所望於慈父母提屨植仆。以全暮齒於巖阿。不啻痿者之邛杖。袁閔土室。仲蔚蒿萊。今日非得大護持。談何容易。惟是野麋之性。未肯陽鱗。山中怪石含雲。長川掛瀑。弟結廬龜峰白臬之間。老父臺若肯枉車騎。踏草蟲秋色。貧家燒芋。尙足追歡。且神君卽得。以地網保甲之法。網紀東人。一路霓旌。洒爲花雨。何快如之。弟日引領俟耳。山園近咏。錄乞郢揮。若西湖閩海之狂言。悉水火不祥之招案。然不敢不以私上大知己。充煖閣牆圻也。先世行實。巧父臺數語跋之。爲泉下光寵。桂魄當空。野芹澁手。父臺愛我。則望以節夕給從者。臨啓黯結。

其二

春深矣。山中蘭氣吹書。水泉掛樹。架藤滿紫。欄藥燒紅。老父臺若肯爲世外之遊。今宵白月瀾松。足深茗話。何必非百年內。一榻清緣也。人生如夢。知己無多。父臺慧業深情。其能無意。特恐窮村無肉。簡簿從者。要爲看竹貧家。自能烟怒。梁鴻耳。肅此恭迎。其毋令弟有咫尺蓬瀛之嘆。

答科試見遺諸生

紀元子湘

功令極嚴。學使者奉行惟謹。不佞雖有緇衣之好。不能曳朱衣不點之頭。使之復點也。有不飛不鳴之時。斯有冲天驚人之日。安知此番偶抑。非造物者予以六月息耶。結網羨魚。圖其有禪者而已。

與李笠翁

張星瑞雲方

書卑留意。有售者。當割環也。如主人肯借讀。雞肋絆人。不能爲貧廡之子慎。尙

有葛文康之酒券在。

倖後謝同憲諸子

楊大鯤九博

蘭蒞五年。互相師友。自謂同栽之木。宜一時並榮。不意弟偶着鞭。駑駘先于驥足。能無厚顏。但爲先驅。非能爲獨步也。佳貺暫留箚中。未敢擅啓。俟來秋射策之期。仍取以奉執事。

東李笠翁

石 鯨橫海

憐香風箏諸大刻。弟坐臥其中旬日矣。丹鉛匝密。評贊如鱗。每食必藉以下酒。昨者偶失提防。竟爲貪人攫去。不啻嬰兒失乳。敢向左右再乞數冊。以塞無厭之求。得則秘枕。雖同寓諸子垂涎。不使入帳也。

與弟匡侯

嵇永福二首

吳門風景何如。自作吏後。恐彼地又少一酒人矣。富春二三月間。山漲陡發。灘

勢奔流。榜人扣舷作歌。瞬息百里。始悟猿啼不住。已過萬山。皆眼前實事也。幸知之。

與家淑子

寒暑兩睽。有缺音旨。越水楚山。動成修阻。想吾兄山居掩卷。跂足南牕。門停問字之車。座有揮塵之客。曠應絕俗。閒可娛情。春郊鶯至。檢點雙柑。秋院鶴來。嘯歌一拂。挑青燈而課子。坐白晝以彈琴。覺一日似兩日之語。猶見少也。以視弟勞勞簿書。不遑朝夕。屢過巖瀨。何曾一拜清風。常至西湖。未得飽看明月。積辛積瘁。招怨招尤。俗吏之苦。曷能超脫。幸有以教之。

都門別友

范印心正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箋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遺棄如此。因用以自赦。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寄吳無穰

韓詩聖秋

雖老失意。甚爲扼腕。然此公火色。鶩肩。不愁其不捉鼻也。近知九哥善飯。頗慰
遠思。弟聞道遲鈍。五十衰白之年。尙鹿鹿名場。自春徂冬。自朝至暮。何事是我
近裏着已者。一旦眼光落地。茫茫失向。豈不大哀也哉。九哥胸無宿物。口多直
言。享福人。更須作福。弟今年已食蔬。明年卽引退。南山桑。東園豆。粗覺有餘耳。

尺牘奇賞 卷二

寄卓靜巖

曹溶秋巖

仲夏獲拜二函。數千里殷殷。快若披面。見貽珍藥。惟愧過隆。長病浮生。銘貺倍切。老伯頃過敝郡。童姿鶴髮。飄飄神仙中人。言吐端純。行成軌則。弟始知台翁學所自來。衆正盈廷。波常不靜。大君子一出。以中和之氣息其紛呶。此菰蘆中人。深有太平之望也。

與谷霖蒼

王元曦湯谷

日望鴛湖雲水。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則知門下爲今之雷煥矣。及接尊選。更如廣陵八月濤。似神而非。凜雪羣穢。不佞於塵壑中讀之。毛骨灑然。則又將以門下爲枚乘也。永叔以古文變士習。然必於隨州廢簾中得韓愈文。古學力振。門下酷喜昌黎。古今人真有同嗜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良晤非遙。開徑以待。

答范潞公銓曹

魏象樞覆稿

數日靜坐小亭。捧誦佳什。如耳鈞天雅奏。胸次豁然。存之案頭。日見珠光劍氣。不止白雪陽春也。嗣有俚言。問之詩壇老將。勿以偏禪不知兵拒之。頃因小恙。註籍。容日面請教言。

答白門告賑諸友

許之漸青嶼

少時鑄硯之雅。耿耿未忘。邇者在陳。弟頗熟悉。但苦一第初叨。半綬未綰。羈棲此地。上下無交。是兄翁在陳。而弟亦在蔡也。脫粟五斗。弟欲攜爲接浙之行者。敬助王孫一飯。饑能死人。亦能生人。淮陰封侯。不從此中鍊出耶。漂母雖不望報。然竊願王孫有酌飯之時耳。

復吳無稱

王崇簡敬哉

夢想清塵。爲時已積。所恨身同欄鹿。無復溪山踪跡。迴想和村賞酒。南湖蠟屐。

時真與喬松不異。乃今緇塵碌碌。竟爲謫仙人耶。遠辱好音。兼惠良友。感佩益深。王兄文采風流。洵爲國器。弟獲交已幸。况叨一日之長耶。惟望其旦夕奮飛。以遂緇衣之好。茲欲養晦終南。淬礪屠龍之劍。于其行也。率爾布此。鮑亦翁久失通候。晤間幸囑加餐。

與李過廬兵憲

谷應泰
霖蒼四首

孤山拳石爾。使君寘鶴其上。九臯清唳。有如緱嶺矣。道士不解事。屑屑問所以。飼鶴者。僕以詩戲之曰。瘦鶴何曾念稻粱。黃冠翻爲鶴傍徨。種梅處士非無意。日買梅花補鶴糧。道士瞠目不應。雖然。此打油辭。但可黷道士耳。彼玄裳縞衣者。縱無人間烟火相。實未曾學辟穀方也。數日無食。則方朔饑欲死矣。僕亟以折腰之五斗餉之。毋使鶴怨使君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

與張依水

西湖無柳。是美女而可無眉。孔雀而可無尾矣。童然堤也。何煩青驄油壁之麟

麟爲先生束裝北上。行李之餘。復爲補植。比陶士行種柳武昌。風流更勝。但我輩折柳之情。不堪作別。如何如何。倩藍田叔畫西湖種柳圖。裝潢二軸。一置案頭。一贈先生。先生行後。時時展軸一看。拂烟籠日。如見張緒。可當停雲三過。

與王湯谷按臺

古語云。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蓋言北鶩博而南守約也。近則不然。北人喜約。南人喜博。北人不患不沉潛。南人不患不高明。然高明太過。往往多虛而少實。素觀浙士。獵藻矜華。誇多鬪靡。譬如冰紈霧縠。非不美觀也。雖然。如禦寒何。素力以實學策之。使返到沉潛一路。近稍知歸本矣。先生爲天子采風而出。素敢使佻達者爲輶軒辱乎。

與魏友人

韓吏部超衰八代。尙不敢言史。素何人也。妄思論著哉。惟是幼年家學時。從過庭聞先君子緒論。朝夕劄記。盈笥滿篋。然僻處漁陽。聞見未廣也。及對策帝廷。

親皇居之壯麗。視庾彭城。觀劉項之遺蹟。意氣感發。有志名山。繇是日賣油素。勞心鉛槧。洎乎承乏浙省。登赤城。探禹穴。凡所謂宛委之藏。靈威之祕。稍稍窺見。彼土復多博雅君子。放佚舊聞。悉能網羅。時時進爲揚榘。啓益不少。妄不自揣。措拾成帙。雖不敢云長袖善舞。亦庶幾集千腋以爲裘矣。聞古來國史。俱以野史爲先資。袁宏荀悅。班范所不廢。區區私心。竊有願此。語云。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蘭臺石室之間。其亦有糠粃我者乎。非所敢料也。唯得一代著作。如門下者。肯以素爲聖鼻而斤削之。幸甚藉甚。

與胡彥遠

龔鼎孳
四首

平生以好友爲性命。得御先生。恨猶晚合也。夜闌秉燭。遂聞春雪之唱。喜極忘寐。四章傾示。蘊藉遙深。烟火全消。風霞獨上。玉盤金錯。拜美人之遺。薰然耳目間矣。小詩脫稿。另請郵風。弟鼎孳頓首。

又與彥遠

春色暄妍。勞人慘瘁。每思攜雙柑斗酒。一過偃松而步履。爲案牘所牽。拄笏西來。曉翠惟增太息。仁翁雖休文善病。洗馬能愁。而京雜杜門。夢魂清善。眎河渚聞鶯。西冷結柳。心迹未嘗不合并也。詩餘之妙。玉琢巧心。香生紅唾。景事之外。別有纏綿。柔澹之中。自多含咀。才人情種。真色寡雙。李南唐不能獨有千古矣。拜服拜服。贈行之作。尙待河梁握手。玉茗所云。恐懷抱作惡。弟亦慮遽及離愁耳。一二日間。過玄亭面談。先此謝教不盡。

復胡彥遠

井梧一葉。秋到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關之夢。正不知故人遊屐。尙滯風塵。雖弟之羈絆。命駕難期。而音驛寂寥。寧非恨事。忽披尺素。忻歎彌襟。未俗滔滔。友朋道盡。不意深情至性。四海一知己。晚合于長安酒壚。漏永燈青。竹牀藥竈。時聞太息。如對古人。乃至殷勤芳渚之緣。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絀世網。而心託青霞。似曼客薄祿之非虛。謂子光結隣之宜早。幽貞高韻。映拂眉宇。此中人語。固非縞紵所能喻。而亦金石不盡宣者也。方托興于抽簪。遽蒙恩于弄印。

控辭不可肩。任殊難。終懼無補蒼生。慙負良友。挂笏西爽。時時遙送心。月呼江東季鷹耳。秋嶽聖秋暇。卽過從。啣杯敘心。均切停雲之憶。作書及此。漏已二十下。秋月乍霽。雲物甚佳。搔首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彥遠也。風便願時聞嗣音。切切。

又覆彥遠

西來空翠。與秋色爭高。輒想滹沱之南。有吾故人踪跡在焉。早雁寒楓。如聞太息。忽傳尺素。重墮雙扉。時正把菊荒亭。欣然對酒。呼吾彥遠。或出也。畏路不可行。蠶湖遂以身爲秋葉。弟懷抱足可知。河渚之約。頓如三生夙因。通夢交魂。迢迢不隔。日與秋老。話溪頭風物。味攬噉蔗。頰舌津津。使人作縹緲三山想。又誦豫讓橋邀芳吟。卒卒遂成十絕。心期千里。必能唵其不倫不緒也。弟婦久不作畫。玉臺宣索。不敢以筆研生澁爲辭。敬奉盟嫂香奩。申綦綰同心之約。黃花愁病中。亦足知吾兩人握管情事矣。比來弟鬱鬱殊苦。日與藥裹爲緣。四十頭顱。行已見及。而蒲柳搖落。彌切憂生之嗟。荷老仁翁記念不忘。至分縞紵以集裳。

貽芳樽以進酒。都亭車騎之日。作此格外綢繆。已自可歌可誦。而綸扉泉石數語。則如醍醐甘露。遍體清涼。同寒閨剪燈讀之。漏盡猶不忍釋手。四海一知己。又直令人可泣耳。邢臺君治行才品。蔚然寡雙。惜以素冠。緩其僊鳥。然三年河渚。把臂入林。王裴朝川。固是勝事。歸晤岱觀。爲弟道遙念。松門寒月。如見心期也。粗卮一晉。希斗酒之不忘。錦扇一篋。奉出入于懷袖。物微意切。惟賜鑒存。此刻已跋燭數四。夜分踰午。窗月濛濛。復疑木榻荒雞。呻吟相對時。黯然何極。

與姚若侯

張安茂蓼匪四首

永嘉有兩石門。一在永嘉江北。一在惡溪之陽。康樂青雲之屐。不知何方進步。讀石門最高頂詩。江北者近之。今人競指惡溪者。以瀑布故也。然惡溪之瀑。實稱偉觀。石壁皆鐵色。如黑雲蒼合。懸水飛注數十仞。銀芒珠光。耀爍不定。下有圓池。赤蛇出沒。其狀如龍。王季重謂。雖未敢與龍湫執圭爭霸。亦是崛強尉陀。真此山知己也。年翁習靜山中。俟夏浸稽天。秋寒急雨。連竹垂霽。空中匹練飛下時。手太白詩相對。便可代謝公之屐矣。

與李素心

近水者多風流。近山者多窈窕。故攬會稽之山。可以想西子。望江漢之水。可以思細腰。足下朝暮君山。聽湘君環珮。則鄭旦巫姬。又下風矣。洞庭雲斂。瀟湘月明。更攜江上峰青之句。酬之如何。

與覺浪師

陀羅尼部曰密。教外別指亦曰密。或者卽易之退藏于密耶。若不許人知謂之密。則亦安所用密矣。憶少年時。見瀉仰圓相。有比丘曰瀉宗。圓相猶易之有卦也。八卦者有詮釋之圓相。圓相者無文字之八卦也。舉問諸方。輒加排詆。必以抹却圓相爲最上義。夫自己之密。不許人知。而他人之密。又欲抹却。無乃欲密而彌彰乎。諸祖之蘊。莫如壇經。近代尊宿。無如雲棲紫柏。讀其書。無他祕密也。豈三者方談之於門外。而諸方者已謀之於帷幄乎。請師下一轉語。

與范文白

吳山散。越山聚。此百穀先生語也。若挾洞庭而方西湖。是身處姮娥之宮。而與明鏡比光矣。越人哂吳兒。花月之夕。多萃虎丘。虎丘者。吳之偏師也。石湖靈巖。大將旗鼓。勢不輕試耳。徐迪功詩。不及數百章。能凌邊華泉而上之。此精銳三千。當羸師十萬也。足下其出一言。以息虞芮之爭。

上金豈凡閣老

范光文聯公二首

竊聞蛙龍類應。蟬以翼鳴。似與鶯囀有間。但當晴館幽林。天機忽發。之二蟲又何殊也。老年伯岳峙大方。小巫咋舌。乃垂問湖山近句。采葑良及菲矣。文不勝惶汗。謹錄其付一呈。郢。向懇數言。弁教。并祈速度金針。使微籟亦參鐘呂。是真詩海慈航也。臨風無任瞻溯。

寄妹丈董天鑑孝廉

自歸里近千夕。方再為二十一史。開一生面。未了者。纔數朝耳。乃值戎馬生郊。難侮集戶。冗為病囿。不得不挾策出遊。向湖山一罅。完此公案。入夏甫就緒矣。

乃兩額有魔。時岑岑作眩。因又屏棄筆硯。卽有二三方外。樂從我遊。便覺夙緣頓清。病亦減半。近又手抄關尹抱朴參同契諸書。發其潛奧。讀書樂事。古不我欺。今竟放開手眼。將手錄漢魏諸詩矣。聞吾兄今年亦手鈔輿地志。廣伯生所未備。并有閒課及楞嚴法苑珠林。咄嗟董生。一何壯耶。異地同功。吾二人可不必互訊加餐。知其強飯。但弟猶藉庇湖山。兄家方健武鳩居。耳根索索。時有嘶嚙聲。乃能伏几疾書。真如飄風過眼。破柱不驚。似此道力。覺大范瞠乎後也。秋風報厲。過賦歸與。當攜所錄互觀。萬勿預藏名山。煩我五丁之役。

爲諸生上當事乞館

朱京琦 彼平

某聞古之達人君子。負奇節慷慨者。汲引孤寒。類皆恤其私計。蓋古人得一才。必思曲成之。使絕顧慮以卒其業。或氣薄風雲。或感逾金石。傳之史冊。猶能令讀者歎嘯慨嘆。惻動心脾。性情感人。固無足怪也。昔杜密爲北海相。給鄭玄使學。卒成大儒。范文正公視學睢陽。有索遊者。頻上謁。公憐其志。給之。後朝廷徵薦學之士。召至。卽昔索遊孫明復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卽才如明

復。猶汨沒耳。所以司馬公詢士人以生計足否。杜祁公亦以生事有無爲問。彼誠慮之。誠惜之也。某又聞之。士窮節見。某以爲非然也。古之驕語貧賤者。尙不失布衣龕食耳。卽墨突范甑。又不過累妻子。使上有垂年之老。秀髮之親。短褐不完。藜藿不厭。形羸貌瘠。吻燥腸枯。爲子者乃啞唔自得。此必非人情矣。上溯前賢負粟之歡。下觀先哲捧檄之喜。某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泗涕滂沱也。某今年二十有九。父母今年六十有九。膳田數畝。糧役之餘。僅存珠粒糊口之計。唯在硯田。而來年適館無地。食計衣謀。又已告窮處絕矣。悠悠歲月。思一讀未盡之書。而耿耿懷抱。不成寢寐。啼飢未已。號寒有聲。某生際此。寧不悲哉。昔昌黎上宰相書。比之溺于水。蒸於火。始以爲文人之詞。特已甚耳。今而知水火之喻。猶未足云也。公倘能諒之格外。稍加垂惜。使暫免於窮餓之水火。畢力竭智以圖上進。則尺寸皆公之所成也。啣結之報。何日敢忘。某不勝惶恐。

答同年

翁世庸用公

遠辱注存。意誠清切。但念萍踪何係重輕。乃煩羽翰之縟縷。若是來札云。爲官

與爲客無異。弟思之。殊不然。古之服官。簞簞自飭。芳潔自好。時稍不合。輒解綬去。棄之輕於鴻毛也。今法網旣密。人漓古道。寶一官如驪珠和璧。重革什襲。尙恐有失。旦夕徬徨。彌增愁畏。安知爲客之東西南北。適意無拘。而謝盡逢迎。磬折之態耶。甚矣。爲宦之不如爲客遠矣。年兄幸弗以宦之心視客也。宜辨。率此附答。勿他及。庸頓首白。

與徐武令書

陸圻 麗京

西陵諸子。年過三十。運會所值。都爲廢人。揆之漢季孝廉。顧尙不稱老。而歲月遷流。壯志挫失。此子桓有通夜之悲。安仁有二毛之痛也。因思吾黨數人。跼伏里巷。交踰金石。出以華文相綴。入以行誼相砥。嘗如子雲載酒見過。或復周閔樵蘇不爨。要以歌呼要汝。何嘗暫離。方將凌長風。排青雲。待詔明光之庭。論思清切之地。我黻子佩。冀以不負所學也。奈何有志無時。遂從凋落。倏忽之間。所更非一。比家鯢庭。抗義先隕。同根之悲。已恨恨不能言。而向之諸子。或作儉躬耕。或以教授自給。賈販營業。僕與虎臣際叔魏美。又復講三七之技。探四獻之

程。醫師雜流。曾何足數。語云。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政此類也。然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寧希衣而輕世肆志。方諸先哲。亦無惜焉。但韋氏世顯。既傳一經。靖節田園。亦著責子。人情欲得佳子弟。譬如芝蘭之產堦庭。鳳雛之出丹穴。不論窮達。亦以云可樂耳。今同盟多未舉子。舉子矣。或晚尚幼。如尊君者。齒不先於諸公。而得子如足下。年較長。駸駸及舞象矣。聞之多讀書。喜著作。矜志節。有鋒穎。凡此者。皆老師宿儒所難也。而足下顧優爲之。是豈非子奇秉異而復生。公超命世而再出。僕甚愛之。重之。恆恐子姪行不能效之也。夫黃琬屬對。世英駭異。文考作賦。王逸輟筆。以足下之才。充之以所未足。卽尊君猶或避之。况如僕之碌碌不足數者哉。然僕更有勉者。班固進榮執。薄守節。士論非之。陳琳居袁。晉曹在魏。檄吳。有識惡焉。足下亦既習聞過庭。守高蹈之志。可謂較然不欺矣。然行道半于九十。墨子悲其素絲。此言難于末路。牽于習染也。方今少年。當座消足獻詩。入闡甫能答策。便已縮絃組。蔑名義。繫情好爵。則哆然朵頤。神往牒素。則事謝丘壑。妄謂傾軋之未摧。不量險塗之難御。卒之非常之變。起于卒然。事會之來。動有蹉跌。此機警之徒。沈奧之士。入山惟恐不深。曳尾惟恐不蚤。况

可褰裳而踏其波哉。僕年甫及壯。精力便已衰退。嘗恐憂能傷人。溘先朝露。卽家之子姪。何知此意。計惟足下領袖羣彥。嘗無開說。使得共梁鴻申屠蟠遊。是僕之至願也。至迺家鯤庭所生子。少足下一歲。其人英侷有父風。近得奉教虎臣際叔之門。屏棄制舉經義。日爲史論擬書。凡一篇。首尾條貫。盡稱溫麗。又有六經史漢文選諸書。頗善稱引。亦能擊斷。嗟乎。鯤庭可謂有子矣。青緇繼業。童烏續經。庶幾近之。惟足下接之以篇章。申之以世好。引之以保性真。堅之以辭聞達。則大節貞定。有確乎之操。庶不掘泥滄海。啜醜糟丘。斯真名教之所寄耳。還詩七章。文二首。竝瑰奇。已附評次。不再言。

答潘中丞

譚元春友韻

每辱尊者垂念。藪澤欲往從之。道阻且長。而方伯菊水公。吾師也。二十年如一日。亦渺渺章門。脈脈難語。年來雖未離竹籬茆舍一步。然其夢魂亦往往在塵外。亭秋屏閣之間矣。孟子誕先。扁舟上謁。於其行也。甚愧其勇。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請爲孟子誦是詩焉。元春寒骨薄命。無意當時。頃又萬事嬾退。雖以

麻姑鞭鞭之不能起。而朝賢過聽。欲同才者。試以吏事。卽不敢有七不堪之說。而斂鷗檻鹿。維谷自疑。欲一至度中。就大君子而商之。亦無繇焉。兩家弟一令清源。如做絮竹棘中。一丞邳宿。如疲牛曳泥底。今令且釋擔河上。丞亦可幸無罪。安得執手板以事夫子乎。誕先未煖滇南之席。已中弋人之慕。亦絕世奇寃也。聖世方搜巖谷。而反置此子丘壑中。可解不可解耶。近刻遇莊一冊。尋味稍別。因風請教。不勝仰止。

寄湖上諸兄

弟十五年不到吳越。幾爲真楚人。又兩年來不入郡縣。幾爲真村中人。惟南昌得以有我於春。襄陽得以有我於秋。春則病歸。秋得石還。常自思惟楚人重鄉。村人習懶。西子湖頭。年年說過。李三長蘆。誰之於死。子將印持孟陽。忍公無勅。誰之於生。生者鬻毛報霜。死者化爲芝菌。往者樵風不便。今幸吾弟在彼。義當一往省視之。不知何故。積我雙屐。此其故。亦不可自解也。然弟久而未老。老而未白。白而未衰。才未盡。興未敗。秋冬之際。已無負於明聖。春夏缺陷。當許身此。

湖。孟陽舟我。僮我。寒燠我。諸兄弟酒我。吟我。嘯我。廉將軍上馬。矍鑠。猶自壯也。敗子皇帝有云。好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諸兄但好留顏色而已。寄語李郎僧。筏。吾於渠家尊甫。負愧不已。身到江東。卽當發軍。過腹痛之誓。破宿草不哭之戒也。家弟至杭。想常晤對。弟性清正。勤行有志。古昔薤水之教。卽當於我。蘭金中得之。印持過西昌。曾遇余小星否。子岸子問。爲我致聲。剪石草不足觀。所以寄觀者。欲令諸兄弟。知我狡獪猶昔也。

寄徐元歎

年來音信之稀。心緒之荒。詩文之不進。遊事之減少。皆生于蔡鍾二公之逝。甚矣朋友之重也。去秋偶然一舉。尋罹大戚。人世寡味。豈待經此。變幻而後悟耶。兄祭伯敬文。不但淚成血。血成白乳。乳又成金石矣。中所云。人方歎先生之厚。而予反病其待士之輕。一語尤弟所服膺。交遊之道。恩莫如知。感莫如規。規地上人。止見奇骨。規地下人。更見深情。弟閱天下。所可談此者。元歎耳。茶香設祭。鐺甌告哀。當此際也。元歎伊何。伯敬素有倪元鎮畫。極其實愛。臨終以歸居易。

今在弟所。弟出入攜將。未嘗暫離。卽用此畫。作元鎮伯敬二公祠。時以香烟作供。名曰祠畫。作祠畫記。頗自以爲妙。想大都我筆妙。想卽是前賢先友精魂之所必歸。決定不妄也。伯敬與兄。每年茶時通訊。用爲永例。弟當繼行之。自明年始。如何如何。

與鍾居易

初構一亭。已而爲牆。爲逕。爲閣。爲梯。爲門。爲堂。上添茅。爲溝。爲橋。爲竹路。點染着色。大有名園風氣。大有山水深杳之致。而名園習氣。山水舊圖形。則未嘗一落其窠臼也。恨不得令兄在住其中。又恨不得兄一來步躡之。蒼艇已可帆否。聞製良佳。水生可到寒河。能乘興一勤榜人乎。願與兄將船買酒白雲邊也。

與王天庚

西江人士。讀書有風概。弟樂與之遊。精神不實。得病而還。過九奇三疊之間。望望難步。深恨宮亭緣淺。但有詩云。白石清泉難誑語。此來真不爲廬山。兄山水

間真人當一賞弟自首語耳。養癩杜門。見兄與秋駕書。爲羽客聊一啓扉。出卽掩之曰。無溷乃公爲也。弱水司馬。徑得在霞表矣。文弱又未免復入雲霧。從來人羨貧賤寂寞。俱非無見人。弟輩偶與之合耳。

與孟誕先

弟憂居未得計偕。不在得失之數。然金正希得之。如弟自得之猶淺。惟兄仍失之。如弟自失之甚深也。兄與正希自在得失之中者。反未必如是耳。傳兄此番文佳妙。京師爭以爲當元。且出自同事下第諸公。平常妬婦之口。益覺其可喜。弟往所謂傳誦落弟之文。每疾于獲雋之篇。真不誣也。

寄四弟

要兩婢子答應。此方人麤蠢。弟可便船帶回。每婢價可二三十金。却要面不可憎。長於寒碧一尺五寸。手指莫似懸槌。脚比蘇州梢婆要小一尺。又要女身。十二尙不足。十歲頗有餘。是其年也。會鄭超宗當得可者。

與劉宜興芷菴

再見姚希孟孟長
二首

從九疇兄處。瞻拜下風。則高情道韻。溢於鬚眉之外。叩之如考。縛鍾。伐鼉鼓。鎗鏗交應。而靜對彌日。困寂無聲。蓋以威鳳之質。而馴就木鷄之養。此真經世偉人。不肖目中所僅睹也。荆溪初政。愷悌神明。騰播於遠邇。無端致疑。因譽而得謗。乃遺愛在人。直道未泯。晝溪玉潭。涔涔皆峴山之淚。正如慈母見出。驕兒弱女。連臂號呼。必欲返之而後止。此今日之人情也。已去還來。實二百年來。寥寥僅有。他日循吏傳中。可作佳話。九里之潤。旁及吳門。不肖亦身沾之。不獨為荆溪士民。稱合浦還珠之慶而已。夏秋間。不肖將母南旋。擬躡屣扶筇。探銅官諸山之勝。或當與使君締方外之遊。遠辱惠存。先此裁謝。

葉長洲慕同

有一事有關於敝地。及貴鄉者。人人欲言。而囁嚅不敢言。不肖憚人也。饒舌為老父母陳之。貴鄉先喆。其勳猷風節。爛焉天壤者。更僕未易悉。然而僉人敗類。

何地無之。如長樂之陳瑞。號文峰者。其貽玷貴鄉不小也。瑞素受江陵養。吮
舐醜態。靡所不爲。至其縞冠麻經。匍伏相門。向張太夫人厥角稽首。媚及小閹。
廉隅掃地。班班記載中者。覽之令人嘔噦。今姑摘王弇州首輔傳中一段呈覽。
想有道者見之。恨不能決閩江之水。以湔桑梓之恥。瑞在臺中。巡方敝地。從未
聞有埋輪攬轡之風也。不知何故。有一生祠在虎丘。凡過其地者。必唾而去之。
幸祠宇久圯。鞠爲榛莽。近其令郎培所公過虎丘。忽有鼎新之意。聞者爭爲掩
口。而昨聞鳧工庀材。落成有漸矣。此培老捐貲爲之耶。抑徼惠於地方之寵靈
也。從來父子賢。不肖不相及。且一時宰衡。俱出培老之門。但有孝子慈孫。必不
能改之事。即使輪奐嵯峨。而直道之鈇鉞。文人之彈刺。坳起蝟集。反爲地下人
增一重公案。不若泯于忘言之爲愈也。生公片石。風流佳麗。爲江南之冠。但可
使韋白諸公。與捨宅之短簿。聯翩嘯咏於清風朗月之下。凡稍涉不韻者。恐其
魂魄亦跼蹐不敢棲。而况遺穢青史。玷辱名邦者乎。有一二同志。亦欲入告撫
臺。而弟先以聞之老父母。倘可寢。幸速寢之。若工作亦有次第。則商之衆議。擇
一名賢而祀之。未爲不可也。或此事亦撫臺所預聞者。似不妨轉布。不肖弟待

舉史職。竊比於我南董。

門人賀公調

古白兄歸。具述吏治之美。令人浣慰。三日新婦。洗手作羹湯。不獨奉事尊嫜。旁及妯娌。下迨臧獲。須人人曰其口。今世善承尊嫜者多矣。其于妯娌未必無間。至于臧獲。誰問其饑飽有無哉。此民生之所以日感也。來諭云。留心教養。殫力推誠。此真愷悌君子之言。循此數字。靡獨有初。則龔黃劉仇。不是過矣。若論宦途利鈍。亦造物主之善事上官。誰不佩此為韋絃。而名譽未必得。其僥得而僥失之。目中所見比比也。不肖為諸生時。志欲作一令。謂伐鼓坐堂皇。顰笑聲咳。皆可行菩薩行。造無量福。考成課績。不在薦牘與徵書。而在焚香夜告之時。幸得通籍。仕與願左。浮沉數年。旋遭世罟。將終身不得行其意。此一恨也。足下勉旃。慎勿輕視此官。過此以往。漸臻津要。便不免與世局流轉。事事皆窒礙矣。書到之日。正值掩關。與禪衲對坐七日。應酬竿牘。一切屏絕。而尊俎遠來。其歸甚速。不容不答。遂破禁作此數行。春夏間。古白到尉氏。當有寄也。

與柴嘉定延喜

何如寵芝嶽

蘆溝解袂。倏忽經年。追念昔遊。恍如隔世。然又如旦暮事也。陟屺退飛。幸遂白華之想。依依子舍。絕裾爲難。且春來一病幾頓。近始有生理。然不覺穀文滿面。霜華在鬚。因之世念都盡。長林偃息。未卜歲年矣。大江南北。杳不相聞。接手札。知一行作吏。事事勞人。然吾文練識通才。豈憂盤錯。部中誦德。皆實心實政。種種嘉猷。讀之起舞。竊意水利之役。唯當以地方利病爲行止。又以事勢難易。人情順逆爲行止。若兩臺意見不同。或親至其庭。以一片至誠心。忠言緩頰。陳說便宜。賢者自能亮之。而官布一節。催科撫字之間。臨時斟酌。想吾文自有妙裁也。至量移之說。待以期月。或可安則安之。恐墨綬銅符。處處皆費心力。嘉已巖邑。若更加煩焉。不如意事。難保盡無。未有堪臥理者。不意高見謂何。凡此覩縷。迂見實然。越人操舟。自閑檣棹。燕人佐計。徒浪談耳。沈疴初復。勉強手勒。不備不莊。

與繆湘芷

吳太冲若谷

捧讀大作。極得阮公詠懷之神。神識在塵情之外。所謂智合於道者耶。歎服之餘。懷袖中颯然有涼風千里矣。謝謝。

謝繆湘芷年兄

沈捷大匡

高亭清妙。兼花色帶人。所見既殊。不覺竟醉。尙未得言謝也。昨晚復醉歸。燈下讀三詩。沉醉爲醒。欲步韻佳篇。其如捧心之誚何。

與翁長卿一

許應元菴山

少別遂復逾年。信問希闊。望風增慨。禮部報至。大爲足下喜躍。非苟以利達爲足下榮。足下休養聲實。踐蹈仁義。造次儒者。以待時命。而果有聞於世。此爲善慶。異乎宴私朋比拳拳之情也。國家開設羅網。以待賢者。比歲獎右浮靡。天下從風。遂使老成道棄。此於世道誠非小係。不圖里選孝廉。復見今日。公及良用。皆號君子。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今一邑而得君子二。以此知海內有人也。時時接見穉卿。問足下動止。知頗不諧俗。有辭尊居卑之意。竊爲足下計。非便。

也。僕曩歲初嬰世務。不堪羈束。竊有鄙陋。以諗足下。足下厚戒僕以淺中。謂去
寒裳者無幾。乃今顧不能爲大人稍安耶。無事特異。亦不詭隨。優遊歲月。以俟
常調。可以無咎。今之教職。其勞苦畏人。不在京師庶僚下。足下謂教官可於繩
墨外求乎。願與良用深計之。居常論議。不爲迴忌。處世寧復可爾。內有所主。外
宜慎默。賢人君子。以是爲周身之防。幸留意。

與翁長卿二

夏杪奉違。忽茲玄月。山川修阻。延想爲勞。遠惟閒宴游處之樂。近思曹署聯事
之美。勸德拂違。期相進琢。誠願無時去左右也。比年以來。旣異職守。兼值變故。
趨走南北。聚處益寡。雖復時一合。旋卽分背。日遠德義。悶然不見。已缺偷怠。
委靡。誓過增積。已猶知之人。其謂何。退食一室之中。時攬經史。尋義未得。復爲
事撓。出與俗人交。同觀異趨。城守深固。權如拘繫。當此之時。思與足下及伯生
等。偃仰古今。開口論天下事。屬厭而退。安寐不訛。何可得也。捉筆屬文。心意騁
亂。終不能就。思有所得。轉口他語。隨復遺忘。自少時見柳子厚書。時謂有此。以

爲不然。乃今信古人言不妄也。積釁祐寡。家禍將至。六年之間。兄弟父子。皆罹閨慘。老母高年。屢哭幼艾。弱子煢煢。遠隔萬里。志業未就。而搖蕩其情。使之焚然無所抵泊。諸孫孩穉。誰軫誰視。每一思及。未嘗不神竦肉駭也。足下亦兩經禍變。當復知此不爲謬語。奴蕘歸。草草附報。不盡願言。

與來南峰年伯

元讐釁增積。貽禍家門。令孫女孝敬有恪。而樸夭不延。在遠聞告。悲痛無已。靜言思之。不詳自元。伏惟伯父大人鍾念獨至。痛割尤深。繫以職守。無由奔慰。惟昔子禹視元。猶弟。不鄙寒薄。締以姻好。子禹之子。元視猶子也。而不義不慈。存撫無素。羸疾齠然。遂成奄忽。追惟夙昔。以慚以悲。藐諸遺孩。誰相軫視。每一念及。神爽飛越。茲遣奴蕘歸。致薄奠。拜省純兒及三稚等。輒令走慰堂下。申此下忱。元旣不能自抑哀情。然猶願伯父節思捐愛。以天自釋。不盡願言。

謝翁丹山年兄

乖隔歲餘。得奉晤語。已出望外。至煩游徼遠護。江行孔安。爲賜實弘且侈矣。使一故人過。卽斥四兵爲衛。殆不可勝計。然則兄於不肖。可謂破格。而元無乃竭人之力耶。若乃燕惠之勤。情好之密。有不假言謝矣。銘刻銘刻。旬有五日。乃抵京口。使者返。草率附謝。不盡願言。

與御史大夫屠公

庚戌夏。言者以某蠹於班行。宜就遣黜。方是時。某在岷蜀萬里之外。曾無游聲養交之素。終鮮肺腑底裏之援。如將號以禱覓。投之荒裔。亦奚以辯。獨明公猥明本心。深考素履。抗言於朝。終得無負清議。前年待次選部。凡後至者。皆隨到隨得牽復。而某獨連蹇歲餘。始改授嶺徼。當時亦無以爲異者。獨明公咨嗟太息。頗亦見謂以自守。而歎當事者之未然也。夫以某之迂愚不適世用。即使老死草野。亦何足道。至於貞而名之以污。靜而詆之以躁。將使束修澡潔之士。儻扶義之夫解體。不復肯砥節厲行。勤身著事。則所係亦若不小矣。悠悠者。豈以是爲意哉。明公曜獨見於沕沕之中。別希聲於咬哇之日。使靜退者稍得吐

氣。此於世教。非小小裨補。扶植之惠。非某獨蒙。亦不敢以為私謝。今天子所倚注者。獨明公。高朗令終。夷險一節。而特立之節。正直貞素之風。與李元禮。魏玄成。千古相望。凡海內深識之士。無不瞻望進退。以卜否泰。非復有待。某進熟為諛者。即使若是。亦有道者所吐棄。獨幸得為大君子所與。足用自考。則竊耿耿不能忘也。勤修固陋之躬。不敢墜失。用此報知已爾。吏人去便。輒布鄙誠。并候萬福。伏惟台照不宣。

邀賞牡丹

馮如京秋水三首

久不返署。即衙圃三徑。亦已就荒。矧說家園哉。至富貴一花。中州蔚越。雜之西土。豈真有九衢者。難與衡茂。而頽畦豐草之間。間明三秀。單舒折宛。舞蝶飄鷺。差有足適。特命奚童。爰烹非市駿之草。盪不入酪之味。掃徑以俟。幸即惠臨。

復莊浪叔氏

別已經年。而晤止一夕。語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日既見。遂是三秋乎。旅館

岑寂。用反客爲主法。邀賓載座。有客祁祁。調弄丸之技。鼓南風之響。差解俗頤。甚適甚適。趙倅良驥之才。正恐肉相者又失之瘦。驄馬公旣具塞風之目。叔氏復回伯樂之盼。而恆忍令長鳴轅下。爲鹽車困哉。急上之撫軍。當必價重千金矣。

東支美中

向讀小青傳。想見其爲人。近讀硯亭諸品。益深景慕。老先生慕瑞世之學。鷗鷺陸之羽。亦知世有陳蕃。時懸徐孺之榻乎。特因令子惠侯。枉玉來婺。與金劍耿范文白輩。迭爲賡和。揚挖風雅。亦一大快事也。星言夙駕。余日望之。

尺牘奇賞 卷三

與大司成

陳汝璧立甫

抵瀛海泰然。絕不見有遷客之苦。同寮李別駕某。時飲我酒。出其子製義讀之。瑯瑯可喜。其子肄監中踰年矣。母夫人思之甚。曰安所得司成莫逆者作說客。令母子相依卒歲乎。別駕曰。母過陳生。夫婦大喜。出金壘海錯為陳郎壽。不佞既醉。敬為書獻函丈下。乞二月之假。母令主者以曠持其後。有如仁兄弗聽也。者不佞弟則何詞以解于別駕。當以兩手踞地。出而哇之。斯亦非仁兄之所忍也。

與某同年

長安看花。並馬為快。已而同除目。同理官。事事附驥。尤自會心。家大人書來。輒言神君所至。謳誦無已。且舉以鞭策不佞。弟不知騏驥一瞬千里。駑馬十舍。猥云希驥。力已疲矣。斯非不佞所敢任也。

與吳霞城

使者云。明公北上。道當經浙。果爾。則越故明公之并州也。其忍不一顧焉。而掉臂以去乎。敬掃故榻以俟。

復紀孝廉求序

呂陽全註
四首

文之美者。必有所以似之。門下蕉書。廣史之刻。珊然而來。驥然而往。難乎其似。奈何。世有舉筆畫同道人。鬚眉悉備。而神氣索然。非畫者之不肖。而同道人之不可肖也。君其同道人耶。

與鄭太和學博

有奇山水。必有奇人。猶龍之潛乎淵。豹之潛乎穴也。門下居羅陽山中。青林綠蔭。次韻行觴。翰墨之間。道風自扇。其陶徵君。林和靖之流亞歟。國家有此儒臣。而令其據筠床。擁翠屏。怡松菊以老。將安車蒲輪。徵遺訪落之典。其不可問耶。

抑天際真人。非尋常福享可覬耶。學海人龍四言。用匾貴宅。以當本道貳廬。異日旌其門曰。此山中宰相家也。榮施多矣。

致岳舜牧參憲

弟自京回。過李家口。有戒心。垂橐蕭蕭。俱犒從者。道出博興。遇舒旋風于候館。貴治玉山人也。與弟非有姻媾之親。金蘭之舊。而片言偶及。篤于故人。遂貸五十金。不索償券。俾弟間關行李。一葦航之。淮水湯湯。江流括括。皆舒公之潤也。分袂以來。眷念無已。幸聞台臺光蒞茲土。先臨玉山。而又聞旋風修文玉樓之耗。且信且疑。著龜未卜。當年恩寵。弟所身被。敢移而丐諸公。俾故人子。免于周章。亦粉榆異地之光也。翹首星門。慈顏若接。弟不敢負旋老。又寧敢負親翁哉。

與徐魯詹

不佞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佳。予何人斯。敢有異好。實以

偃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剝啄。一飽爲榮。書不云乎。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于肉食也。而或豐之。則不如其肉食也。

與陸麗京

查繼佐伊黃

弟此番作客。似放南蠻。今始歸來。知己面目亦稍改。則弟之枯槁。當不知何似。幸生平不對鏡看面顏耳。吾兄騷壇事業。肯容弟追隨。快極。容次第錄上也。

復李笠翁

唐宇昭雲客

國門千金。久矣無人敢覬。小巫何人。敢執郢斤從事耶。素章完趙。前一冊。陶舍親欲留貯行笥。以賽嚴陵山色。未及簡奉。然返棹自當敬歸。必不作烏有先生耳。

答張尹來

孫洽守齡

野人麋鹿之性。藏之舊矣。願猶濡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爲有所愛耶。昔君公

僧牛于平原。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魯連蹈海哉。顧或以甘
毳奉親。或以懷德穢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則不然。居乏斗筲。行無半菽。局
促轅下。臥泣牛衣。所謂進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爲商菟裘。恐足
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腐心。實增歎慨。

與仁菴上座

比歲以來。踪跡各異。師與夢破。高蹈空門。治輩數人。淹留下里。形殊白黑。迹有
聖凡。相去之遠。豈徒天壤。累聞師道闡玄風。慧同照日。東陵尊者。南嶽高僧。方
之于今。無有或二。治雖駑鈍。能不望雲門而翹首。瞻鹿苑而欣心哉。近知移杖
還山。卽欲覩面。以求教旨。人殊謝客。敢外潯陽之會。願切徐陵。實同智者之書。
惟冀惠揚仁風。祛我鄙吝耳。又以師江北之行。掛帆在邇。恐會晤不及。先此布
懷。書不能悉。我勞如何。

答丁惠安

范 驥文白

昔五祖演。以小豔詩說佛事。而足下說佛。果作豔詞。此二反也。然展閱三十餘回。不見豔詞。惟見淨名方等。世人尙以小說家目之。政是神力不共。故見有淨穢耳。小敍專是大乘人語。未許擔板漢讀。古懷所云。嗅有膽匄不膽匄。華有着身不着身。作者聽之而已。

與諸秋鶴

李如泌鄴臣

書家用筆。與他家不同。必得名手。得散卓遺法者。如使左右手耳。不敢不以公之右軍。卽不多取。亦爲廣之同好。

東笠翁兄

見懷佳什。音節高古。自非貞元以下詩。弟自忘紕陋。漫和四章。賣菜傭以多爲貴。應助知己掀髯耳。

謝友

煙雲之賜。逼真北阮筆意。饑時輒一展玩飽人也。謝謝。

與某詞客

賜教諸大作。真云行間字裏。俱帶香氣。持此之燕市。一日定當名遍都下。長卿故善游。有此錦囊作行色。雖適千里。何必三月聚糧。坐臥其下。真快事。容當再請。

乞茗

高 玫芝侯

頃拜新芥之貺。適煮惠泉正熟。卽以試之。色勝于香。頗與海棠同恨。豈爲雨師所奪耶。有真正廟後。乞分少許。得嘗其味足矣。不似饕餮盧仝。動必以碗計也。

寄某當事

失 名

前以象羽瀆聽。適逢闈禁森栗之時。未免有防風後至之歎。然年翁向時高誼。使人胸碑顏甲。貫串夢魂。未審何時可報萬一也。茲啓某兄名某者。天下士也。

人文都據第一籌。年來家計蕭騷。無以爲篝火計。浪跡鍾雲。睽情御李。此邦人士。悉荷年翁番燾之賜。某兄以他出。獨背恩施。仰冀同仁。更加優異。此兄異時破屋而飛。必能報酬霄霽。于弟亦切頂踵之賜于無窮矣。曩時尊委。字字銘心。稍間即當自効。弟之綿力以舉千鈞則不足。以呼順風則有餘。但非其時則不能冬生一穗耳。

與陳平遠

胡介彥謹

弟坐處檐壓如山。屋深如巷。三面圍牆。摩蒼拂漢。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終日履地。無時戴天。蠢然飲食寢處其中。籠鵝哉。圈豕哉。塞鷄哉。此宗人之獄。名高牆也。比日清風泛體。怛然如秋。越人曰。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奈何其長爲籠鵝豕乎。開月擬與聲令入雙徑。兄能同之否。如以爲遠。則卽冷泉靈鷲之間佳耳。否則覓地於烏盆橋上下。人家池館之可賃居者。亦得但得昂首一看天足矣。

與吳駿公先輩

尺牘奇賞 卷三

六五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善爲眠食。五濁亦名缺陷。旣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酬償本願。我輩唯以不負三生爲大耳。從來慧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想未淨。轉展遷流者。故世遇率坎坷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介此行稍有誅茅之藉。亦決策長往矣。每誦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塵緣顛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馬齒日大。想先生有同慨也。介以十日行矣。感知已契重。誼若平生。茲日斜岐路。轉覺愴然。唯萬萬審時珍重。

與龔孝升先輩

比介以舊恙未復。杜門松下。偶愛閒寂。復返疎慵。繙經製藥。遂過却一日。黃葉寺門。春花輦路。同一人間。如兩天地。因憶唐人南宮歌舞北宮愁。楊夫人鴛鴦被冷雕鞍熱。阿房賦一宮之內。一日之間。而氣候不齊。語真慧心甘苦之言也。春風駘蕩。吹面不寒。夢裏客身。思心欲碎矣。承許徧和羣公詩。贈行。此行跨鶴。賴此纏腰。望卽揮毫。以慰羈窶。偶書舊詞數章。并寄閒齋一祭。病中苦不能記。

憶不能多書也。然讀白門二集。水底新粧。空中香袂。又自傷憔悴矣。

與婦

旅人介再拜。少君夫人粧閣。是日十月廿四日。舟次黃河之第八閘韓莊。記別少君四十有二日。爲路一千五百里矣。漸與故鄉遠。轉與僮僕親。南望旅園。在碧天滅沒之際。想見登樓望遠行人。亦在青山外也。家中自老父以下。各安善否。少君與蕙哥無恙乎。旅行無次。不得家園。一信爲恨。旅人以十月五日渡江。爲淮揚舊遊。淹留十日。中間詩酒唱酬。旅况未惡。獨恨至公路哭萬大哥。其家已扶柩還東徐。比造隰西。已爲異姓託處。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正是此境。悽愴感恨。極難爲懷也。是日遂登舟。明日入河。大抵月初可達臨清矣。別來能專意向上一着否。結禱以來。未嘗有此遠別。新詩寄看。可一一和之。

復法海長老

晦公來。承書問懃懇。兼拜惠茗。知道人未忘夙昔也。感愧感愧。衲子從茗。嘗來。

每聞法海門庭孤峻。造履嚴密。深慰所懷。年來懸羊插標。排門塞市。先宗標格。掃地無餘。識者心傷久矣。乃衆盲羣咻之日。法兄能斷斷持之。豈特不負大雄已哉。嗣今以往。願益堅本願。十年讀書。十年行脚。然後徐應人天。嚴持關柙。一絲九鼎。全提既墜。是則塵剎身心。全報佛恩之日也。介受法兄痛棒。恩深義重。不敢爲行路之言。伏唯深察。聲谷老人。已長往矣。我輩獨承其平生契重。聞之。想一慨然也。

復葉蕃仙

自故人棲遲泗上。時形夢想。去冬辱手書遠存。卽報數行。不謂竟浮沉矣。今夏又接故人上已書。并惠詩。讀之反覆。情棕惋然。幾於涕零。嗟乎。蕃仙真當自愛。苦節如此。而才情粲發。如經春之花。斷無不見身當世。而寂寂同草木朽者也。獨身世之際。曾不得比於萊傭。真不可解。然亦未必非造物相成之意。大率我輩守身之貞多。而發身之勇少。古來英雄成事者。多得之憂患激發。志氣沉毅。中我輩二三舊交。志節才情略相似。其失之散緩疎脫。可與學道。難與經務。亦

略相似也。蕃仙念之。江南盜賊橫行。米價倍常。僕局促牖下。情狀可想。秋冬之交。擬重渡江。一看朱萬。若泗上客未還。正好同爲下邳遊。一發壯懷耳。淮揚之交。前書甚詳。恨未達。其中如年少志節才情。真今世所無也。幸留晨夕。此外桐軒主人。肝膽洞然。與僕一見契重。亦不當以湖海之氣而失元龍也。介白。

將赴浙獄遺友人

稍改

魏學洵子敬

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紀。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猶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荄盡斬而後已。嘗終夜環走。慟極成癡。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賊。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割絕傷慘。遂至此也。豈意徧告

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者。高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難。豈顏回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于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茫茫天道。尙可問邪。今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旣歿。猶有出而援者哉。卽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怪其謬于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烏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若死。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儻從。俱以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義士。故技血布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愚父子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

復崇德尹

失名

童子出遊。尚恬魯雉。野夫觀鵝。猶賦召棠。况治某親沐湛恩。而粗識歌詠。有不
一唱而三歎也耶。

寄汪澄源

失名

兩年間。凡托兩布衣爲郵。二君畫法詩篇。庶幾擅代。不審仁兄以何眼相視也。
世態漸波。乃遊閒之徒更甚。願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肖。翻爲葉公所笑耳。某
生來讀足下書。書詞閎麗慷慨。事事次心。背面之說。豈所宜談。要之我輩交許。
不應作今人。亦不應詭作古人。詭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爲愈也。善哉。諸葛武
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不衰。請與足下共勗之。

東口心和

來朝千秋旦。弟宜治管稱觴。效華封人之祝。竊惟足下或未必肯容。又弟夙苦
羔雁盈庭。徒煩應答。每欲入山避之。弟不耐煩。而煩兄耶。用是祇奉清函。以當
春酒。惟兄鑒之。驪黃之外。以後生辰。兩從簡質。省市者擔者之憧憧。亦蘊軸中

一便事也。如何如何。

寄曹太初水部

吾丈賜履所至。電燭風偃。不但以文章潤色國家。以道德師表海宇。而更以功業銘旂常。映竹帛。其分華鄉黨者。可勝頌邪。不肖禍敗以來。備嘗百毒。草亡木卒。想亦非久。昔人謂飲泣爲昏眼之媒。茹痛爲白髮之母。不肖之痛泣已久。何怪乎鬢鬢鬢。即故人不語不識也。臨箋不勝惓惓。

答朱海瀛

足下大孝。欲爲令先人決千齡至計。造物者方競以牛眠馬嘶爲獻。烏陵一坏。忽蒙見擇。甲之所棄。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子晉來。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願。西湖秋月。僕且專之。足下儻不違秋期。願分十夕清光爲供。

爲梁天署訟寃

再見陸 圻 麗京

梁生次辰者。博覽負志節之士也。紛綸五經。貫穿六籍。海內爭得之以爲師。而梁生亦且貧無立錫。不得不藉舌耕心織。蓋從事有年所矣。今歲迫於太學生。沈國彥之請。迺始館於其家。然臯比坐談。左圖右史。豈暇問督郵帖檄之呼。騶卒追索之事哉。迺前月二十八日。值縣尉率鈴下五百入主人之門。斯時縣尉東向。主人西向。而梁生亦復揖讓其間。徒以入則教訓子弟。出則應對賓客。此師席之恆例也。比及夜分。而梁生就寢。縣尉與司胥郡役四十餘人。挾國彥相對危坐。不知何故。縱彥逸去。迺既逸之後。尉反飛誣梁生。冀相分謗。嗟乎冤哉。是不可解者也。夫國彥自脫。而梁生不聞。則彥之實交明矣。縣尉以煌煌憲檄。洶洶公徒。圍而繞之。而故開一角。使得脫去。則尉之賄縱又明矣。今尉胥以醉飽之餘。敗迺公事。而謂梁生從絳紗帳中。能臥護主人翁邪。尉胥奉公掩捕。不能請長纓。出朱絲以繫之。而謂梁生一手一足。能禱祀而留之。持其踵而拘之。邪。要之國彥雖逃。尙有子姓族屬。尉胥既縱。必知踪跡去來。獨此一崩縲梁生者。非親非戚。無罪無辜。身爲李樹之僵。橫被城門之火。此殆猾尉嫁禍於趙。而國彥所藉以緩兵者。雖幽之十年。梁生惟有賦螢火而悲。書白扇而嘆。恐國彥

終不爲梁生出也。且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彊漢之律。不過五宗。本朝誅鋤大逆。亦不及姻婭以外。惟方正學之案。羅織門生故吏。咸共參夷。然未聞掘宋龍門之塚。鞭醉學士之屍。以此知數學不相及。而師資無坐條也。伏乞明公拔之。狂狷立與開釋。則貧士幸甚。闔郡士類幸甚。若執而不赦。必使梁生囊首獄中。聽呼簿傳籥之慘。竊恐論者不察。以公治之囚。致羈孔子。負芻之禍。傷及曾參。則凡設函文。受生徒者。不免人人自危矣。某苦土餘生。不聞外事。獨此同盟大義。不得不力爲陳請。且以門徒之愆。辱及師傅。蓬首垢面。敗傷風化。爲害非小。竊爲明公惜此聲於郡邑也。時餘省天署於獄不勝憤懣遂據案疾書微傷微憊然函入天署立釋矣

與潘美含

毛先舒馳黃
二首

莫春握手。雖彌信宿。迺未盡積愆。意極悵悵。僕分材智罷下。又稔弛素業。猥被諸君拂拭。欲延登几筵。歛長光賈。徒恨非具耳。故行欲與足下商榷。僕文且未欲挂尊選。緣無佳文。刻之政不足自榮。况同人文。多佳篇。今資費且告乏。僕豈當作猪肝之累耶。故如阮公之坐酌。不及公榮。遠公之社飲。不禁元亮。古人自

復各率已意。何間歡好。今如見遺。便是能以劉陶相目。於僕益重。願足下持僕鄙意。與冰修寅工道之。吐布誠信。本無所激。先舒頓首。

與張祖望書

與足下別。才兩月耳。蕭葛非誣。若踰年載。念採蓬之候。足下過吾。極論文。輒不合者久之。已退。又出足下所著。反覆微有銜推。故不能默默。足下詩。共推齊軌。少陵。今文又躡蹤昌黎李唐二大。足下之所囊括。可謂封鄭闕秦。下隴并蜀。如此甚盛。曩與足下有云。非謂欲苦加銜。東絆驥足也。乃足下都不然之。霍驃騎論兵法。何渠師古。此自足下所見。至云文無事經訓。取快意洞貫。譬如銜山川者。任步測垂象者。任目胸馳。意挾無可不可。卽璿璣所察。禹貢所敷。古今不同制。可悉屏置矣。然而今詩有選律。政殊雅頌。則三百篇爲可廢也。今世占卜。不準古十翼義類。是易可廢也。今爲政者。不稽古建官三百有六十。爲禮儀者。未嘗純用古冠婚執筴抽鞮。授巾說纓之繁委。是禮可廢也。故果如足下談典籍之歇絕久矣。豈其然邪。假令末學摛辭。職競浮舛。果欲荒墜厥緒。必也。足下

望如劉歆之於左氏。相圖興建。恢張絕系。况歷觀作者。建辭樹理。靡弗折衷。審足下欲倍之與。且夫諸子瓌詭短長。權譎類儒者不道。而鉛墨之士。猶不遽遺。矧六經耶。此自僕就文字談耳。至於根柢彝訓。損益憲典。百王稟酌。莫之能舍。通懷並了。又可無說。夫酒味非秫麴。而醞釀必藉於秫麴。今文章非六經。而腴儲必藉於六經。離是以求逞。是猶酌清泉於卮。而欲持以酬酢享獻也。且卽論足下。向所宗退之。亦苦儀禮難讀。盤詰聾牙。此復何哉。足下受氣故奇。高莽莽直達。僕觀古人文氣韻邁往者。每不令直達。必以節制之。河出崑崙。勢走萬里。當千里一曲。激爲湍瀾。文雖至奇。不外古法。顧在操縱耳。想足下見味斯旨。必當解頤。首夏夜雨。燒燭就草。百爾裁絃。不如相見。勞積如何。

復毛馳黃

張綱孫祖堃

前接手諭。述僕與足下論文。訓詞良厚。然謂僕有言。文無事經訓。取快意洞貫。經史典籍。一切廢去。此述言者之過也。僕雖好忘。猶記於心。曩謂今人學古。才不逮作者。粗習章句。勦其浮說。號曰史漢。沾沾自喜。遂謂與子長班氏同風。豈

議六朝。詆訶韓柳。是猶齊人吹竽。趙女鼓瑟。而曰此雲門之奏。簫韶之響。欲白
雪下而鳳鳥儀也。夫駿馬千里。不在朱鬣。美人嬌好。不在秦珠。文章妙義。不在
因襲。古人天資茂美。世風淳沕。而又研精覃思。博文強記。發涉山川。辨察草木。
啓新發美。煥乎有文。然後自成一家言。當斯之時。山龍粉米。以爲色。蘭酒柘漿。
以爲味。蔽月流風。以爲態。絙瑟號鐘。以爲調。玄縞朱組。以爲理。湘娥山鬼。以爲
思。冰蠶火鼠。以爲奇。洞庭雲夢。以爲源。高者出崑崙。深者入虞谷。大者背青天。
小者處蚊睫。變化無端。豈非文章之妙道哉。若風骨未加。徒事雕績。去古遙遠。
強與之合。不以氣行。不以神會。而摘其言字。侈爲名家。是有劍皆干將。而有玉
皆碧盧也。世有歐冶猗頓。必識之矣。夫聖人作文。始於畫象。文莫大乎天地。天
變以時。而日新。地變以氣。而質異。若脩文之士。專守舊章。義無錯綜。是秋雉入
水。不化蛤。橘柚踰淮。不化枳矣。所以身處末流。思返皇古。必陶淑性情。止乎禮
義。采摭名山之業。漬漸風雅之林。而後思慮有其神。變化有其氣。陸機云。函綿
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文之出自機杼。窮變備美也。是故蝟蟻不假蟋蟀
鳴。猿獮不假騏驥足。芰荷不假棹桃華。蒼筤不假梧桐秀。物不相假也。胡獨文

章乃假於人哉。足下聰明特達。操觚含毫。傾羣言。漱六藝。鳳觀虎視。溢氣雲涌。此壯志也。然溺於時習。每恐後人讀足下文。謂猶膠形器耳。夫文杏爲梁。必加斷斲。椅桐爲琴。必待雕漆。何則。貴有以變化也。詎構凌雲之室者。必執公輸之斧。操雍門之調者。必撫伯牙之絃哉。予言雖淺。切中今時利病。古人有言。美疵不如惡石。願足下毋廢予言。幸甚。

與沈去矜

再見毛先舒駢黃二首

隔闊日遙。比當復何如。來札說東湖事。頗奇怪。近會城五之日。忽爾晝晦。颺風吹沙。浙颯盈涌。沾面眯目。摧鬢撲顏。此風似不從人間來。驚定徐視。百物俱倒。塌扶不得起。烏雀僵蹲。如更甦狀。此何祥也。僕不解占驗。書此以備近聞。足下聽之。當復爲憂虞耶。

與諸君簡

日欲相偕過南屏。乃徑獨出。出清波半里許。湖水沒岸。解襪得渡。蝦鱧睥睨。了

不畏人。俯手攬之。輒滑不得留。偶得一枚。私自矜奇。罍師他他藉藉。滿貯艇子。中弗之顧也。故知事以暫習爲欣。物以艱得爲貴。解蔽祛惑。悟非在遙。想暢此旨。如已見和尚。不得中路自輒止耳。望兄疾來。

寄毛馳黃書

吳罔子虎

日以罷極。奉挹高儀。口不能言。但有依嚮。以爲足下。且見吐棄。而顧勤勤相恤。重以詩篇。旣感獎予之意。又獲奉爲典型。取以自律。何其幸歟。足下詩誠爲近時宗法。而七言絕句。猶僕所最好時。亦有意擬之。然力旣淺短。思亦疎蕪。所謂效邯鄲之步。有蒲伏而歸耳。

與友人論畫

李式玉東琪二首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閣筆十年矣。安敢論此中曲折哉。顧今世不乏名手。而可傳者少。便面尺幅。無問疎密。尋文絹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其初作數樹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樹。繼作數峰焉。意

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峰。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雜之以他物。如是。畫安得佳。卽佳。又安得傳乎。間有一二能手。形摹王趙董倪諸家。時亦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丘壑布置。千幅若一。此由游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摹又少。目不見舊稿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爲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有知者。卽不以此言爲畫苑評章。知亦不以爲非丹青藥石也。

與友論曲

聲音之道。與人心通。故終日正襟危坐。莊論以所不逮。不爲動也。及宛轉氈絳之上。其泣也。真足以雪人之涕。其笑也。真足以解人之顏。其喁喁絮絮也。真足以感人兒女之態。顧學士大夫。能知其義。而不工於歌。歌工能按節。而又不解其旨。兩者柄鑿。遂令佳者未必登歌。歌者或未盡佳也。近代作者。姑無具論。卽先世傳本。頗多可議。下里賤工。無俟苛求。卽三吳少年。尙有微瑕。勢不能盡取諸本芟刈之。又不能盡列諸伶于堂下。句櫛而字比之。後之流弊。長此安窮。故

僕欲後有作者。憑虛則毋取淫猥之事。按實則勿傷文獻之舊。蓋勸百諷一。非所以訓。若事有悠謬。使世信琵琶爲伯喈本傳。白兔爲智遠實錄。豈不貽慙方來哉。至于伶人入噪。不宜過巧。登場介頭。無許太狎。數者亦今時之一救也。感心動魄。莫此爲甚。故願天下之慎言之耳。若辯宮徵。審聲韻。僕于諸敍論中詳之矣。不贅。

東王振嶽

諸長祚秋篇四首

穩臥空山。不聞剝啄。忽傳尊社新篇。自天際飛來。嗽齒一讀。不覺神飛竹葉矣。急呼大白痛澆。千秋之樂。方爲獨得。

招陳章候乞巧

齋西芙蓉樹下。笠蒞作樓。涼風颯颯。洞穿入牖。况巧雲如蓋。正掛簷頭。已命長鬚。劇瓜作供。兄幸急來。當以鵲橋相渡。

東吳次尾

紫騮青雀。羣聚招提。知有德星。懸我湖曲矣。蒼山可拾。綠字盈車。卽移白苧之歌。共賡子夜。寧畏春波生暮寒乎。

東籟菴僧

南澗林香。新被巖谷。正欲來參玉版禪。倘能聚黃葉於石爐。明月在山。卽策款段。自西風而下矣。

候潘二岳先生

陸敏樹蕙庵四首

西春一別。滄海橫流。浙西東粵。魚雁萬通。地北天南。馬牛風邈。屈指於今。周一紀矣。已夏偶經書肆。知辱垂訪。謂數年萍闊。將慰調饑。亟趨尊邸。又值解維。何緣之不偶也。每念白門立雪。華館坐風。此道此情。真如昨日。乃櫛陸陸無能。仍嗟沉頓。才愧相如。徒分四壁。詩非杜甫。貧甚一錢。雖帶水盈盈。而泛剡之舟。無由逕渡。得不嗔其疎節耶。中秋後。晤鄭夢老。始悉興居。掃淵明之三徑。顧荀氏之八龍。途次偶談。手足狂舞。繼得南錄。更聞世兄秋捷。桂枝杏蕊。此是師家故

物。且以吾師義訓。啓端明之蓮炬。基文正之槐堂。一龍先輩。竚看聯舉矣。亟擬趨賀。見逐之蛾眉。羞看屏雀。含慙之別足。未遂鳧趨。引領遙瞻。何如翹企。

與閻分月乞婢

長鰥四年。綠鬢朱唇。祇有夢中親近耳。故是老饕。那堪常餒。矧入佳麗之地。益動獵心。若處仲能念士言。望分折一枝廣陵花。作西冷桃葉。卽擗杏不嫌。敢曰宛轉能歌。乞心醉也。一笑。

與李平子

別經六月。積思爲勞。書問簡疎。未審行止。自旋里門。經營趨逐。面目塵鄙。胸襟羸濁。無一堪爲知己道。每念故人。登高遙睇。涉吳山之巔。大江逶迤。潮拖白練。明湖如鏡。峰塔參差。簫管之音。微微隱隱。及過虎溪。登鷲嶺。坐冷泉之亭。萬松隱天。綠竹交蔭。山泉迸裂。奔注迴溪。鳴箏飛素。而輕烟去來。纓帶山阜。耳目不給。心徹神怡。斯時也。使得與平庵兩山。攜樽酒。席新蕪。烹清泉。枕奇石。鶯啼谷。

嘯鼓吹詩腸。吟眺永日。亦天地之至樂。杳何可得。用是益增悽惋。歸來景界。較
滄浪杯水。自謂可人。第渺良朋。每傷索莫。想啣盃分韻之時。謂陸生此行。樂乎
否乎。烏知其中之戚戚也。江上多警。想不櫻靜懷。老鰥岑寂。得多覓酒資。供君
潦倒否。

答李艾山

辱惠平庵詩。令原之誼。涓陽之情。與風雅正宗。並堪不朽。諦觀是集。大約存者
什之三耳。頗覺未盡所長。非平不純。純處不可無氣。非純不正。正處不可無鋒。
非正不老。老處不可無色。高華雄健。古人所以錚錚。平庵生平。最長于律。所刻
諸篇。純正與老。都不易及。獨是色澤少枯。鋒芒太斂。運氣不健。時有率筆。便覺
頽唐。全首雖多。弟意當不止此。然已足雄視中原矣。正念弁山繼逝。無可與談。
得宗陸二子。甚善。近日談詩者。多廣頁長編。剗削不少。龍聲紫色。辨之者誰。果
有能者。當亟獎掖之。弟須放清眼孔。嚴別繩澗。毋使野狐禪。張牙露喙。便謂已
登堂奧也。

與吳次尾

周立勳勸首

名者。無翼無脛。不測去來。不可見聞之物也。豈兒童所餅。可以泣而爭。爭而得者耶。選成。當另有題詞。冠曰曰。前序爲諸子強作。非不肯自命於天下者也。然此意亦置無道。我輩可與人同淺乎。

答友人湖舫之約

范 驥文白

爽氣朝看。月明夜泛。自是雅人深致。此間湖舫邀賓。不日午不放舟。未薄暮促歸棹。山色政青。觥錄事又喧闐。苛酒昨戲拈云。坐上山青客正喧。船頭月出人剛去。蓋實錄也。願與雅人一雪斯語。

與祝進士南華

費尙伊二首

接齒牙。冷然鬯然。若條風霽日之煦我也。吉祥精舍。異日當訂兄翁坐旃檀林下。香染衣碧耳。承索秋興十首。輒呈覽。飯時且勿遽讀。恐不免噴案。

與李景魯給諫

舸載美人。將着履衡霍。理楫沅湘。范蠡五湖。何足多讓。恨某落落匏繫。不能一陪杖履。得無傖父乎。偶歌者綠如之便。附此爲候。其人中州人也。挾長袖而入楚。將無與鼓齊門者類邪。然落落穆穆。固自可兒。幸稍憐之。不旣。

東李笠翁

李一貞木仙

焚香啜茗。拂几靜閱。無聲戲。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繪月描風。總人間世未抽之秘。不啻駭目蕩心已也。昔人云。施耐菴水滸成。子嗣三世皆暗。僕甚爲足下危之。雖然。旁引曲喻。提醒癡頑。有裨風教不淺。豈破空搗虛輩。可同日語也。國門紙貴。信然信然。

東高芝候

時值多艱。篋傾壁立。仰面則鄙夷交至。糊口殆踟躕難支。歸然七尺。鬱爾一腔。

何堪爲知己道耶。偶拈一律。用寄扇頭。倘憐其聲情楚激。試讀一過。以當秋蛩之振羽如何。

尺牘奇賞 卷四

寄鄒連山書

董以寧文友

足下頗記憶少時否。足下少時。時時過僕。僕方縮兩丸髻耳。每邀足下共吹蘆笙竹笛爲嬉戲。起下以年稍長不爲也。而勸僕以讀書。中表之情。何云二姓。繼是聯姻上宅。足下又與大人並登賢書。遂不敢以鴈行齒。然足下視僕。則固曩時昆弟也。筠盟一訂。半皆父執。重荷獎掖。登之末座。於時大江南北。彙刻新篇。僕十年丹雘之壇。實由茲始。至於今。諸君子多擢上第。坐花墩之座。讀中祕書。次亦起家爲郎官。縮印綬。居民上。卽不然。亦舉孝廉入長安之門。爲向日知交。游譽甚豪舉也。屈指筠盟舊人。惟訂士申人與僕。猶然數卷蕭條。悲歌相對耳。無所短長之效。已見於茲。僕亦尙何言哉。且連年客游。又不幸有犬馬疾。日念良切。冀車騎過里。鷄黍言歡。足下獨不念二三兄弟乎。何爲至今不歸也。近素書從山右來。始知足下頗念僕。遠寄皂帽。戴德殊重。又得高孝廉選。閭孝廉鼎

梅。孫明經枝麗。陶茂才玄瑞。懷我國儀諸子。遙寄新詩。不意文舉。乃復知有劉備。拙韻訓寄。幸爲僕各致之。方今海內晏安。天子重文學。非復青臣進頌之年。李膺黨錮之日矣。吾盟夙望。類多以高文典冊。粉藻太平。一時吳越之彥。皆得以文章著名。聲氣相應。顧廚俊及斌斌。皆禮樂之士。爲我語諸君子。慎無墮雨。公先生風緒爲至。足下授口絳縣。交山右豪傑之士。一時門下多英妙。差足快意。况乃者南宮之期又近矣。上郭隗之臺。題名千佛經上。歸來擁節。爲二三兄弟光寵。適然意得。行念少游。指點昔年飲酒賦詩處。復相與唱和往還。其快意當不止是也。僕蓋時時望之。五詩將意。不盡所云。

答顧修遠書

崇禎壬午作

董以寧

盟末以寧頓首。爾者騷壇多壘。不玉帛而兵戎。下邑靡所適從。敢不惟命是聽。先生披榛采蘭。兼收蒿艾。不以予小子不佞齒牙及之。則先生之惠也。自盟於姑蘇以歸。造先生之廬。約於三月望日。待先生於鴛湖。及抵敝邑。不幸而有姊之喪。不獲親執橐鞬。從吳越諸君子。賦詩高會。此非鄙人之意也。夫敝邑十年

之前。無老成典型如先生者。足以羽儀四國。間有舊人。身將隱矣。披荆棘。闢草萊。得與四國左右周旋。實惟是毛子黃子鄒子龔子。及鄙人爲政。二三兄弟。申之以盟誓。質之以神明。罔不精白一心。焚香告祖。以相要結也。豈惟文章是賴。實欲如來教。繼玄臺諸先生之後。振起理學。丹鷄白犬。尙猶鑒之。繼是以有梁溪之會。繼是以有陽羨之會。澄江之會。蓋歷年於茲矣。禾中之盟。黃子鄒子龔子與焉。不虞四國首尾匱神瀆祀。以踰此盟。遂嫁禍於敝邑。敝邑何罪之有。其或以四國之故。不敢召釁。以開敵。敝邑亦旣聞之矣。息壤自在。二三兄弟。已告之神。而咸歸於好日。願如初約。則神之靈。敝邑之幸也。乃者先生惠賜書詞。以醇發詔。及敝邑。敝邑二三兄弟。無不願奉鞭弭。以從先生提命。因敝邑有細人。流言于我曰。欲從先生遊者。必謝爾二三兄弟。因是痛心疾首。實應且憎。故盛意久不報。知先生固吳越之宗盟。而天下之望也。豈其示人不廣。必不其然矣。况惟我二三兄弟。不能協和。而有貳心。其又敢邀惠於先生。以覲然壇坫也乎。若猶是同氣也。則敝邑新舊少長咸在。先生惠顧而賜之盟。則敝邑幸甚。

答友

溫 璜寶忠

兄之賞譽弟也。非弟之真也。取其似也。然弟正願兄舉似而已。若求吾真。則癡垢百出矣。如貌山水。正在彷彿。不然川巖豈免頑石污瀦之病哉。少君之攝李夫人也。領其似也。延壽之畫毛嬙也。貢其真也。使當時有善嬙者。圖其貌而隱其疵。豈非昭陽殿第一人哉。故索真則傾國難邀。禁庭之一顧。舉似則魍魎亦足動天子之感思。真之不勝似也。審矣。何也。似我者容我也。弟之願兄者此也。

答友

秀才如積薪。弟依庠爲窟。作者蠹十七年。後來髦士。居我上者。何可指數。鮮葩燦發。日異月新。後生不棄。便譽我爲松柏。不過謂能熬仗風霜。經堪歲月。一硬頭皮之別號耳。若以此爲廟廊法物。未必然也。春桃秋菊。時至競賞。豈在年德哉。足下英年早第。驚相畏羨。乃復推獎過當。將無唐高欺李。魏公耶。主臣主臣。損惠同門稿。併謝。

謝洪明允

何偉然仙癯

酒資捐贈。且佐之簞。直候我於醉鄉。德何醇也。歸時買中冷一甕相報。澹公曰。是何取償之薄。仙臞云。一以醇。一以澹。適相當也。

復吳刑部球峰

所委構思。勞頓之後。自不能佳。苟曷食飯而知炊。出勞薪。荷朗食雞而知栖。常半露。使非投之知味。當不見原矣。紅葉滿路。山行可期。候公之餘。屐習先躍。

與盧元則

所喻陳家園。昔固雕欄畫棟。自是醜國華林。以之寵花嬖柳。十倍金屋。然已宅鬼久矣。命之者再。連夜造門。視之惟見欹石攪雲。病蛙哭月。躑躅四顧。悽涕欲飛。倘貯人其中。必致山妖贈芍藥之章。燐火照芙蓉之席。何讎於陳郎。乃敢以此居爲卜。覆舟之麓。有茅蓋數椽。廣雖不盈丈。而荔牆蘿幄。自成庭宇。窗明如練。砌馥如芸。插地彌天。青碧萬狀。臨溪延竚。宛有人浣紗此間。匪此不可駐。飲嵐臥石之仙姬也。如愜兄念。且不必輸稅。但欲書剡溪籐數尺爲報耳。幸卽定。

弟願爲擁篲。

與秦如如女史

俠者參於讎。直似酒池肉林。但今日屬饜以往。如如必謂仙郎肉食人矣。清虛月府。何處能容。則今之飶我。固墮落我也。若如如明月。印之澄波。投之濁水。不損清虛。何不可往。

寄施得全

兄行時。意月宮人臥轍。因留未竟歡。遲後舉。乃落第二榜。天意人緣。抑何左乎。然錦袍終爲宋五所奪。不必明河篇見志也。交籍中得雋者十餘人。一寒如秋江。不能曳練光。併客弟因冷如故。所幸蠹齒未離。有字療饑。懷差不惡。兄近况何似。長憶白燕否。比有裝金屋待之者。恐兄來時。燕子樓空矣。弟日來無可破寥寂。同肩吾有臺閣之選。梓未壽而市門如佛。後之蜚走可卜。但綿力不任。又不欲黃帽郎插入。故決策於足下。倘足下念海內之待哺。而先之德。則凡有口

眼者皆知感也。燁燁文星。寧不效靈。

與陸叔度

前詩呈教。兒女情多。風雲致少。未可令疏亮士見也。紅葉十首。既無刻玉之巧。徒有題紅之怨。何不抹煞。第以霜楓作此豔觀。絕似弟輩冷落人。做豪華事。或以自託。即命意已可笑。無論詩矣。臨楮酒興如生龍。何緣與兄痛飲。

答楊文若

米顛之石。妙在楊次公攫取。倘次公以金償而顛。以金售則石辱矣。若云還丘壑於几上。清泉白石。寧獨私一楊生。

與張寬夫

韋家二珠。出自老蚌。先生垂老。轉奪其一。生人之痛。此為最矣。早知多才者。為白玉樓所羨豔。何如化一稚男子。憨然臃腫之為得乎。二詩相唁。獨夫關情。不

特吊長公也。

與程公車

芳言既爭奇於華林。澁舌復遜巧於鸚鵡。何能代爲乞靈。辱命多矣。昨聞好事家。延阿蘇以舌開教。大足鼓掌。丈夫掉三寸舌。不能爲帝王師。以一羽倫。而以舌相推重。置之翠幙之間。加之綠衣之上。而贈以師保之美名。不其令絳帳先生妬死耶。

與嚴元復

昨爲歸客索文逋。毒於催租之吏。甫閣筆而殘照流樹底矣。思插雅座。便隔蓬壺。硯田之辱。何啻耕奴耶。恨絕恨絕。明日更爲長夜之娛。火芋芥羹。自是我輩麟脯鳳炙。牀頭一石。汨汨作聲。足下聞之。能不涎流至地耶。

與彥遠

紀映鍾伯紫

大作突然而來。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洋洋灑灑。莫辨涯岸。愴恍久之。秣陵王氣諸句。是詩中眼目。而我兩人心事地步也。一言九鼎。真有馬當鸚鵡之力。拜服拜服。弟意欲囑采芝固菴。同和贈送河渚。夾帶鍾山。如史遷作列傳法。亦一快事也。卽此五詩。各裝一冊。爲五岳肘後之佩。頂摩穹蒼。手弄白日。時一讀之。不數謝眺驚人句耳。

報卓辛彝稍節

駱弘珪仲如

人之相與。有遠而親。近而疎。日狎處而見鄙。遙聞聲而想慕。何則。跡昵者味短。而趣合者情深也。僕雖與門下同里乎。每一向往。輒復神飛。甫擬出門。便爾興盡。千里命駕。殊愧古人勇決矣。意落落穆穆。世人之所棄。政門下之所收乎。客冬從武林歸。遙望斗室中。有寶光燭天。私謂貧家安有是。急物色之。得一帙。乃辛彝近義也。伏而讀之。固已矯矯作拳霞之鳳。搏秋之隼矣。傾心向往。怒如調饑。而宥嬾相循。闊疎猶故。要以丈夫臭味。何必引青松。指白日。載書刑馬。而後稱相知也哉。茲復不遺。尺書見及。披肝瀝膽。同氣有加。至欲進不佞而商千秋。

之業。縱譚當世得失之林噫。門下爲失言矣。夫僕於此道。猶矮人觀場耳。安能以堂下之身。而平盈廷之訟哉。然竊謂甲子以來。擗管之士。目尋干戈。分曹對壘。彼其人。材力所至。皆足建旗鼓。霸一方。然其間欺世盜名。亦復不少矣。此不過虬髯一隅之雄。非中原爭鼎之技也。一旦大命有歸。真人間出。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門下勉之哉。門下珂月弟也。珂月方南面主盟。奔走海內豪傑。門下與爲雁行。而材亦相伯仲。一棲兩雄。自足千古。足下一入吳門。而領其都人。何足怪。乃都人士。復輕信足下之言。而謬及于僕。僕何人哉。悉索做賦。不足以當大國之萬一。其曷敢與黃池之盟。雖然。僕願竊有請也。昔遠公邀淵明入社。淵明曰。吾平生喜飲酒。不禁則入矣。遠公許之。遂造焉。後勉令就舍。竟攢眉而去。今僕平生。絕喜不作文字。諸公許之乎。毋令僕攢眉也。一笑。修報後時。幸垂鑒。誓。

其二

拜手教之辱。未嘗不相許以臭味之同。相勗以文章之事。足下於我。意良厚矣。

雖然。僕所謂五石之匏也。獲落無用。虛度歲年。邇更事奪其志。荒廢筆墨。邯鄲故步。亦已盡失矣。足下豈猶以往日江郎也者。而惓惓口之不置耶。茲賀父母以宰相器。小試百里。足下亦以天下材。自見一方。使山城無不起之瘡痕。無不舉之頽廢。吾邑賢士大夫。實嘉賴之。如僕者。邀賢侯之福。藉先人之蔭。粗給衣食。日手一編。優游化日。爲世散人。吾以藏吾拙也。足下母曰。此自了漢。不足與談。亦幸弗曰。此無用之用。有深於用者也。

其二

殘臘蕭條。忽一夕而獲徑寸之珠者四。紙窗竹屋之下。時一展玩。夜光燭天。以此傲里中富兒。拜賜侈矣。

其四

長日掩關。高臥北窗。見新荷布綠。亭亭水際。而尊翰冉冉從雲中下也。捧讀數遍。宛如面談。清香沁心。又不數池中蓄蓄矣。蒙示尊翰。極荷不遺。似尙以弟爲

臭味也者。乃弟自去春焚置筆硯。卽甲戌房稿。閉目不窺。丙丁之役。此復何與。吾事乎。殆無異向桃源避秦人。問漢魏間事。有瞪目直視而已。雖然。太原王氣。業有定屬。拔幟立幟。非異人任。弟且拭目俟之。

其五

億秋仲上短絨。茲復大史書雲之日矣。融風布澤。亞歲迎祥。玉堂之上。際良辰而綏景福。喜可知也。弟南歸以來。苦爲小女營嫁。雖拮据數月。而蕭然無辦。然屢空之室。緣此益復罄如。有笑五嶽雲裝。爲期尙杳。乃盜不過門。或庶幾可高枕。而效少文之臥游乎。家弟恂恂馴謹。雅不類它功曹氣習。伏謁臺下。或當自徼阮瞻。矧其爲駱生屋上畢逋也。北地凝寒。加絮自玉。

辭友稱山人

薛岡千仞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

離箕穎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箕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穎首陽。非其倫矣。况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遭。青襟厭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爲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馬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佳什。喚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徼盼睐。一也。旣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雜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卽造門。懷刺遍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闈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

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侈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入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略。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與。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席互居。老鶴山雞。廣庭共畜。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孰跖孰夷。弗爲所眩。山人之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絺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佞栖遯情濃。遊遨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戶煙扉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

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儁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察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藝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與馬慎卿門生

馮夢禎憫首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行取之選。何爲在諸君後。豈爾時尚未及格耶。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蹶。亦非無因。五湖三畝。

足供歲寒。目下年荒粟貴。未免暫憂饘粥。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不啻陶朱猗頓。豈敢復求多乎。得罪之故。同門弟兄之在輦下者。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學道。甚媿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慰也。會晤不知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晃耀寒廬耳。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猥見省存。推卸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參伯樂之馭。他日同致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矣。丘孝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獎。情隆語謙。感媿何已。丘君佳士。亦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爲拂拭。一青其衿。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報顧實甫

九日佳節。不能從諸君汎菊。乃杜門了館課。此千古悶人事。粗筭辱珍翰。卽紙

做墨渝。永不敢歌秋風矣。

答馬廓菴

貓一頭奉畜。此貓純黑。光可鑒。目炬炯炯。羣中最雄者。家細君甚惜之。弟重嫂孺人命。不敢恠也。約鼠盡日。或奉使而南。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與沈茂仁

背符護胸二事。出家細君手製。今遺令郎君。祈郎君服之。與福并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不佞雅不善病。今爾爾。豈衣冠崇我邪。

與徐伯魯

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足下吾所願見。不在此列。即來。當爲強起也。

復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聞有偕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敘別。童子謝偕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印完。謹上十册。

上張鈞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數煩臺餽。重累清德。謹辭諸庖廩。

與何鳳亭

徐生奄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挂帆矣。遲旬日。門下亦作南行客。遊魂旅襯。何時返故鄉也。仰累一爲之處。不欲門下獨爲君子。謹助二金。

與林生

菲儀何辱推却。如不獲命。卽十往返不惜也。方明齋書附上。乞緘封致之。龔子負恩。不佞每見賢父子。如負芒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鄧將軍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卽不能飲。不辱此酒矣。六橋煙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復周行之

七言寡和。不減白雪。容勉和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兩日遂闕。進隨。如何如何。

與周行之

送足下詩。不難爲故人倚馬。顧不能。奈何。卽今日未行。詰朝當進送江滸。或有以報。未可知也。足下過此。不佞不能館。卽它日誅無禮。曹其首乎。敢蚤自貳。惟足下原之。

與金伯韶

向宿際公房。蒼頭將牘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項。卽屬轉約足下。相見鴛鴦湖上。迺足下竟以玄都之驩負我。足下其何有於不佞。獨不念不佞遲見君子。以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項不似足下負我。子夜踏歌。興自不淺。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事。足下爲政矣。

與賀伯闇

吾與足下謔。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謔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闇。何以爲馮開之。足下卽芥蒂吾。吾不難引過。吾卽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笥中。奈何敢復覬他家管城耶。

且其人索價甚高。邾莒之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大山之麓。而欲以麀露附益之。過辱齒頰。適以增慙。

報友人

兒輩舉子業。不見勇進。大者太怪。尙須陶化之。足下於舉子業。可謂僚之丸。秋之弈矣。更不煩刻意。但蕩懷散心。以待瓜熟蒂落可也。

上陸臺翁

即日翁滿七秩。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

報鶴林上人

楞嚴大衆。饘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恐非算。縱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內尙不能出門。先此。

與盧思仁

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鄴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與陳伯符

馬心易之貧困。弟極念之。恨力薄不能申意。聞以形跡見誅。嘖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籬杜若。自相乖刺也。

與師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區。得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雄篇。以豁遠眸也。小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之。賢耶具。英物來秋。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

報憲周

再見薛岡于詢

昨冬文孝廉經潼關。附致入行。慰足下西河之慟。書去而猶恐所聞者誤。不意果然。世寧有仁人如我憲周。而難子者乎。龍駒鳳雛。匪可易得。晚至者貴。物理同之。願足下待造物也。僕于華嶽三峰。興復不淺。遠承見召。逸興遄飛。與足下把酒吟詩其上。春以爲期。致緯真集。姑存笥中。竢有便使。當爲足下乞一言。

與聞隱鱗

邇來意况何若。氣體何若。弟思人生最難兼事。生世族。享清福。對好兒孫。不涉世路。求之今日。惟尊兄當之。天子尊兄可謂不薄。尊前花下。光景足珍。願弟生無故之戚。弟碌碌牛馬。竟忘年歲。昨喜兄齡始及已齒。弟甫游時。曾與婦約。當以五十爲期。刻集製棺。杜門待死。卽安車不復出。今半百荏苒而至。不但無可集之文。且無買棺之資。而猶勞勞奔走。足無寧時。况世情日薄。世路日歎。安得吾蒼蠅稚子。附賢郎驂騮之足。一日千里。釋我重負耶。

奉大司馬六叔父

不奉顏色。歲籥又遷。恭喜叔父花甲方週。如東海杲杲之日。漸中于天。大弟走
萬里捧觴。而姪無能。以其犢鼻禪易一物奉致。竊思大人之壽。與恆人不同。恆
人之壽。齒髮已耳。故壽之者。得擬麻姑之醴。安期之棗。東方先生之桃。叔父大
人之壽。與帶礪事業。同其長久。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足以擬之。因欲做詩人
天保之義。撰長言爲壽。草屢屬而屢更。經數月未就。良以久照久成。與大人之
久道。非語言所易名物。言且不敢輕致。而况物乎。比者汗漫之蹤。一浮于淮。再
放于瑯琊。所見無非黃河泰山。惟取以祝遐算。與帶礪事業。同其長久耳。

奉太史七叔父

得途次見懷詩。如見七叔面。此其喜。比見面更勝。閩中多佳山水。七叔此行。可
稱勝遊。第念暑酷不便登臨。然荔枝非炎月不得食也。有遊覽新詠。能寄示否。
奉答四絕呈上。乞賜直教。

與陳飛卿文學

足下與僕比屋而居。遂至數載不相見。癸丑夏。僕一返里中。會宣遠奄忽。甚覺痛心。聞足下處宣遠宿逋。大有古道。非里中撲滿豪兒可望。敬服敬服。張太史瑞石先生。欲爲公子延壁經師。客有以足下姓名聞者。而太史質之于僕。僕因言足下文章行誼。是公子所宜亟師。但恐足下高飛在卽。不能延致。索僕入行。托江令公致足下。併爲勸駕。書到。正屆公車之期。足下高捷後。願從者早來。藉太史三冬燈火。以資春闈。良是大鵬之息。不勝翹佇。

報仲詔

除日書惠。與春風並至。寒谷爲之頓和。承念筆劄耗神。弟誠以爲苦。但衣食于此。若割此苦。則有更苦于此者。爲之奈何。歲內所爲文。計不下百數十首。衣食餘資。購得一二佳玩。深足娛弄。恨不能縮地。出與仁兄評而賞之。黃中宜遂作古人。此兄平日不讀書。耳目心胸。似皆未廣。弟聞其稍負仁兄高誼。然弟深知仁兄。非爲德不終之人。厚其死。宜甚于厚其生也。包文名士瞻者。弟石交。小就州倅。地得廣川。以才士爲小吏。而得依仁兄車下。此千載一時。仁兄培植善類。

如四時之于五穀。此兄官聲未起。能弗惜齒牙餘論乎。

與包巖叟

七日夜譚。不爲不快。聚而忽散。安得不眷眷于懷。顧翁年七十有六。喜談玄牝。與兄同調。弟與同舍清源者。廿晝夜。能盡豚肩斗酒。而又善飯。夕御女子數人。思望兄顏色。與之見。當歡然。

與文太清光祿

數月金陵。解衣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肝膽。愈久愈真。何敢忘也。不佞弟賣文爲活。是天所命。不當逆天浪遊。旣鮮遊福。亦短遊才。頃奉命走彼地。主人誠如葉公。有好畫龍之癖。而獨不好真龍。然不佞弟寧爲足下屋上之烏。不願爲他人軒前之鶴。而况爲此君之畫龍乎。兒下第歸。弟亦將就北道耳。

與吳國華小侯

自衆人咻之。而今之爲詩者。無求意高辭新。卽格端調正。門路不至錯走。斯已幸矣。足下詩。如由禮門義路。無一苟步。而奇俊之辭。呈露弗竭。真海內難得之才。况以少年得之。他日升堂入室。不知作何等觀也。僕老矣。深慚詞壇無人。不意晚而得足下。三復諸作。豁目快心。連宵以此爲下酒物。中間偶有率意處。據我一得。稍刪潤之。以石攻玉。以鐵點金。足下付之一笑。不必以爲然也。

與徐翁巾城

再見譚元春友夏

浮名皆蝸國。而名隸貢籍。則蠶之官也。尊宿勝流。不聞而洗耳。乃煩齒頰耶。煩齒不已。更損金錢耶。春平生有耕桑之願。而分之以車馬。有讀盡八索九丘之志。而雜之以制科。趣卑而技無成。以此益念耆宿。曠無卓然。真不可及也。卽入城謁謝。試卷一冊。先寄求教。

與徐惟得憲長

鍾惺伯敬
七首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衣無絮。哀之甚。

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無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與友夏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與郭篤卿

擬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寄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扎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尙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惠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

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處。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尺牘奇賞 卷五

復俞識軒比部

陳與郊 廣野

曩不佞弟之至名邦也。得一望見台顏。不勝愉快。乃數日而門下有白岳之遊。恍然如失其奧主。蚤夜企之。庶幾旋駕。比踰月而弟方卷橐。長者亦正解裝。相對懽然。遂申盟好。高齋譚燕。人世所希。至於今而峯嶽之峰。委蛇之密室。與夫砌之幽卉。几之溫硯。古本之鑪之學。種種腹憶之。如在目前。則念尊丈之情。可概見已。春初踰月。遲若九秋。茲且易年。反如旦暮。則昔千紫氣。而今苦於緇塵。其淹速自不侔耶。忽承雲翰。儼嗣前歡。諗知道履日嘉。名德益懋。感矣感矣。來歲吳山花石。得一臨幸焉否也。

復楊洞岳

僕拜違光範。蓋二十年往矣。闕然問候。亦十五六年。而緬想一堂。晨夕譙笑。則

未始不如昨日。益信流光迅疾。真類隙駒。就使鄙生得到赤松青草湖。伏謁臺下。或太翁肯過吳峰浙水。細談累月。歇歇若曩時。亦奚免分袂之便為陳迹哉。今太翁有孫幾人。大小且幾歲。潭府左右有無竹樹池亭。我翁收精斂華於商山中。定得一片紫芝地。同日月不老。出其緒論。以教下僚故人。則私竊望之。奈何言謝公捉鼻事乎。僕當年在長安。尚不愛東方生。陸沉大官醪肉。今蒙天放。正合晚食以當肉。縱茗以當醉。倦行柳陌。醒聽漁歌。以此斷送一生。至足矣。肯以殘年。更投苦海。自令垂朽之骨。為人牙頰間物邪。僕更二年。即六十。止二子。而一子又無孫。頗以淵明自寬。不至作仰屋歎耳。萬里瞻依。願掃橐無一物可展。而嶺上白雲。又不煩分供。惟台慈之鑒原焉。

與王豐輿觀察

不佞仲弟辱殿同升。於臺下為世譜。曩弟而季公斗文。又辱交好。於臺下為孔季通家。豈不欲數數承候乎。伏惟建節巴川。控制蜀楚。戟門無擅謁。區區巖穴之士。安得輒上書。以此惟鄉通塗。竊欽聲績。知非久端笏而入。杖鉞而出。培國

家熙洽之運。蔭映故臣者侈矣。若不佞一投耕釣。萬事去心。第願爲皞皞之民。不能不係心名世焉。

寄李本寧太史

下走束髮以來。仰臺下如仰左馬。而始終匏繫。執贄無階。往託邢子愿爲媒。近又託胡元瑞爲紹介。而自漸薄劣。卒不敢輕謁門牆。然每讀雄文。每思何以得充李相公書記。不虛生一世也。匪朝伊夕。廟朝卽借臺下爲宗伯。不則先爲詹尹。爲大司成。於時山斗彌高。祇增延企。又奚自而踐掃門之役耶。淮鼎餘丹。不惜被其雞犬。倘得比於宇下之小物。而錫之圭七。化此塵凡。卽鄙且衰。亦三三子之附庸矣。謹齋宿申其結戀如此。

與李九我太史

十許年中。蒙閣下視不佞猶弟。則視小兒固猶子也。今兒祖臯赴監。學荒質魯。望夫子加膝而誘進焉。命以新題策之時務。懇懇分過庭之訓訓之。豈惟小子。

卽不佞沒齒戴至恩矣。辛卯場中。蒙曾植翁。馮琢翁。兩先生掄拔。聞且入彀。而監試者有意斥落。感懷二老。終不敢以片字聞。爲彼耽耽。至今心悸。寧疎節而得過耳。便間求一及之。

徐賓陽太學

彤牋之召。水陸方丈之筵。儼如上賓。豈所以酌心知耶。且令僕倨諸長者前。通夕靡寧。顛此申謝。并希宛致諸長者。張郎益麗。語益雍雍。閣下且據有之。毋致人作春明夢也。高朋滿座。詩酒日新。恨不得顏唐其間。窺閣下麈尾動靜耳。對盛饌不安。欲遽歸。歸而想像。又興復不淺。安得置我于村醪野藪之坐。爛醉麗人傍十日也。

高蓼莪太史

不肖流離末裔。敢驟援天祿石渠之宗。况在網羅。遙通譜牒。寧不深愧且畏。顧山陰世次。具載乘中。而繇汴徙浙。繇浙徙閩。又具聞之先世。輒上狀台翁。不以

冒昧爲恥。又卽愬言家難。竊怍怍。怍怍焉。蒙閣下警而收之。爲泰岱之土壤。崑崙之細流。榮幸甚矣。復憐而救之。孟夫子謂同室纓冠。鄉鄰則閉戶。信乎一本。雖離之百世。猶休戚也。台翁千古高義。俠人肌骨。豈易筆舌頌而狗馬旌報。昔我遷祖東溪公。遭府帥舜陟。以檜故陷之死。今讒不肖于監司者。亦指時相顧。陷父子大僂。直指臺卽聖人乎。慈母乎。能不見拾煤而疑。聞三至而投杼起乎。雖然。直指臺何心哉。霆砰電射者。天之肅萬物也。非天私怒也。風和雨甘者。天之育萬物也。非天私喜也。第天高恐聽高。非得當代一大人鼎翰。天其開霽耶。斯閣下俯念同宗。卽發咫尺之書。委曲開陳。其必惻然哀。廓然大虛者也。謹布謝申懇。伏惟慈鑒。

與王辰玉太史

陳與郊

去冬蒙手命之辱。荷佩刺心。卽慰藉非常。讀之不覺傴僂。而所以暱弟者至矣。顧弟自投草土。寒谷死灰。不深負春風披拂耶。伏想清和著作日富。當令屈宋迴席。班馬望塵。董賈在門。廡間何但三試三魁。並驅文毅而已也。老師感時憂

國。正氣塞天。願伯兄以少忍濟之。

與萬震澤開府

一別十三年。生平管鮑之知。與酒譚茗語之歡洽。俱不敢序矣。今臺下爲周爲召。而不佞弟爲樵牧。臺下勳伐。與黃河泰山相帶礪。而不佞弟業在屋角一茅。又安敢追序耶。一蛇上天。一蛇蟄。卽朽不願春風知。竊句譬無閭三誦焉。掃跡山中。適歸義寺遠公。持其師雲松書來。諄諄謂轅門高僧。雖無投體地。邀不佞片函充典謁。不知不佞非嵇家小子。亦何路通山公牘也。相公倘猶念招提旦晚乎。庶幾賜僧雞一尺地。伏楮馳神。北面但有戀結。

與周懷魯開府

臺下駐節吳門。相去一衣帶水耳。而不肖羈身穿側。旦暮橐餽。瞻遡戟門。何殊萬里。往年之宿眷。卽日之寸心。空輾轉。踟躕靡聲也。星迴燧易。倏爾再春。聞台臺瓜期在此月矣。依依魂夢。滋戀行臺。願得假翼爲燕燕。談邪台臺還朝國事。

非艸莽者所敢問。唯是吳越大侵之後。憂亡患饑。不無以洲渚爲營窟。棘荆爲庾廩。萬一黃巾青犢者。陰哨其間。明使君或一聞之。至尊斯社稷徙薪策也。願爲東南留意留意。

與唐凝庵少卿

別如昨日。倏爾十年。雖一再相問。何解勞結。聞翁文爲園甚曠。喬木蕭森。百移百就。此天相高人。成快事也。而又多良朋勝侶。嘯吟其中。或命酒徵歌。或手談坐隱。無一非希有之樂。弟竊擬之列仙中人。其誰曰不然。弟在斗邑中。邑中不以遂俗偶請謁。輒題曰固。以不喜出門。輒題曰適。以不向人訴廬產日削。輒題曰小饒。按之實無一焉。長安近事。如傀儡。如蠻觸。如黃雀螳螂。知不滿仁兄一笑。第世局至此。設有非常。殊擾人鼾睡耳。奈何。

報張憲周大參

再見薛 岡十韻

足下在西塞。從貴屬陸君之爲別駕者。一寓書。反汝上。又從貴州陸君之爲吏

目者一寓書。而來翰中語不及。豈其浮沉耶。丈夫雄飛雌伏。遠處四隅。霄壤茫茫。縮地無術。所藉以慰相思者。惟是入行。而江鯉雲鴻。又不足憑。洵不如魂夢中。翻得聆笑言。而接顏色。天下事庸有不若夢者乎。僕年已四十。蒲柳形骸。漸欲向槁。尙不能勒一家之言。高自標顯。忽忽悠悠。亦如在夢。差可送日。若一甦惺。反思去日。不大可畏乎。足下一代偉人。今借作周召。分陝而鎮。誰謂西方半壁。太華一柱足支哉。嶽色當衙。河聲遶郭。大助文心。恨無從攜足下。驚人新句。踏最高峰頂。搔首問青天也。近得佳兒否。念之。

報憲周

跡雖萬里。心實一堂。不意足下之於鄙人亦然。屢分臆俸。何德以承。三世膺錫命。足稱異數。卽擬奉命播之風謠。而會使者急返。立索報音。不佞無八叉七步之才。未敢率意而就。知足下當以齋捧入京。此時必有長言請教。三都賦成。玄晏自宜有序。當爲足下圖之。

與李國徵學師

人方梯山航海。訪道尋真。僕有真人至其里。乃不能昕夕參侍。而反以面目向風塵。良以入口非硯田不餬。吾鄉非餬口之地。不得不移其身于河東。而移其粟于河內。先生之點文。能使頑鐵成金。若能以此法指西閣前之石。岡且卷詩書。而向閭里。便可昕夕于先生之側也。笑笑。別後新篇。想當日積高山流水。鼓向何人。偶遣小力歸存。敬訊道履。有奉懷奉贈諸什。此中無從覓佳楮。未敢即致。願以歸日。

報莊仲肩孝廉

僕詩如其人。衰殘面目。第可向白首糟糠婦。若使對二八嬌娃。有掩袖而走耳。足下雖嬌娃。爲我貧賤之交。猶糟糠也。願存老婦之心。一笑。新句大佳。能選勝。又能寫勝。無如足下矣。小作旣承點鐵。僕于尊稿。安敢辭攻玉邪。王丈未之晤。讀其詩。想見其人。和則未可必也。

與王鄴生尊輩

不記何年何地別先生。先生如青山白雲。無時不在我目也。姚子雲言。駕至。急欲走晤。知館楊太史家。貴人司閤。性所畏見。先生能過我寓齋乎。尊不空也。

報隱鱗

從右仲得手書。承念久客。勸我還山。肝膈之辭。津津在筆。感激可勝。弟之游跡。未有久于此番。都城大疫。老友相繼作古人。大可悲駭。六十老翁。更何所望。不啻兄言。亦有媿其歸之不早。顧弟性不能營。絕少儲蓄。落落蒹蕪。裝無計趣。然使十年不蓄。將十年不歸乎。因萬不得已。欲從水程。秋仲或可解纜。願掃西齋落葉。多覓黃花待我也。丹青曹君在都。而弟無交。當托人求之。以答尊委。今尙未能。

與本寧先生

小春花放。希見少聞。如此炎旱。百物焦枯。而玉蘭盛芳。可稱三花樹矣。三花仙本。足徵先生百歲長生。而蘭稱玉。又類階前玉樹。堪作賢公子三桂齊芳之讖。

良可喜也。岡卽不敏。當與社中諸丈。各賦一詩以紀其盛。恐主人亦不能無言。

與李子敏

爲子述作移居詩四首。雙柑樹詩一首。呈兄轉致。弟詩債償矣。子述酒債未償。乞兄笑而達之。

與隱鱗

不律久操。雙眼都壞。曾與兄言。今歲當暫輟故業。尋故人餬口。而不意其以艱去也。不得已留白下度暑。暑中無所事。得了詩文宿逋。亦釋一肩重負。弟北矣。研田分定。食粟有方。如何可言。

報河間徐春宇太守

郡當孔道。知太守必苦客。故過而不相聞。進者到。僕遠矣。過門不入。足下得無見憾乎。新刻一種附往。見其言。如見其人。

與熊子牙

再見譚元春友夏四首

久不讀兄文。滔滔洋洋至此。弟嘗言閉門人方可游。閉門卽是思。游卽是學。雖然未盡其妙也。閉門可學。出游可思。兄之思。所以滔滔洋洋。弟猶知之。况兄之游哉。案頭偶有同人會卷二本。損其一歸兄。兄能讀此辣文。餘人不爾也。

復雲松大師

萬里辱惠書。貺垂念篤矣。回頭舊夢。已破十年。大師猶不忘故儉父乎。儉父令結魚鳥緣。人事都絕。無能爲法侶先導。祇于最契萬制府。潘小司寇二公。充介紹耳。然而法力道望。自足動羣公卿。僕安能益須彌芥子也。

與曾堯臣

弟中秋後。游峴首鹿門之間。冬煖如秋。肩輿無所不到。人天歡喜。至相界祐。歸路得一奇石。空中多竅。勤百二十夫之力。始得致於漢。由漢入西江。水抵寨河。

遂爲園中物。又得一大堤女。字剪剪者。李郎貧士。致此異人。纔及岸。對石與姬。姬未及入房。石未及上砌。而房仲使致書與詩。又得吾兄新舊兩書。則是人天歡喜無已時。而弟遇多奇也。但其中有咽而不能句。句而不能反復者。則吾友士雲之歎也。嗟夫。造物往往收弟所親愛。而如吾堯臣者。又隔數千里。而尙未一見其形狀也。士雲之亡。旣三日夜不去心。故其序房仲詩。亦遲三日始涉筆。其文頗有情理香味。亦似石與姬有以致之者。堯臣試觀之。以爲然否。又未知於堯臣所謂皈依淨土者何如也。石頭說法。鸚鵡念佛。當亦不遠耳。

答李漱甫酌甫

承伯仲垂問鄙舉。讀札中語甚妙。竊以爲婢妾。不是極美。親近佳麗。卽是極醜。亂舞西風。亦有些些興到之趣。格外之奇。此子恨不大佳。又恨不大醜。親之則似輕身。遠之亦似無謂。所以未免悶人。未免節欲耳。書付一笑。以當面談。

答陳令威

再見魏大中孔詩

關門見長之地。亦叢忌之地。百惟慎重。弟方爲世詬病。而效喋喋于人。可笑也。

與徐永平

譬之真金然。烈火煨之。其色逾顯。衆口之鑠。其何恤焉。今不肖亦在洪鑪中。顧何以自見也。做同年陳令威。弟鄉舉同門也。今理關門。而列銜得與賢者同署。渠困衡久矣。思翹然一見其奇。其人非無奇者。惟台丈一左右之。

與黃石齋

麤卷奉上。求書先人行實。及贈弟入洛諸詠。爲弟三徑之資。董卷以暇了之。墨四笏。筆十矢。茶一缸。皆揮翰時。所有事焉者也。

答田平鄉

入都餽遺者。屢有暴客之警。而此風不戒。蓋託在都下者。其志甚于暴客也。不肖攜二三童僕于此。足餬其口而止。不敢復爲暴客。積台貺附壁。伏祈鑒原。想

不肯于旦晚間。亦得遂初衣之願矣。

與張侗初

從舉業得翁臺。從封事得翁臺。而竟于車塵馬足間。失翁臺也。竊不自意鄙人之姓名。亦在翁臺胸次。做同年錢御冷。道之詳矣。蒙惠大刻種種。踞而讀之。諸晰理經世之文。咸具。而按拍程古尤精。佩服佩服。拙刻二種呈教。則家世織屨之業云爾。不足當大觀也。

答曹允晦

泰山其頽。豈有若可似。而形容敘述。責不敢辭。顧何以扇履徵耶。行略未蒙見寄。然弟亦當于歸田時了此。且無庸汲汲也。姚公祖爽氣亮節。品既不羣。而片言定漕事之紛。感尤次骨。載在隰桑之末章矣。

答陳如葵

人之信毀也。易于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微知之。似葉之身。逢候搖落。儻不卽隕。良晤非遙。不一。

答樂昌王

每辱遠念。感荷不淺。所委當卽致之。恭儉美德也。子與氏以不悔不奪。爲恭儉之實。大藩夙敦禮讓。而以小嫌招釁。抑豈有依艸附木者。不無小有悔奪于民間。羣小收以爲利。而大藩代受其名乎。此不可不察也。伏唯留意。

答趙岐陽

石刻見惠。古文奇字。鐵畫銀鈎。儼如蒙雨登衡山巔。讀岫螻碑。一時寄托。不在人間世也。

答李心白

中不肖。取伎于世實甚。願何如。台臺見伎于昔日。觸邪指佞。獲報甚奢。屈軼幸

生于堯階耳。非然者誰許之。當門而不鋤也。

答潘生

再見馮夢禎開之

周元孚。僕之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許足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此友盤桓。最爲有益。百衲絮衣。平時或妨囊篋。天寒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于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免夏蟲疑冰。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固有能有不能耶。陳公衡屢不與薦。甚爲憂之。然渠自有命。倘德業有虧。則師友之事也。

與屠長卿

謝生回。得手報爲慰。伯母大慶。弟未及親致觴祝。殊非子姪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何月耳。談玄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身。卽無大效。亦無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

拒之可也。足下慧業文人。卽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不爲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豈真得點金術乎。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入城。吾幾失公矣。蛙蟻六卽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賞音。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一聆河漢之譚。豈不快哉。

與屠

聞人林生尙貞。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中名姬。相從十二年而死。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珠玉。貴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斬。能不爲林生差排繡腸乎。屬其事便造謁。敬爲布此。林與劉姬。相遇顛末。足下如不厭聽。林能疊疊譚之。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偶憩寒山寺中。偶得尊大人之訃。傷哉。奈何至此。初夏吳閶舟中。與尊大人共噉鱸魚。復周旋虞山。此時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懸河。相對至夜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奈何卒有大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勸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爲異同。啓釁速禍。僕料足下不能爲吳太伯。必能調停于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箕裘。可永保無他矣。

報李玄白

序方構思。復以客至截斷。完卽馳上。跋語不妨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并告。

與鄧將軍

不面將軍兩日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渠有凌霄之姿。奈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真知言也。羽翮旣就。不佞且乘之。去爲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

世耶。敬謝。

答趙吳江明府

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之禾。尙未能入土。卽日得甘霖。猶可救也。貴治水田鄉。當必無恙。得無爲鄰境攢眉乎。問至。并精締之惠。具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墮地。一時肝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憂一方赤子。幸少寬私痛。加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于攜李。今不知所向。一相見。便遣就鳴琴之署矣。

簡夏懷碧

再見王思任季重六首

麗人果解事。此君針綉。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卽欲爲之作緣。恐職方亦自嶽嶽。買魚銀貓則可。買鱖魚銀貓。無此理矣。

簡項聽所

數局如破章邯。年兄從此當投誠折體。弟不吝以歸命侯相封也。氣殺。氣殺。

上黃老師

隆恩寺無他奇。獨大會明堂。有百餘丈。可翫月。門生曾雪臥其間者十日。逕下有雲深菴。曾以五月噉其櫻桃。八月落其蘋菓。櫻桃人噉後。則百鳥俱來。就中有綠羽翠翎者。有白身朱喙者。語皆侏儻鳩舌。嘈雜清妙。蘋菓之香。在於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神。老師不可不訪之。

簡趙哲臣

汾水西流。弟願隨去看李公子王氣。隨上清涼臺。食古雪。袖天花數朵。歸壽老親。未必不韻。謫官何足掛懷。

簡周玉繩

足下旣在承明。當日討典故。上下千古。如九經廿一史。我朝會典律例。都該講

究批評一番。以爲異日綸扉秉政之地。昔張江陵爲翰編時。逢鹽使關使。屯使。各按差使還朝。卽具一壺一盒。強投夜教。密詢利害扼塞。因革損益。貪廉明昧。阻通之故。歸寓篝燈。細紀筆札。其儲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如只風花雪月。一吟一咏。以青州從事。醉鄉溷過。卽此先愧科名矣。不佞南還在卽。恃足下過謙之愛。藥石留別。幸勿吐之。

再簡玉繩

不佞得南繕郎。且去。無以留別。此時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若驛遞不復。則換班之小二哥。扯繆之花二姐。皆無所得饜饜。其勢必搶奪。搶奪不可。其勢必爭殺。禍且大亂。劉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驛遞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語爲券。

與同志

繆沅湘註
四首

今人好鬪葉子。名曰馬弔。巧變百出。善此者。卽似痛飲讀離騷。稱名士矣。不則

羣然目爲怪物。此正舉國皆狂。而國君不狂。必使之狂而後已者也。士君子或出或處。進德修業。總須及時。日月擲人去。甚可畏也。黃魯宜云。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夫學書。未藝也。比之弈棋。差賢。至鬪葉子。又大不如弈棋矣。陶士行嘗謂大禹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真名言也。蒲博之具。彼以投之江。時流葉子。愚請畀之火。雖然。但可爲同心者告。以兄勤敏篤學。有心經世。亮不至河漢斯言。

誠幼子

日月如流。分陰可惜。汝不立志向上。一味昏惰傲忽。從此墮落。安所底乎。損家庭之素尚。叢恥笑於都人。便是下流矣。汝甘則爲之。昔魏收折節於弄戟。張充易操於臂鷹。士安感任母之誨而受書。甄琛慚執燭之言以進業。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不然。自暴自棄。汝自受之。後時而悔。恐其無及。

與符曾姪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帖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已事上之道可也。况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臨民所宜。惟留意慎然焉。

與唐雲客

斗室如鬻。日展新詩。便覺清風習習。滿几案間。不啻招涼珠玄冰丸也。滌暑解煩。於是乎賴。謹步數韻求政。奏巴音於韶護之側。多見其不知量耳。然以篤愛。正藉彈駁。開我蓬心。

與倪鴻寶論書法

再見黃道周石齋四首

書字自以道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道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豔。筆意偏往。屢見蹊逕。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撤。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

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尙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其二

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摹之制。極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俛人。終冀吾曹。勿着此手。

與繆湘芷

湘芷兄垂念深至。蜀道水曹。盤錯冰蘖。叱馭之身。優游薇省。不過爲不肖翦厥羽翼。不置言路耳。世寧有玉骨金心。能閒度日者。舟楫礪金。隨處自著。在熱場中。徒生猛火。每念尊公盛德。令弟英姿。得以粉署餘香。旁修萊綵。何樂如之。浮雲變態。朝夕靡常。雖或赤或青。均之幻氣。嚮稱三老。又得邀福林泉。命黍身安。何可及也。不肖以去臘游山。墜于懸崖之下。左手右足。俱不自支。遂絕意世路。

君平自棄。何可復收。每見人改官凌躐。常爲深歎。性分中自有經綸。大爵高官。何與人事。正于閒定中。可以自致。不爲遠耳。做鄉寇攘。頻仍日夕。爲蒼生痛楚。何期得與台兄晤話。附空函去。以證來時。

又與湘芷

諸兄言別。幸過一晤。僕亦越鳥。卑晚南枝。奮飛之情。何勝睠然。

答潘虔臺

節取

艾南英千訂

凌君雅士也。不孝生平不樂干有司。而遊客之來敝邑者。則未嘗不與之周旋。蓋臨邛文雅。安邑口腹。使其無累地方。亦古人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君。則云未嘗過此。想由他途入白門耶。適金陵友人。有以畫工薦者。詢其長。長於畫菜。能窮菜之種類。與其壯老風晴雨雪之變。卽令備畫諸種。製作一屏。取先儒咬得菜根斷。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曰百可。且自爲記。使朝夕顧之以自勵。亦法衛武公耄而自警。湯武之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牖之箴也。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潘虔臺節取

不孝居此半月。聞見頗詳。已目擊某令君杖斃五命矣。細詢之。自至憚以來。已杖斃六十餘命。嗚呼。朝廷祖宗法度。珍重民命。至再至三。卽犯重辟。亦必法司定議。而後成獄。奈何草菅至此。昔賢云。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今不孝云。皇帝也救不得。惟老公祖救得。倘借鼎誨。使之易忍爲慈。計今至入覲之時。可活數十無辜之命。其爲太夫人期頤之助。固十倍于編橋渡蟻也。恃在愛末。故敢語及。幸鑒其無他。

與陳令威兵部

柴紹勳延喜三首

每憶廁陪杖履。徜徉終日。蘭菴是投。嚶鳴相感。卽西園飛蓋之驩。南州解榻之誼。不是過也。旌旆旣遠。頰仰浮雲。黯然銷魂者久之。親翁以干將之才。當巖關之任。甫下車而英聲遠播。寓折衝于樽俎。屹國勢于長城。勒燕標麟。翳惟親翁是望。親翁之出。曾幾何時。都門可駭之事。層出疊見。罪璫之疏。大快人心。本非

無因而發。或見其肺肝之旨。內庭執前事爲口實。牢不可解。故舉朝爭之不得。相公爭之不得。廷杖及于曹郎。緹騎逮乎侍御。侍御之逃。相門之圍。有目者總未經見。水火之形已成。玄黃之戰未已。歷稽往事。會有如此世界。而不銅駝荆棘者乎。那得不令軒冕興冷。泉石情濃。親翁惠迪之吉。想與日俱茂。燕雲遼樹。寒裳旣難。嗣音久絕。茲因鄒父母之便。稍布區區。

答吳師每觀察

祖臺以間世之品。秉憲於浙。心盟皦日。政肅清霜。嘉肺無覆盆之寃。塗野絕吠。龐之擾。寒峻負才之士。翦拂而啣知遇者。歡聲溢中外。矧弟蒙昌猷之嗜。注愛倍深。而茲賴較切者乎。計疏譁軍一語。大可駭愕。當日洶洶荷戈。環列城闔。微祖臺威信素孚。變且叵測。令一下而莫不懾去。迄今感者有心。頌者有口。乃以此議祖臺乎。譁軍之外無別辭。亦見良心不昧。且議之以因循。政績班班。從未有勤銳如祖臺者。司計諸公。未必非護惜正人。特以微言塞責也。曾何傷于日月乎。公論已明。竚將大用。第不知肯垂念并州。仍節鉞蒞之否耳。

答洪中丞清遠

袞衣入虔。勸以謁處。赴闕。南北風馬牛。遂成疎節。而龔華茂歸。得郇翰。拜謁。既感。忤無已。峒寇發難。老親翁且勦。且撫。幸獲蕩平。方謂福造三藩。聲施千禩。而悠悠之口。反以此爲過端。嚮在輦下。見有媒孽者。曾向要人力爭之。今疏更屬浮誕。已移書諸同調。代鳴不平。但瓜代尙未有期。出處關係非小。倘能旨榮歸。環召亦定不遠耳。率爾不旣。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稍節

周順昌

計澣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床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烏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鍾。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畫眉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

堂晝卯而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聞中接邸報閱之。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簞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入股緣。請予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貧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沈遲速。何所不可。且幸叨一第。卽不敢云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此弟可自信。四知己。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間嘗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鬚藥豈少哉。實

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卽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權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之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答王逸李

三見馮夢禎開之
三首

僕所蓄先輩舉業甚少。微倖後。亦遂爲人持去。我構李惟吳君名維禎者。構蓄極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爲紹介。然愚見尙不滿項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商周器物。雖有瑕毀。當存其真。今俱爲刪潤。何異削方竹杖。漆斷紋琴乎。一笑。

其二

足下經義如快馬斫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一旦遇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能無屈抑。恃愛及此。惟盡撥外緣。齋心槁形以進之。

其二

伯啓不能久掩。不及少效礪切。然願此兒兼收秋實。以存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惟足下以僕意申之。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慎無輕議改絃。

尺牘奇賞 卷六

與支寧瑕年兄

趙維寰 三首

春暮紆道過我。雅有雪夜扁舟之致。業許留而輒去。豈真承興來興盡返耶。邇日秋飈薦爽。知兄奇思勃發。高文豪詠。有可卜戊辰大業者。幸惠一二教我。屈指爾時。必是元城公爲政。吾兩人且勿論。山陰兄謂何。總之世局日新。滄桑倏忽。到爾時又未知和尙在。鉢盂在耳。不腆將念。併狂刻附覽。使兄知腐儒作用。

與支越槎

邇讀邸書。天變人事。日異月新。茫茫前路。宵未可曉。處此世界。卽黑頭宰相。似猶不若皓首廣文之爲適。所恨者多此折腰態耳。若長公之急急於此。似又非筭。此局止宜爲貧。非可爲富。如果志在行道。何不身寄百重。造福一方。豈然抒發其生平之爲愉快乎。

與沈伯子

近作鏤刻沉微。能驚人亦能悶人。驚人可。悶人則不可。且其悶人處。又往往不以意。以辭意悶人不可。醉悶人尤不可。且辭之悶人。又往往非以自撰。以摹子書自撰語悶人不可。摹子書悶人尤不可。嘗讀兄歷試卷。知兄本色。全以雋爽妍秀動人。繁露諸篇。絕少此四字。舍己之長。而襲其渾敦淳固之貌。以爭勝於鬪鷄走狗之場。必無幸矣。吾浙之善摹子書者。無如翁一癩。一癩高發。在甲子七篇。七篇得力。又全在首篇。今其文具在。曾屑屑摹擬子書否。若一癩之天生品格。自然與人不同。又無論摹子不摹子。而所以爲一癩者。更可熟思也。何如。何如。

龔華茂明府

張 墉 石 宗

十月初十日歸湖上。魏塘一函。尙沉篋底。逡巡不敢發。恐鳴鴉之聲。唐突庭際。賀燕耳。兄才大而膽薄。守峻而性慳。行高而氣傲。恃己而不肯舉于人。此華省

六館之良。而非守令之器。東嚮讓三。西嚮讓再。虛邀恬退之譽。則有餘。案無留牘。催無遺科。立踐循良之寶。恐未足也。竊冀兄大其膽。弘其量。平其氣。使人職詳。而刃游于虛。或者其濟乎。弟患難奔馳。年年作客。弱翮倦矣。既不能效邪許助。而妄肆枘鑿之言。不合時宜。狂奴故態。幸一笑置之。

又與龔華茂

佟中丞向雲倩言。華老作令自有餘。第不知能辦賊否。弟聞此益爲兄慮。昨得手札。絕無投艱任重之慮。徒作怨生望死之言。不勝駭異。今日作令。尙得鳴琴種花哉。民愁生怨。詎賊至煩剿禦。猶可爲計。獨錢穀收解不清。至爲上官所挾。便有性命子孫憂。將順趨承。役胥長技。當謹防之。局外借籌。與局中游刃。絕不同。兄須整頓精神。以保終譽。毋使人謂兄只會辭官。不會做官也。弟年來日日分謗。此行耑望分輝。多病無能。不得赴召。果采蕘言。亦足微補海嶽也。無物將忱。以此代貧者之贈。

與陸夢鶴明府

弟前居北閣。日夕局踖。昨移小寓。略覺寬展。便竟夜安眠。想天寒風緊。貴邑福堂中。除重囚外。豈無輕繫可保釋者乎。幸兄撥半刻暇。先取監簿詳閱。見有情輕者。再取原卷質之。毋訊吏胥。吏胥多欲。毋詢原告。原告挾讎。斷自一心。卽無濫枉矣。弟向在劉羽波公祖署中。因嚴寒亦有此請。公祖頗樂聞之。惟逐一批查。美意竟爲奸胥所奪。瘦斃者纍纍。弟至今猶悔失人與言。煥老所知也。惟兄豈弟詳明。故以此言告。冀廣好生之德。祝伯母遐齡。勿怪弟多事饒舌。

王石雲先生

某荷國士之知。屈指踰十年。銘肌如一日。安廬間時驚烽火。懸念啓處。中心若焚。屢附郵訊。不知皆得達乎。比見榮補版曹。始知出山之信。雖私爲慶抃。不敢片楮輕入都門。聞借司餉。竊謂虹舒電爍之猷。正當試之盤錯。旋念三空四盡之日。不免大費經籌。目今儲糗已盈。飽騰有賴。樹蔭侯第一功。不止爲建牙開府地也。某五入棘闈。皆遭駁放。五年中。三遭大戚。繼以婚嫁。夙貧之家。萬難支吾。飢來驅人。萍梗未定。稍得膏火助。當決策深山。簡練摩揣。仰報恩遇。至若提

搆噓植。不能無望于師。客路空函。自知皇恐。漫述近狀者。窮呼天。疾呼親。恃天地父母之心。不加督過耳。

與朱岷左

張元祐才仲首

拙句請教。可以簞溪酒相償。相如云。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請完璧歸趙。吳才老韻補。貴友處既有此書。當倩一力往索。蔡邕得曹娥碑。夜暗。手摩其文而讀。吾輩垂老讀書。尙可遲旦暮耶。切囑。

東朱璧人

每得佳句。每逢好花。輒念病叟。所爲人皆集于苑。子獨集于枯。只此一段懷抱。風致。度越等倫數倍。惟有閉戶讀書。庶可明報耳。近讀杜詩。其愛君憂國。苦樂痛癢。一一托之于詩。真得三百篇遺旨。如盧駱王揚。高岑王孟。到底是風雲月露之詞。視杜先生有間矣。意到偶及。

復呂文倩

朱高洽培宗三首

弟向有譜序三五通。奉之同好。其中原流切要處。已少少盡之。大約此道登堂。推文三橋。而何雪漁則敦龐變化。搜秦漢之理而舞蹈之。致陳文叔則精工盡美。更秀穩無疵。其原出自何。而的系相沿。不得不以辨香歸之。時人求新。弟止求古。時人求工。弟止求拙。時人求奇。弟止求真。弟之不逮時在此。而時之可商者亦在此也。兄問的派。有心哉。暇時列所從來。備商之。何如。

與沈自玉

拙冊告竣。大筆始至。卽借重殿軍。非敢忽也。亦欲令玩者知有後勁耳。書畫論四十二則附政。幸勿哂其迂誕。出利斧削定之。舊墨四笏。係家藏。湖穎十矢。重購之賈者。少貢臨池之用。天霽如洗。庭前掃除瑩潔。今夜冰輪垂顧。定有佳色。惟卽振衣。無負良景。

與蘇澳生

昨席間無朱虛侯。便成闕市。致先生匿影遁去。未申杯敬。歉仄何似。某兢兢心字。

學有年。楚中丁麗老。草書佳。隸書更佳。近日書家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僅求新異而已。要之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少離法度。至於漢隸。以森嚴爲縱逸。以遒勁爲圓通。結構無痕。藏巧於拙。麗老可兩無負也。及鍾繇艸篆。種種入妙。私心好之。今聞自柯山入省。適弟欲集諸名手。寫文一冊。名曰文字師。意圖佳文佳字。共師之。敢求慨揮一頁。弁之冊端。珍重百琲矣。

與嚴二求

張 愬僧持

辱垂注真至。并訊邇來晨夕何人。想見道胸關切。示以求友之誼。感戢感戢。竊謂閱世久者。所嬰世網。輒復不淺。胸中機變。隨諳練而日增。難與作緣。除數十年深山蒲團上人。惟一二英年得天趣多者。庶幾近道。比又得二友。一曰劉子次遠。一曰盛子清溪。其人雋爽好讀書。皆將來卓然有用之才。尤喜其諳練。疎而機變少。與之盤桓較密。且以歲寒友相期。大約清溪亭立秀上。其品似竹。次遠勁傲類松。而經冬彌復見其蒼翠。獨余愛他風雪。偃仰自放。殊爲慚負梅花耳。聊附一笑。

與卓辛彝

徐士俊賢語

冰雪上公車。鞅掌盡瘁。而仁兄不以爲勞。春暮南還。冬殘北指。短衣窄袖。半染京塵。弟之得晤芝顏。僅在靈壽禪林。小樓片刻而已。思之可勝惆悵。今且上苑春明。看花馬首。人生得意事。仁兄唾手掇之。不知視我輩老蠹魚。何時化爲脈望。若弟之視兄。則惟咏美人如花隔雲端之句。安敢云同學少年皆不賤耶。猶記癸酉科。偕仁兄被放之後。遯跡柳堂。月下泛方舟以娛。燈前賭橡栗爲戲。手製鱗飴。聚友朋大嚼。以消磨歲月。兩人胸次。各各不忘。而乘車戴笠。冰炭懸殊。跨馬擔簦。雲泥迴隔。更可賀者。仁兄高步瀛洲。花磚日影。稱金閨之名彥。讀中祕之異書。儲相他年。登仙此日。此皆從冰雪中磨鍊出來。嘗見曩時用小印章。文曰。富貴吾所自有。何前期不爽若此。然弟窺仁兄自許。又豈僅區區富貴也哉。憑楮依依。願言不盡。

與胡雪田

尺牘奇賞 卷六

一五七

日者高車北上。弟不及一攀馬首。疎懶之罪。又何可言。第思吾兄疇昔忠孝之懷。現於眉頰。至於言及名山大川。悲歌慷慨之士。未嘗不咨嗟色動。邇聞吾兄補大行之職。行人者。以遠使用者也。名山大川。久掃烟迹以待。而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得望見龍門。便欲拂拭生羽儀。品題增聲價。卽如周子大赤者。與弟生同邑。長同塾。握手之情。等于骨肉。其爲文縱橫奇崛。俯視一世。出其緒餘。爲詩古文辭。益復跌宕吞吐。如瑤天笙鶴。近以直北黃金臺。高插天半。效徒步入梁故事。思得長者一青盼。或不至金盡床頭。卽不然。便撞碎胡琴。亦不虛仗劍孤往之意。弟向推此君詩畫雙妙。以爲今之摩詰。吾兄所過快意之地。命此君圖寫之。自筆筆有生氣。此亦豪士本懷。不惜爲君潑墨者也。故敢奉書以聞。幸吾兄留意。

答沈魯餘

客歲從內弟案頭。窺見仁兄新刻。不禁解頤。遂爲僭筆數語。今復接琅函十五義。匡鼎來來。使弟幾無坐處矣。西湖梨棗。光照國門。弟何能忘一辭之贊。倘亦

摩詰所云。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羅衣時耶。文章意氣。會合有期。從前疎闊之罪。一切謝去。幸此後得時時奉教耳。原稿謹璧。梓成祈見惠數部。鼓吹詩腸。餘不觀縷。

與卓左車

丁卯渡頭一敘。凡六易星霜。四方之士。且落落如晨星矣。獨念老伯桑梓盟壇。何至爲白門雙柳所絆。使不肯未能時時向玄亭。問奇字耶。邇來佳製。當必纍纍得一字。不啻得麻姑一米。今奉拙刻三種。實亟於就正。亦寓投桃報瓊之意耳。伯紫兄近况若何。烏衣巷風景如故否。興言及此。復爾淒然。茲以君家康樂便鴻。附數行奉候起居。莫謂秦淮水涸時。竟不通雙鯉也。

與陸升巒

宅上之巢青閣。雲間董宗伯眉道人兩公。素所盤桓處也。不佞何幸頻來。下榻於茲。追想高風。攀躋不及。然心竊自喜。謂名園向無俗客。則風雅林中。或虛一

席以待後人。是未可知耳。因成小詩博粲。兼請盡發金石圖書之祕。爲閣中十日娛。茂樹陰陰。竹風掃榻。兔泉芥茗。相對閒評。良亦一時勝事。足下其許之否。帶水非遙。行將至矣。

與徐野君

陸進三首思

先生楚游三載。昨聞歸里。江山花月。想於古錦囊中。收拾殆盡。何時一至。巢青閣上。悉傾珠玉。細數離悰。卽刻燭剪蔬。快足千古耳。同盟王又韓。風流豪爽。文壇夙推飛將。邇來政聲藉甚。王子固多才。得南州高士之模楷。爲不淺也。近有詩詞數種。亟欲就正。大方幸蒙青眼之施。卽是青雲之附。勿因帶水。遂隔蒼葭。敬掃竹徑以俟。

與查伊璜

先生度雪方潔。千雲直上。凡屬聲氣之末。罔不思附龍門。昨者擁臯談易。直使田何王弼。拜在下風。拱聽之餘。益增佩服。至于榮觀絳帷歌舞。恍置身十洲三

鳥間。不知此外之勞勞車馬塵爲何物也。承賜佳製種種。且補實甫漢卿之闕。瑤天笙鶴。尙在雲山。先生之開導羣迷者夥矣。揣此布謝。容當晤悉。

答朱近修師

睽違絳帳者。十有六年。方諸立雪之誼。負慚無似。幸於越州公署。得佐周旋。稍慰離索。復爾別去。不覺神往江帆。頃荷師臺投我珠玉。照耀蓬蒿。五中銘之。正使寸草心長。春暉難報耳。至若大集新成。辱問糠粃于下士。自揣分非玄晏。安敢弁冕三都。但得附騏驥之足。馳騁中原。俾海上潮聲。時聆鏜鞳。則含宮嚼徵。皆師臺之賜也。肅勒布復。憑楮曷勝主臣。

與陸衡如

周漢傑房仲

前得家訊。知兄邇日亦遘鼓盆之厄。古來貧士。多以室讎爲憂。少此一段因緣。似亦脫然寡累。但在家出家。非俗慮損除都盡者。未易語此。形影單寒。固非丈夫所惜。而一切措置。動多掣肘。則弟自遭厄後。歷歷嘗之。兄便能作頭陀行徑。

乎。不腆附陪。諸未一一。

報許同生

再見趙維寰鏡叟

扇頭佳句。已獲世寶。乃復重以分俸。雖使我嗜味頓腴。而以雀鼠爲廉吏耗。不甚愧乎。當今世界。尊官固不易做。如守令一局。差可置身。而翁臺猶拂袖賦歸。超然塵壒之外。金牛兩坵。亦何減彭澤三徑也。同視風波之民。真不啻逕庭矣。

與徐野君

卓天寅火傳

萬里橋西。子美擁書高嘯。辱在猶子。未得長侍教言。誰謂非肉食者。前在省中。見舍弟案頭。有老伯製詞一本。冰窗無事。幸賜簡讀。未能擁爐命酌。供雪兒之歌。亦庶幾私揣旗亭甲乙。以消丙夜。望之。

寄徐野君

姚 佺 三 期 首

三十年青年宿德。不會于吳而會于楚。又楚之僻壤。相逢杯酒。大約造物好奇。

避康莊而趨野徑。法境人境。皆如是也。既命小友。竊附同心。此後凡在選事評林。彼此相共。矢以同道相成。甚勿以耄而棄我。弟於一生甚孤。邁心獨往。如麀獨跳。不顧後羣。然世間怨誹。亦不無憂心悄悄。今者荆吳延訪。闡入風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恨我。而欲殺我矣。吾道其不孤乎。前見王牖老古文。甚喜。每一題至。輒熟於翻案之法。張融云。文章彌患凡舊。一翻卽新。而又謾謾有風霜之氣。是又吾黨之嫖姚選軍也。因是急欲往雲間武林二處一徵。便速竣文源之事。若到湖上。何人可恃爲領袖。幸與牖老商量一書。爲我指南。稔知東南之間。蠻氏觸氏。戰於牛角。血地數千里。其旌旗蔽天。皆書慎交同聲二字。吾老矣。姑皆年少。吾豈可以入其軍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爲之執鞭。所欣慕也。同社中有此等否。如其不能以兩公之心爲心者。不妨卽止。不惟不可強。亦不必也。恃吾黨素心。愈少愈貴耳。

答徐野君

卓發之 左車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聞近履。接佳作。破除世諦。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

令於末法者。世上野牛鳴。一當師子吼。將何處生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耳。近有械園十六題。在寒氏舍姪處。或仁兄神游此中。便可為拈數首。或盡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但須有以寄示為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覲面相呈耳。途間凍筆。不能更言。

報徐野君

弟方鬻宅買山。為投老計。雨侯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瓊瑤。墜入幽谷。但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諸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圖卒業。乃聞已付劄氏。何不却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敍。念之悵然。

與卓辛彝

駱弘珪仲如

張使旋。拜誦德音。繼訊咸仲兄。益悉近祉。深慰馳想。邇來世運漸就泰寧。然斷鰲鍊石。所藉廟堂諸公之補綴者。正自不少。台翁翺翔仙署。養粹木雞。斂手靜

觀成局已審。旦晚爰立。出其素所儲蓄者。而次第布之。弟雖老。猶得拭覘弘豎。將鼓腹而歌太平也。新父母下車匝月。雖未大有所設施。然從旅謁時。瞻其風采。有可愛畏者。斯真吾邑之福。惟是夏秋以來。旱澇相循。恐西成不免失望。輟耕隴上之夫。眈眈虎眈。伺間而發。憂方大耳。無以勝之。曷以安之。弟正欲爲今之誦法渤海者。下一轉語。不審台翁以爲何如。野君近况奚若。吟興想益豪。然不從狗屠擊筑輩。悲歌燕市。而日共臯夔爭勝。廣揚間。豈所謂窮而後工者非耶。

與鄧孝威

諸九鼎駿男

淮揚浪迹。已次星迴。籍甚欽遲。庶成握手。幽蘭雖結。道履未親。延望海陵。時深浩嘆。秋間返里。行李忽遲。遇合爲奇。欣快何似。方期捉麈披襟。爲十日之快譚。揚千秋之風雅。乃伯紫使至。啓函發緘。遽爾言旋。仰屋抽思。錯愕累夕。參商旣杳。參差徒吹。復承獎借。感愧未當。僕以下才。處末世。自宜閉戶學道。何堪出門論交。乃佇意友聲。輒同性命。猶之學琴者。志結于望羊。習射者。心存乎懸虱。以

僕志意竊云似之。雷陳之訂。敬置中心。敢不勉旃。以承高誼。又允尊集。竟不得觀。欲問子雲之奇。未發中郎之祕。悵結無已。郵緘得便。幸以相貽。翹結懃懇。想無不悉。

與胡彥遠

陳參平建

京姪之逝。繼以愛女。蘭摧玉折。真不堪回想。然細讀來教。亦是平日許多微細積漸。沾泥惹絮耳。豈便是天然之則。猶冀返觀昭曠之原。昔賢所云。急手脫去。做絮荆棘。非所望也。至家門之說。則不然。陽和之氣。未必不在嚴寒結凍中。但早一日不得耳。正若憂來無方。若更種種提掇。何時是了。不如一總不記爲善。看來人世滋味。卽復蘭玉盈階。袍笏盈床。祇我胸中多架一棚傀儡。究竟何趣何味。人情大惑。於沒趣味。此身世中求少趣味。往往受累在此。如蜃樓海市。一起一滅間。不勝悲喜矣。達人觀之。以爲何如。

除夕與胡旅堂

丘象隨二首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當如是除去耶。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友兄襟被過西軒。當燒紅蠟兩枝。辛盤五供。椒酒數行。與友兄屈指。指今歲三百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驚人之詩幾首。飲酒幾石。笑幾回。哭幾次。清寫一行年譜。以遣今夕何如。

與高雲客

僕僻生東海。匿跡淮陰。孤踪落落。竟不知南海之濱。道山之麓。有大君子雲客其人者。則丘生不得與海內名人。方幅齒遇。亦有愧已。僕記丙申之秋。獲與胡子旅堂。定交淮上。旅堂學識沉深。人倫高矩。不妄有交遊。獨與僕輩有物外之契。要平生之言。接待以來。覺文章性命身世之故。事事得所歸宿。其明年丁酉。分手西門。客舍柳條。東山瓜苦。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茲二月初吉。特擊楫渡江。抱年來著書。升旅堂一奉芟正。而旅堂亦正操舟北渡。將視僕淮陰。遇于吳之行春橋下。握手道故。欣慨交心。語未更端。即爲僕稱閩南高雲客。至性不移。交道中。可託緩急者也。自是同舟數日夕。輒稱雲客不去口實。旋從行筇出雲客。

手書不下六七緘。每緘紙尾。未有不及丘生者。嗟乎。僕何人斯。乃辱海內有道。記注若此耶。足下愛旅堂。卽愛僕。僕雖不知雲客。知吾旅堂。知吾旅堂之友。定不苟然者也。縞紵何期。金石共矢矣。頃下榻旅堂。日從遊西陵南屏間。與諸同人作平原之飲。湖山如畫。勝友如雲。輒恨吾雲客不同此集。昨暮入河渚。經營買山。曲渚迴塘。茶香筍肥。移我情矣。久悉足下。亦有移妻子就旅堂共隱之約。諸葛隆中。幼安海外。江海橫流之日。唯在依託命世。善爲行藏。是今日第一事耳。兩兄業成。僕定誅茅結隣。來作附庸。諒不我拒。舟次與旅堂作奉懷詩。書便面請正。出入懷袖。不啻身侍襟帶間矣。

寄徐野君

陸上瀾 狂生

分袂忽踰三載。每念仁兄高情綺筆。夢寐以之。而聚首之期。良未可必。賢者相遇。若是之難乎。時於天石處。詢及起居。知仁兄勝情豪舉。風發泉流。輒醜酒遙賀也。辱示新咏。秀惠芊眠。逼真徐庾風格。寄懷一什。益感注存。昔人有云。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弟今直欲似之矣。讀伊公二刻。想見五陵風致。從遊有此

傷人。當不寂寞也。何時放棹鸚湖。於蒹葭白露間。作良晤耶。望之望之。

報野君

卓 同方水

弟自病婦溘逝。氣塞心枯。無復人世之想。展轉思之。食貧五載。善病三秋。未有開眉之日。一旦摧傷。悲痛難言。荷承佳詩。淒豔絕調。長歌過于痛哭矣。豈惟弟切哀感。亡婦有靈。應九頓黃泉。以報明德耳。

與彥遠

葉雷生 著先

重九後。遇舊僕。讀家書。廢然自失。忽于函中得旅堂手書。撫几擊節。金石皆鳴。丈夫脊骨如鐵。要須四十九年後看耳。非彥遠乎。誰能收爨下之遺桐。識青城之病鶴乎。

答龔仲震

再見陸 圻 麗京

僕生平迂鈍。天性在繩尺中。乃最厭禮俗之士。復不可曉。比住仲震廳屋東頭。

一榻。持螯拍浮。與三二高陽徒。去衣冠。散髮鼓掌。耳不聞治亂。口不置臧否。一旬休暇。懷葛同之。乃知憂能藥人。狂可使狷。使吾黨兄弟。蚤數年營糟丘事。亦不至駭世拂俗。煩鼠輩作蒼蠅聲。尙何險塗難御也。今僕已矣。別足下後。與家鯤庭攜短籍數篋。單衣襜褕。踉蹌入南都。鯤庭既謁。選無期。鹿鹿長安道上。僕反肩斗室。牽被苦頭岑岑然。深秋勁寒。木葉蚤下。龍山無飲。鳳臺不遊。京邸牢蕭。都無好思。驤武羈棲。固不得異此態耳。別諭貴邑號稱巖劇。其亡賴盤據。故須得彊幹吏辦之。新令忠厚長者。然材略亦素優。不遂調。今題寄此道歸。更令鯤庭艸手函屬之。使得奉明訓。以免罪戾。斯固薤嬰盛事。令公正欲執轡市中。也。做里友人憂危。大略如僕所言。我輩處斯世。若稍求聞達。卽不能苟全性命。隋珠彈雀。每以爲痛耳。十日爲期。還相暢談。江帆亂流。對之神往。

再寄鄭牧仲書

陸 增梯霞

空山落木。行嘆坐愁。兼以歲宴孰華。益增騷緒。美人云遠。我勞如何。古詩向以陶謝並稱。然謝曲陶直。謝豔陶樸。以陶視謝。又覺謝之鏤金錯采矣。前每讀翼

六諸吟。道韻道澹。其于彭澤。不形似而神似。殆天性也。近世異學爭鳴。風雅淪喪。永嘉之亂。老成謝焉。惟足下及翼六輩。登高而招。用弘夙旨。斯文之責。輒當舉以相畀。至於七言古。則斷當法少陵而棄長吉。諸近體。則必取王孟高岑。而置郊島元白。蓋元和長慶。自不及大曆以前。久有定論。非創通之說也。景陵拘墟之見。欲操戈於北地。濟南諸公。譬之持藜藿以入侯門。捧糞壤以塞孟律。劍首一映。何關聲響之數乎。退之有云。文無古今。惟其是而已。然所謂是者。要分離乎左國班馬大家諸文。若夫晉宋之駢語致辭。齊梁之蕪音累句。退之未嘗涉筆焉。然則無古今者。文家之心。而惟其是者。作文之法也。海內名山三百支。山三千。而金簡登封。必以泰岱爲歸。百川奔注。經流支離。水經不能盡載。而朝宗東下。必以海若爲歸。歐虞顏柳書法。各得一體。而臨池神品。則以右軍爲尙。魯國皆儒服。而孟氏之願學在孔子。夫作詩之法。亦必先定其規摹。豈有異於是乎。頃天初雨。讀周易稍暇。偶書所懷。以備前議之未足。

答賀無黨

陸 埏 左轄

聞則括蒼。動定嘉勝。良慰。且麗情高寄。雅善纏繇。楚客有懷佳之吟。詩人多反側之義。方之明公。風流共貫矣。但前東隣小姬。聞已爲武弁所得。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殊可悼惜也。然何地無才。豈必鍾美於是。武帝好馬。而天馬來。葉公好龍。而真龍降。歸碧玉於汝南。接桃根於江澣。亦在乎覽者之自得耳。傳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與繆湘芷先生

程光祿 奕先

日日讀佳篇。但憾其少。何當覓一長箋。奉求大書。得讀之數日。乃爲快耳。茲上涇連一幅。懇新句。爲光重。以家母壽六十。欲製一屏。爲貧子者。雖平日無以爲養。而獨于此一日。覺未能脫然免俗耳。

與范潞公

再見姚 佺山期

閒人亦有忙事。鹿鹿麴糴。有妨政務。今日雨窗。撰成天一閣記。先將奉教。其風雅。轉小序。不出明午脫稿矣。雖然輕塵足岳。墜露增流。不惟無益。徒自貶耳。奈

何。

與某同學

再見朱高治三培翁

讀兄新制。丹烟候足。絳雪自飛。竟可螻蟲五岳。蹶淞十洲矣。近代惟王遵巖爲此道巨靈。此老氣可狎溟。喜風雅者。畏其狂瀆。不近邊涯。其實不從此老腹中穿過。豆眼蜚肢。必至作紫玉杜蘭之響。可憫惜哉。聞兄近嗜震川。此遵巖手足也。弟故妄言之。然不免爲小巫饒舌。

與某同學

乳畔帶來。總是一等醍醐。其中分智分愚。却是頑水一滴。障滿胸膛耳。向來屢道遵巖。不過借作清涼散。滌去頑根。若死拈一位遵巖在腔。便是泥菩薩。千年呆坐矣。偶念前札之泥。故再質之高明。

與楊季平

黃石齋先生高足

尊師已作千秋之業。吾兄不欲其腕澤萎枯。吐鳳飛鵬。迄無寧晷。究竟傳人事大。傳文事小。便使隻字不存。鴻章盡落。亦不失為張睢陽文文山也。近日搆得一椽。為老母供西方諸聖。適生豚子。命名雲兒。即以雲生名堂。敢求入雲之筆書之。并望以此作跋。何日踵領。并暢迂談。

與繆湘芷先生

俞時篤企延

頃者奉候起居。因闈者苦辭而退。繼續華翰。屬書古詩十九首。前賢多書此詩。如弟拙劣。何克堪之。既承台命。又不敢辭。謹仿褚河南筆法呈教。前定為廿幅。太短而闊。合增其四。雖留餘地。頗覺為稱。東坡所云。餘紙留待五百年後作跋尾。我社翁聆此語。定噴飯滿案也。

寄胡彥遠

陸嘉淑 冰修

違遠色笑。忽更半載。春間聞駐棹鵲溪。次日即問之主人。而台旌已旋反矣。悵然悵然。昨從闈兄處見尊札。不鄙簡遠。重趁懷抱。又辰以姓名。欲使子猷迴棹。

正平廢刺。僕何人。乃辱足下念如此。年來頹廢。益自不支。每開卷見古人。輒爲短氣。且何以自策勵。寸陰片晷。馳速隙影。庶幾託之空言。劉會孟宋之遺人。李月溪江南故老。才薄氣淺。又未知其究竟也。爾胤西歸。率爾附候。

與祁止祥先生

陸雋升贊
二首

違教經年。想見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懷。而六橋花柳。便覺黯然無色。奈何。先生主盟風雅。筆墨之內。皆具化工。丘壑烟雲。咄嗟而辦。雋願時時。鶴侍左右。藉玉柄塵尾。驅除俗塵。不知何時。更續前此盤桓之樂耳。茲因便羽。敬懇椽筆。數紙。增耀寒齋。得荷慨然。榮踰九錫矣。

與徐野君先生

記十餘齡時。一識台顏于家塾。雖親附之意已切。奉教之禮尙疎。昨歲且草草完姻矣。葭莩之末。正思攀倚喬陰。而先生尙隔楚天。夢想綠楊赤壁間。有此流寓文人。追蹤蘇子。使雋不禁神往耳。茲藉衡陽便雁。敬修寸牘。遙候興居。知雁

樓集中。又增幾許遊覽之句。他日歸來。當洒掃巢青舊地。與先生小飲深譚。發錦囊快讀。但孺子學問不進。依然吳下阿蒙。恐先生不屑教耳。然不屑之教。是亦教也。望之望之。

招金茂生

陳琬瑛仲

向承枉訪。夙誼藹然。今茲文旆何之也。想當三暑。必還駕吳門。竹几藤床。諒多著作。渴望攜來教我。歌兒必賜留神。貌雅喉清。便是曲料。卽未甚習歌。無害耳。二種拙書。竢政良久。希旣命駕。仍攜一二善刀者至。使早畢災梨之願。專僮走請。是必撥他冗臨之。

與郭泰來

陳于泰大來
三首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寧俟文章鞞悅耶。然鞞悅者。不爲不多。僕似無庸贅矣。必責僕以言。僕固安敢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典刑。涼風初厲。伏惟珍重自玉。

答李生洲

嘉果見餉。矜弟之苦而分以甘邪。西域附壁。寒士以寒為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答費學卿

沈箕仲方伯。在做同年中。最為憐才。遇夜光明月。雖不能以連城寵之。然決不至按劍也。今資以八行。知兄嫌于自銜。已先託便鴻致之矣。

與介臣

釋正岳 齋堂

力承盛供。已損壁陰。重以衝塞擁送。雖出自弘願。初不以是為勞。然端坐受供者。可不知來處耶。愧謝愧謝。

答吳生白

趙志臯

鼎臠不敢再辭。恐非所以事長者。然得無已厚乎。即以充借花之供。無謂其不

度也。

與王鑑玄中翰

沈演何山

書則鍾呂。人則王先生。目中已有定畫。不遠千里。遠引仙舟。先生惠然肯來。不便當效家東老飲呂仙故事。重邀仙客留題也。至于一二萬金。此彈指間可了事。倘側弟子爐畔。甘匍匐下風。願作舐鼎雞犬。不識先生肯以不肖為淮南子否。

寄李善夫光祿

費學伊

前小价自荆南歸。云仁兄蓬戶而蔬食也。布衣而草屨也。晏嬰之儉耶。原憲之貧耶。胡威之清耶。相提而論。前無古人矣。顧檢囊中裝。不得仁兄一字為恨。中散絕交。似不當概施於弟。不然者。豈白首如新而弁髦遺之哉。緣沈直指入滇。再附尺一。漢之廣矣。江之永矣。望仁兄如姑射仙人。安得促膝劇談。一滌其塵襟乎。言之黯然神往矣。

與姜山啟

湖上游人如雲。買小舟如蓮葉者。亦如洛陽紙價。倘邀寵靈。頓免懷春之賦矣。

答陳心石

某終日偃扉。有泥水自蔽之癖。求如曩昔高賢良友。破我苔痕。開口一笑。欲去復停。真不易得也。清貺相餉。素交誼深。敬嘉二鎖。授之圍丁。使蔣生逕益深。非羊裘仲不漫開也。

尺牘奇賞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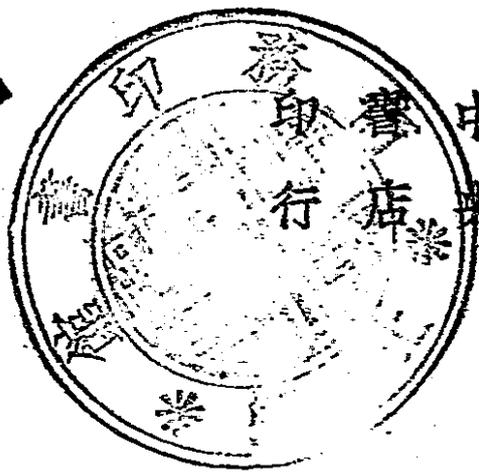
80

40448



天牘奇賞

湖上李笠翁輯



上海中央

1934

尺牘奇賞

湖上李笠翁輯

下冊

1936

上海中央書店總經售

尺牘奇賞 卷七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復甄大司寇

陳紹英 五韻菴首

故監某。屍不循道。擬請牆上稱出。此議者一片婆心。伏承明問。聞之樊之柳尙不容踰。牆有茨其何敢埽。職不敢讞法狗議。啓復。

寄朱子瑕

與兄羈棲東粵。遷次南鄉。本時之楚囚也。翻唱大江東。斗酒慰勞。實情有萬不得已。別兄滂舟水底。寄命路人。倉皇取道。以維時纔有一線可乘之隙。實勢有萬不可已。長途官兵盜水火。刻刻爲難。閱四越月。出萬死抵家。老幼男婦。二十四人。幸皆無恙。若再與兄羈旅盤桓。聞粵西之兵。隨相繼下德慶。又一番流離死亡之患矣。卽脫此患。弟過南昌纔十日。便有金帥事。十八灘前後。能掩身六甲。不盡爲害乎。吾兄於瀕行。不登舟一把臂。弟諒兄非愒然。必勢不獲已。情有

所萬不忍也。今反側暫寧。看守之禁已弛。不乘時急理歸策。豈真謂鷓夷馬革。迺文夫事耶。鴛湖一片水。照人心魂。不羨故鄉生處好。豈人情乎。倘仍逡巡躑躅。使風雅相望。鋒鏑相尋。嗟嗟子瑕。殆未知死所。情劇泣上。因風寄言。

乞花帖致甯玉臣

秋蘭產于湯溪。土人攜易草履。值賤而品最貴。有一莖數花。如鐵線者。有一莖一花。如春蘭者。秋清氣吐。馥郁倍常。得于好事家。覓其久養俗稱宿盆。則根葉糾結。有同谿蒲石髮。尤爲盡善。

謝惠秋蘭

觴行無幾。便爾拂衣。清晝漸長。興猶堪給。秋蘭遠產。云藉便足。可以郵致。不謂特塵使命。甚慙緝芟陳人。重累採芝仙子。紉佩雅情。懺悔多事。

答沈燦若

僕衰病餘生。學修出世事。春三月。六時懺堂。兩辱過從。不及相接。適復病瘍。終日偃臥。駕枉又不能相接。茲幸初潰。淋漓禪襠間。猶能強起。隱几屬草塞白。庶幾一速。可以謝過。某原舊研席之。子其夫人壽。宜一廁名。但從來諸盛顯。不敢以禮先。卽錦旋亦未嘗通一刺。其尊人知有恙。惟時訊親知中。亦未嘗一候。恐人議其旁曰。此向來無多往還者。今亦作任安耶。近聞有口。買大廈不以安老親。故詩中微侈言之。不失風人之遺。然亦不合時宜一班矣。尊公復返棲水。何日來。想未免作蟠桃會上人也。

與夏彝仲明府

柴世堯雲倩四首

雙鳧榮發。自分道出西湖。折柳班荆。一攄紆軫。不謂紫氣潛度。使人望塵不及。至今跼蹐。年兄木天著作之手。暫播絃歌。數月以來。雲垂風抗。化馳若神。騰逸驥于夷路。躍應龍于洪濤。未足方其千一也。文人兼善吏事。古以爲難。兄出緒餘辦之。不獨增光吾黨矣。吳坦公令君。晤接每異稠人。皆齒芬所致。嗣後郵筒相及。祈爲謝聲。章有四兄。頗得相晤否。草率勒候。托蓮生家兄作置郵。外附拙

稿求政。向許作玄晏。不卜鳴琴之暇。猶能踐此諾不。

致祁世培侍御

弟垂翼歸里。僕馬皆瘠。隔岸越山。宛如三島。可望而不可卽。調飢之怒。何可喻言。年兄嘯傲鑑湖蘭渚之間。花開命酒。月皎攜琴。爲樂已侈。矧年伯母純嘏天錫。驪然安鍾鼎之奉乎。弱水崑崙。去此非遠。惟是聖明側席。鈞軸需賢。鄴仙楚畹兩兄。托弟致言。望淵源之出甚切。不日將沛直指之綸。破曲肱之夢矣。弟才匪世資。久耽懶慢。朱澹修先生旬宣秦中。絕不相聞。謬加推舉。恩命忽及。驚愧無所措。毋論才非民社。萬難仰承。且先子尙在淺土。家慈年來善病。恍然一子。安忍絕裾。按臺巡畢。年兄定得把晤。幸爲道弟至情。使遂留養。則母子依依。胥戴鴻造不淺。爲私迫切。千萬垂神。

致倪鴻寶侍讀

癸酉冬。長安接台輝。今裘絺屢易矣。言念德意。耿耿不能忘。珂從過西湖。萍踪

無恆。遂成疎節。年翁啓沃之烈。夙著。平章之略。日宏。用人惟舊。簡自帝心。枚卜吉從。直旦晚間事矣。世堯息影靈鷲。以候公車。舍妹壻錢郡伯。相邀入閩。嶺峻溪迴。閱歷萬狀。比至而知宦路嶽險。更復過之。妹壻競競官守。不敢少踰。閩人士素所見諒。不意撫軍新蒞。忽有爲之臧倉者。恐先入難免。成心。年翁能推薄分。賜之援手乎。倘旣溺之灰可然。先張之弧得脫。高厚之恩。世世以之矣。

寄錢堅白座師

世堯。遯遠仞牆。數襮於此。不獨祛衣伊阻。抑亦候訊俱疎。清夜自思。闊略之辜。擢髮莫數矣。憶堯以庸瑣之流。受知夫子。暨林張兩師。在三深恩。愧未克副。願張師建牙做地。林師闔浙往還。猶得鴈行夔立。時荷辟咄之誨。獨師臺辭榮嘉。遯騎龍弄鳳。翔嬉林泉。每有西風。徒令神往。台使遠辱。喜忭無量。盥沐啓東。長跼讀之。何師臺不爲子雲之麾。而慰誨殷勤。更踰曩昔也。旣感且慙。旋復自慰。方今中外孔棘。澗壑差安。老師主盟清江碧嶂之間。斑管著述。籃輿看山。高風曠懷。豈靖節能髣髴其百一。况師母夫人眉案相莊。吉康共履。三世兄飛鳴翔。

兼。旦暮雲霄。兼靖節所不能兼。不尤千古僅見乎。覽揆在近。擬訂同門二三子。旅進萬年之觴。乃祁世培將母郊居。陳渭璜。羊羽源。灰心仕路。金君啓濂。倒靛。且使者過行。未能留候。倍有耿耿。堯甲戌入都。驚聞先子病狀。踉蹌歸來。不及與試。三載苦塊。至今甫得牛眠。雖下帷山中。緝理舊業。素羸善病。兼多酬應之擾。茫茫津梁。未知安在。近刻二冊呈教。惟師臺丹鉛之幸甚。

與胡彥遠

韋人龍劍威

僻處山阿。聞渚濱有彥遠胡長公者。覽輝於千仞之上。而不與世共步履。時於道間相對。卽細訪高踪。道間曰。此不可得而疏也。不意流離患難中。與定山共晨夕。或晤談一室。或尋跡窮崖。無日不仰止。彥遠定山曰。此不可得而親也。不可得疏。不可得親。皆足以見彥遠。而不可以盡彥遠也。懷企乃三年之久。而欣逢在一席之談。夢想周閭苑之巔。而皈依值棲水之側。親炙道範。真可以容千人萬人。又如不見一人。是日正欲長跪請教。酒後潦倒。又迫于武林之役。不敢驚長者之臥。悵悵而去。徒令孺子望圯上而嘆息也。康山雖小小丘壑。然古之

君子每隱寓於斯。倘盟兄不我遺棄。一泉一石。得屬高賢指顧。清溪流光。孤峰發彩矣。卽不才如龍。謹築特室以聽玄言。便中附訂。

與鄧侍御

費學伊

恭聞大拜烏臺。北向雀舞。蓋豸垣重地。耳目重寄。以名公偉望。儼然司糾察之任。五岳皆增氣象。而况至人作用。譬之吳鉤魚腸。火化水淬已久。徐而出之。陸斬犀兕。水截蛟龍。有固然耳。敬抗首矯足俟之。

與李本寧

比諭由陝入晉。大是快事。長鎗大劍。翁何所不可。第醺醑氎裘之鄉。諸寵姬不耐耳。嚴君平謂州有九。涉其八。計翁賜履所至。于吳。於越。於蜀。于洛。于秦。于晉。幾半宇內。昔馬遷之文。浮湘轉勝。杜陵之詩。入夔逾細。然皆得之蓬窗葦席之間。與險阻艱難之日。豈若翁躬際太平。又親以宦轍臨之。文章詞賦。卓越千古。豈偶然哉。使至。拜命之辱。極感雅念。此行食棗而甘。齒頰餘黃。幸分以相啖。

與尹中丞

足下持節在里。繾綣諸故人。日置酒高會。又時分俸以佐貧者。諸故人大喜。過望。相如之歸成都。買臣之還會稽。其爲榮快。無踰于此者。某隔一衣帶水。獨阻晤言。我思如結。側聳軒車將發。敬遣一介。祇送前茅。靈州天下精兵處也。軍吏治文書。幕府上首功。不無事矣。惟強飯自愛。

與陶憲副

兩生來。說木人花鳥之喻。不覺絕倒。此二美。真天下奇麗。一時並出。無論黛眉餘瀋。潑墨成雲。題葉新詞。樂府爭豔。而齟齬一笑。回眸注人。我輩司空見慣。未免銷魂動魄。合眼老僧。定不忘隔壁釵聲也。秋水碧色。芙蓉正開。今日纔擢湖湄。同台翁過訪。北山似可邀入坐中。如南山。卽掀簾一見可矣。昨賦詩甚佳。而韻險可畏。與舍弟聊一效顰。博先生捧腹。

招李太僕

家有青衣一隊。能為杳渺之音。仁翁試過蕭齋。銜杯而聽之。不敢費公錦纏頭。但賦一詩見贈足矣。

與僭

聞有荆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有禮耶。抑執羔鴈先之也。足下清年美質。雅度冲襟。鴻舉鳳躍。天啓之矣。所企擯絕紛華。益加陶鑄。終先公未究之志。副不佞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穫者。未有鹵莽滅裂而得者。足下高明。自能早辨。豈待不佞之叟叟。

與王牖菴

汪煉南

敝同年魯生東白。文章意氣。久為吾黨冠冕。入都時。諄諄道及德意。口碑不忘。時以數奇不偶。鍛羽南還。弟身非摩詰。遠送丘為。刺刺此懷。百端交集。然幸託仁人宇下。獲所依歸。望老父母時進而教誨之。不啻弟親承盼睐矣。

與王又韓

周 撰 建 書

嫠婦劉氏。爲八甲里役。具摺求批。無所希倖。祇緣里長彭某。父子繼歿。其家亦係嫠婦董事。劉嫠恐彼年弱不力。後爲所累。不如已之。老健堪持門戶也。故願與之分認戶役。本嫠刻下營葬其夫。屬弟充葬師行脚。已大嚼其家旬日矣。今以此相委。欲以老父臺之翰墨。卜形家之寅扞卯發耳。附陳以博一笑。

謝友

韓敬求仲

新兒甫四月。便黠慧異常兒。皆藉嘉庇也。花鞋之錫。度週歲時。便可著爲繞膝行矣。謝謝。

謝繆湘芷

張遂辰 獅子

春來得陪梅花下。殊快素懷。隨拜佳什二律。將是日名家高宴。字字傳神。如此作看花詩。若遠若近。深得少陵波瀾老成之意。堪爲此花冠絕。不但在是會壓倒儕輩也。弟不敢追和。聊成十數韻。亦昔人避僧繇之畫而歸學塑耳。正足爲知己一笑。

與王子巖

再見曹胤昌石韻

殘綠猶矜。霜紅如潑。道人日出谷口。望仙馭飛來。忽接來章。輒使猿鶴齊聲。罵無好主。雖粗山醜水。不足辱靈運登臨。而咫尺洪崖。拍肩無計。亦未免秉心之維忍矣。老社臺得無與徐野老。因浪圍一步地。稍減風流耶。寄蘭兄札中。有俚言一聯。露上台覽。或同心枉轡。爲十日進桓。未可知也。望之望之。佳什壯涼高妙。哀激脫于自然。胎以元聲。吐爲絕調。南徐小阮。備極誦揚。弟無容置喙。必欲以九魂之音。編傾鍾呂。則社翁先生同野老見過。漢涌之泉。乃不知從何來。今隔屏寄聲。悶懣欲死。何序之有焉。原稿暫趙。以聽下同。中秋咏。和兩律呈笑。山居無扇。容遣役買之郡中。報蘭之章。話而不賦。爲我問蘭公。十二年契闊相思。那得作如此冒頭六朝文字。檄來浪裏。罰以百斗。仁兄不見顧。則亦遙觴。草報不盡。

答徐蘭生

曩者剪袂湖干。江南無恙。約姻指腹。商隱分山。謂旦暮別耳。何圖漏室破舟。不可收拾。吞天海浪。見及餘波。戊巳之年。遂濱九死。頗聞道履祥安。幅巾草履。陶情山水間。雖冀生南畝。饁餉無人。而避世牆東。和光足老。高吟鐵馬。亂雨楸枰。亦復何減佛頭風致。而弟乃從大小招魂。再聚五體。視道兄多轉一胎劫。來教子山哀怨之章。尙是觸眼酸心。非剖肝割骨之痛也。年來築袁夏甫土室。戢影其中。雙目不見日月。自分委形待盡。連床唱酬之樂。臨岐兒女之盟。留此一片癡腸。待他生發付。不意瑤函半天而下。把讀驚喜。繼之以泣。又入署晤子巖社翁。鶴影禪心。引人道妙。備問吉祉。殊慰積思。獨浪園紅葉。放肆燒山。子翁急買歸舟。咨來一看。爲悵悵耳。客秋太白東坡。騎箕來集。詩賦之次。指點無生。教弟觀忍蒲團。日尋種子。語多奧祕。事亦離奇。始信六合之外。別有天地。非我輩經生揣摹所到。貴鄉海波尙飛。巫山雨色。雙袖難開。何當一葉飛來。入石舫虹廬。爭仙鬪佛。寧必理庾信哀絃。似鷓鴣春怨。爲鐵脊梁所笑。王又韓父母慧業文人。現救苦大士身。弟衆殺中。感獨憐之雅。其恆居推獎吾兄。如元直之擬臥龍。然。丁酉江舫春漲。割明聖湖殘桃敗柳。來慰其風雨之思。何爲不可也。王白虹

社兄。病滯選濤。三日夜別去。到今引爲西陵之恨。子巖兄道心佛氣。獨不肯一遊山。弟嘗有詩云。無客獨能尋鳥伴。幾人真爲看山來。失之於兩王子者。將欲取償於吾兄。曾不識五更將散之筵。尙有十二年老朋。譁坐醅陶否。道隱僧乎。僧則鉢。鉢何必不楚。魏美累盡氣清。弟每拈瓣香。望兩高事之。吾輩文章性命。道誼之妙。正如馬跡蛛絲。若斷若續。獨深望吾子來相昕夕者。誠恐江令筆花。結果不得。丁丁雨落。恰有一着下不來時。故以尖竿奉進。彼二士則何間然。子巖署中一展覲。徒出其詩索序。殆猶以文字知故我。非今我也。且于泉石抑何落落。徐野君詩文祭酒。是君家物乎。籠樊二年而乃一見。又橫江飛去矣。良友推衿。其難如此。所望于後流者。又安可必耶。借韻成一詩奉笑。揉腹刺刺。援簡匆匆。未遠楚遊。萬言先寄爲禱。

答賀公調

龐承寵六錫

弟與年臺。舉同籍而仕同方。屬有天幸。在年臺以異才治小邑。日惟栽花鳴琴。事自就理。獨弟百爾棘手。靡一善狀。近復遭鬱攸之變。一榻之外。滿目丘墟。靡

知所處。年兄其何以策我乎。徐生文藻蔚然。知爲九方臯所甄定久矣。科試尙遙。頃季考之役。已拔寘前茅。稍爲之地。卓生尙未獲識荆。請以異日。終不令交臂而失之也。

答阮霞嶼吏部

再見陳紹英九嶼菴

臣家孟公好客。尊家步兵好飲。使卿孟相遇。當無投轄之煩。第荒蔬莖味。徒褻軒騎耳。馬金囊分自仙曹。更爲鄭重。韓李羨桃。天下無多求者。謝謝。

東潘古臣

腹心病深。我輩肢體。安得動掉無恙。明日援兵登舟矣。安步徐行之節。豈所語于匡救。設世事大抵如此。實安所利賴耶。歲聿云暮。得取椒花。共觴太平。便不啻含鼓景象。何意我生。便作此語。可長嘆也。

答林若撫

場屋老矣。久廢之後。涉筆反如試雜。重承挈命。非敢自遠。第科踞散人。復列濟楚眉宇中。自顧不類。不得不却走耳。大刻領教。容謝。

謝劉諶菴相公

某以爨下之質。猥蒙師相青黃。五達之衢。忘其驚下。皆藉伯樂一顧也。秋風颺發。每思奮翮以報品題。而炊熟夢迴。依然故我。因念古人感泣於遇窮。寄愁於報罷。亦以慚負賞音。不盡爲踣躄計耳。郭章卿品詣高卓。初以試事奔逐。繼且失意避人。千頃當前。坐失挹挹。歉也何如。敬緣返棹。附候道履。兼謝幣頌。

答張冷石

越關津數十里許。與畫舸相值。尺咫間。梭穿箭激。蕩然蒹葭秋水之思。嗣河山邈綿。日月迅駛。花明鶯老。一別兩期。每柳外蘭舟。樽前檀板。高風可握。落月在梁。顧英不才。屢牘長棄。明時泉石。錮於膏盲。文章奪其光焰。朽株槩木。孰爲之容。能適於用。翁臺澄神虛白之室。淨真太玄之門。與時無心。惟古是好。獨如世

需仁賢。渴漿飢食。曾學術足以撐決天地之垠。經綸足以補助時勢之缺。而猶謂莊荃自守。其孰聽之。遠辱腆施。未知所報。深秋樞竭。虔布素悃。未盡。

答潘藻生

弟鹿鹿拮据。既以世上緣。概不能謝。復爲衷血小熱。彼已都不肯釋。遂終日從塵沙污淖中。直沉到底。青緇事遠。白髮日新。此往不知所稅。遂決意乞一官。譬江萸野蔓。聊就花實。終春秋耳。頃緣話別。問渡雲溪。期迫務忙。信宿遄返。遙睇台光。五雲競爽。乃辱手翰。談今話舊。誼重情深。佩之以行。江淮間。祇可從星宿戴高深也。

謝柴延喜親家

弟以三之日辭廣陵。放舟不經故道。托順長風。盡脫外湖之險。九日巖舟清源上流。爲驩唯婢僕數人。政不堪問菜蕒也。嗣藉河伯效靈。雖日月倒流。沙潁柳碧。而布帆無恙。旅拖如浣。入口以往。遍皆水國。飄翔鏡裏。櫓擊樹顛。長年經日。

莫測津岸。止敗葦頽垣。出沒舟際而已。弟南北問渡者屢。無此詫觀。竊計何以方物。老親翁汪洋之度。湛深之澤。俾獲以詠以游。式歌且舞者。庶幾焉耳。別忽兩旬。秋且熟矣。未知僕輩刈獲何似。然喬嶽峙而衆山皆俯。江河潤而百川自下。揆於理勢。應無負德意者。第尙任畚鍤於他人之田。不得不以心計代手足耳。路抵夏鎮。草勒布謝。語云。去滋遠。戴滋深。政此日情事也。

東江魯陶

弟三寸無自鬻之靈。兩鬢有相欺之色。決計托後塵以千里。攜家十指。裹糧半年。望國門。投世閱。長安驢背。近可捫矣。米漿篋笥。慮爲典閹所稽。不揣煩所以導之。先令小力陳請。話闊年來。問徑山下。埃泥首面承。未敢絮絮因風也。

東顧定水

廣陵以北。大浸稽天。時見柳稍。出沒波際。刻舟如芥。容與水晶宮中。差無龍負。不至五色無主耳。茲已歌天津橋上之章。清嘯若在耳後。第酒杯茶竈。未得安

放。能不近市囂。一几一榻。霞光雲氣。時來座間者。仁兄爲我卜之。弟卽跨蹇驢。問徑矣。不更寒暄。

與柴嘉定

劉鴻訓 青岳

千載之後。無由見葛稚川王喬爲何如人。乃有風神縹緲。音節琳球。如柴使君其人者。何不可飛鳧日邊。燒丹勾漏乎。白鶴江上。片縷纖雲。弟每一懷及。仙仙欲舉。與李小灣楊侗孩。周玉繩諸公。津津道之。如出一舌。年兄真不食煙炊者哉。人旣入妙。區區吏事。不問可知。况自礪城來者。藉藉頌音。幾塞朝紳之耳。弟愉快又當何如。小詩寄政。乞點削之。臨絨耿耿。

其二

劉生攜手教來。久稽奉答。然非付劉生持歸。慮其無以塞命。亦劉生意也。海上仙人。時時蘸楊枝。霑灑膏露。治續陰符。與日俱懋矣。嚮來寄安元旭書。無不爲年兄推轂者。年兄何借。亦野人有悃。野人自輸之耳。往所乞金竹箋。肯見遺否。

其三

蘇門定海之間。有年兄在。弟得時分金竹之玩。卽腕中有鬼。遣之不去。亦須勉作塗鴉。但未敢博年兄一笑耳。手教牖我肫切。輒染一箋求政。年兄第爲我聖斧其詞。無論其筆法可也。

謝天部范潞公惠試秦詩紀

郭亮

古人讀書。於蕭瑟崢嶸處。每有窺入。夫蕭瑟與崢嶸。合言可以悟道。可以證品。今乃于兄翁見之。每見兄翁臨當世之事。一意擔當。絕無怯惜。意其詩當付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乃安和春雅。一本自然。賦詠若彼。寄托若此。是真蕭瑟崢嶸者哉。一再諷讀。積精蓄思。一朝自至。并其境地俱泯。所謂海上之游。山川林木。羣鷗狎至。寂寞窅冥。先生將移我情。品骨道力。又僅詩情已乎。

寄繆湘芷同年

高世泰

毫師兄來。何幸華翰注存。至以敝帚業見訪也。應命之書。忘其鄙拙。乃因得起居嘉祉。居顏子之巷。樂靖節之樂。伯玉方在知非。夫子自許知命。年翁其奚從乎。毫師兄盛稱年翁端居讀書。弟不悉所讀何書。只曰獨不喜讀佛書。噫。是仰窺年翁之卓識遠向。不隨世俗爲流轉矣。弟見夫侘僚亡聊之輩。多駕言出世。夫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安所托而逃焉。此固無如世何者也。乃若世之所趨。我之所避。世之所棄。我之所取。則又世莫如我何者也。獨居無悶。是何學乎。非義文周孔四聖人。日與相對。吾誰與歸。故于兩年來。嚴立課格。日玩一占。週而復始。誓將終老。不知年翁何以教之。拙刻六種。奉博拍掌。笑其多事。笑其不經。俱于是乎在。臨風惘然。

復柴振華兵道

鄭以偉方水

都下摳衣。時聆屑玉之誨。一行入山。遂爲萍梗。桃花源遠。瞻望雲山。無從問雁。祇煩傾注已耳。門下文武殿邦。斗山繫望。道宜超而直上。勢乃取于斜飛。至淮揚之擢。公論始爲一伸。然舳艫銜尾。夙夜轉輪。今歲之饒獨先。非門下捺茶拈

据。何以臻此。生甲煎淺俗。丙尾瑣離。歲月已如下坂之輪。衰朽復類深秋之葉。屢疏乞歸。未蒙見俞。松風之夢常在。叢菊之懷未忘。豈能如台翰所策邪。倘得遂初。扁舟奉訪。或能潦倒瓊花之側。未可知耳。忝旋率勒。伏冀益殫忠謀。以紓聖明南顧。

寄卓靜巖

姚玄煥爾含

聞警以來。凡五閱月。所在竊發。引領王師。有如饑渴。然今昔殊異。其實賊卽是民。有驅之使然者也。撫勦得宜。一良守令事耳。焉用桓桓剋剋者爲。上臺以委署爲便。缺久懸而京都未聞。五日京兆。但知梳櫛自肥。求其靖盜安民。亦可謂不諳時務者矣。年臺讀祕之暇。留心時政。亦肯取窮民肝膈之隱。致之當事否耶。

寄卓辛彝

關鍵六鈞

古來神物之興。類能雲雨天下。利澤四海。年翁不忘故鄉民生。豈非太平有期。

而倒懸可立振耶。語云。上有稷契。則下遂巢繇。鄙人得以安夢松風。皆故人君房之賜也。愚矇無裨山海。獨念芸閣之典章。保無殘闕。鼎湖之記注。有待綴成。此二事。非千秋自命者不任。舍年翁其誰。長安諸知己。不及時通尺素。見時悉爲道意。近狀無事縷陳。惟言臣某饑欲死而已。北風厲寒。萬惟珍重。

與汪羽六

趙芬芳仲
四首

呂姬者。金室麗妃。璇宮佚女。不納之藻。扁黼帳。而令幽夢芳魂。狼藉于敗薪之上。有肉者均爲分痛。仁丈以一矢下情城。置之歌臺舞榭之側。實爲陰德。寧獨風流。

復友

龍女欲來。宜有風鬟雨髻。但使裙拖湘水。襪染香塵。着甚風景。催粧詩。雖無當大雅。但自喜無玉樓金屋。鵲駕鳳臺等字。差免俗耳。惟吾兄點定。

致金比部

蕙漿梅釀。聊破曉寒。乃伴以拙刻。恐不足當下酒物也。奈何。

答同社

弟雖不肖。乃上帝戲臣。非若輩弄客也。請繳此檄。昔崔慊謂登我堂者。必讀遍五千卷。使慊不好讀書。則崔氏之堂。非目不識丁者不內矣。聲應氣求。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復袁少室

錢逸遺民五首

水仙蘇杭有贗本。乃綠葱耳。花香不減。第葉不甚韻。白門此種絕佳。弟愛逾此君。仁兄見贈。極爲知心。咏水仙詩。惟徐文長一絕最奇。謹書以爲報。夫有花如此。自宜與梅蘭共契。乃羅虬九錫。竟使與躑躅比肩。弟甚寃之。敢質之仁兄。不卜以弟爲知言否。

寄金伯維

去年初夏。托僧潭空。以書軸奉寄。至今閏復至。訊之則云。浮沉矣。邇來庸僧假慕清事。拾得塗鴉一幅。輒高懸淨室中。豈以譜慵軒銘。冒作維摩室記耶。今再錄一通。專力賚似。倘無當名園。則不如潭空藏拙之爲愈也。

答汪季良

榜字無當大觀。魏顏書上。弟于此道欠工。不過托名爲游食計耳。譬之乞兒唱蓮花落。爲生計。正不論歌之工拙也。若謂銳意臨池。欲希前哲。則諸人可欺。能欺足下乎。

與韓季若

斂錢爲婚。古之人有行之者。王敦之于阮修也。彼時皆名士慕義。故爭輸恐後。今之名義何在。尙望此乎。荆布自是美談。凡有女者。亦何妨練裳布被以遣。但知韓夫子非長貧。便有理會耳。

復朱無瑕女史

花如美人。詩如名花。芬烈掩暎。益助春嬌。羨服羨服。楊小玉出自蘭皋。蕙畝自解吐芳噴豔。然不意其工于藻句若此。別詩字字血淚。幾成妃子紅冰。使有人見之。寧令鳳臺久寂。鸞閣長扃邪。

寄都門社友

祝世培嘉植

入燕之舉。彼此勸駕者五年。無縮地之術。有登天之難。兄乃先着祖鞭。觸熱而往。才既云高。足亦爲捷矣。弟以半生淹忽。坐失太平。甫咏出門。輒憂荒亂。諸親知教言殷切。極體行藏。弟自籌之。吉星在度。到處洞天。運值其枯。滄海亦竭。有絕裾而往耳。

寄陳亮工

沈鼎新自玉

羽南歸。備述園亭佳勝。盤飧芬郁。令人西向涎流。不知何日作倒接羅故事。羽南文采風華。直有騫雲之氣。試日偶病而羽差弱。恐圖南之不前。自非假其羽翰。何能振拔。東鄰自媒。頰慚巧笑。故不憚豐干之舌。

答一生上人

疏冊草草書去。若欲托爲衆香鉢。非自聚恆河沙不可也。夫羨福者修福。羨慧者修慧。僕所交者。皆以多福多慧自命。知操何修乎。間有好修。有願無力。尙須上人載之大願。綏也。

與吳球峰

聞先生前賞徐郎傳。三復不置。今徐某卽其人也。于傳則賞。于人則棄。不幾葉公之好龍耶。一笑。

與凝叔

葉永圻藟二首

比日惘惘殊甚。不自識其何解。歸程已促。而友朋山水。到處難忘。况誼篤同氣。如吾兄者乎。弟向負廓落。以爲四海諸公。朝夕共處。何有往來。今此依依。頗爲腐生訶譏。予情誠未得所窮也。別已兼旬。著撰當復盈尺。前所垂教。弟已瀏覽。

數晨夕不能遽釋。大抵天資高朗。而以讀書積氣。氣或浮而難鎮。及其醇也。然後肆焉。故旁見側出。皆吾才分所餘。而不欲人受之易。求佳文于凝叔。猶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弟望莫及矣。年且差長。而師心寡昧。如涉榛塗。視吾凝叔。則翔翥層霄。浩落無際。歎羨之餘。垂頭抱慙。猶幸凝叔不棄。時提誨之。然事事不如人。至弟而極。非獨應制礫業也。今璧還尊。製七篇。蠡測無當。尙祈正之。但爲鼠曳者半。署中受鼠害最劇。官法所不能加。萬惟見宥。寒暖不時。山居尤宜珍攝。兄體清癯。弟每係念。因鄙言加慎。慰藉何如。

與善伯

行期已迫。無任驚痛。急思一面。千萬委曲圖之。或吾兄竟懇家君。入署一見。不則託青藜轉致。此真一刻千金之時。當面失之。別後相思。亦何益也。佇望良圖。不勝哀禱。

與繆湘芷

洪吉臣載之

佳咏奇快兩絕。可驚風雨。泣鬼神。又不止芙蓉泣露香蘭笑矣。容購篋索書。王李哲萎。鍾譚魔盛。得吾兄振起斯文。峨嵋天半。大海迴瀾。于今復見。何快如之。

答朱相公

失名

不孝素無貲。可以聚書。故鄴架之貧。甚于腹笥。近惟手錄數種。恐屬鄴架棄鬻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

寄李笠翁

胡日新天又

僕浪遊人間。竟不知如此世界。尙有笠翁其人。爲騷雅文壇。撐持傾圮。其賦長卿也。其史司馬也。其怨三閭也。其曠漆園也。其高太白也。其諧曼倩也。雲耶龍耶。笠翁耶。眉崑崙而足淵淳。硯滔波而筆搖岳。笠翁果何人。安能不顛倒予以神魂。驅馳我以夢寐乎。今先生固不乏執御之士。然先生座側。又爲可無胡子其人哉。當先生擁書把酒。策漢鞭秦。醉嘯兩峰之巔。酣臥六橋之側。是時僕或岸幘而歌。或曳裾而起。或出莊語。或出癡語。狂語。亦古亦今。非俠非儒之語。嘯

舞乎先生之旁。以爲文心筆興之起予。如君武之于少陵。昌黎之于張藉。百穀之于受菴。文長之于宗憲。若是則烏可一日無胡子其人。于先生之座右乎哉。瀾陵藥客。支杖板橋。欲溯無從。春江入戶矣。晨風時至。幸惠我以好音。

與方士羽

馬文燦含英

憶弟初入靈山。卽得獲交吾兄。一見忘形。快談終日。晰疑賞奇之外。凡冷泉松碧。鶯嶺楓酣。我兩人未常相對怡悅。邇時幽興。惟恐功名迫人。如是者十載。弟別谿山。靈鷲諸勝。獨爲兄有。又十餘年而陵谷變矣。彼此音問。遂疎久之。途遇。始知吾兄已證解脫。果名士風流。竟爲散聖安禪耶。令人可羨而不可及。近訊令親。知吾兄又於語溪設絳。賢者固不可測。弟卽欲買棹相探。而適有武夷之行。歸來約在鴻吟菊笑時。當躬叩禪扉。抵掌話闊。且悉九曲諸勝。爲吾兄數日清供也。

寄表弟卓太史

沈宗壇魯餘

尋手教注存。骨肉之情。知己之感。使人佩詠無旣。自念一生迂拙。兼以賦命不
猶人所雲流。我必石轉。人所刃決。我必藤韋。年來盜寇縱橫。一身多難。故首稽
一甃。遲疑未得。非敢自外。噓植也。表弟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咳吐意指之微。可
憊。懔寒末。卽從此躬耕力食。爲太平之民。無非天上貴人之賜矣。若夫造福鄉
邦。行其所是。此正賢者盡力時。弟唯有加額而已。但太平指日。玉堂之夢雖酣。
恐子舍之懷亦動。何日暫錦故閭。使賤兄弟仗庇松風。或可披帷一話。茲因羽
便。附此數行。世法寒暄。都忘簡率。

與總憲

再見錢 春梅谷

余同老爲先君大座師。而詩訓其孫也。朱金老爲弟大座師。而敬徽其子也。不
約偕來。而俱有求於閣下。豈非以翁臺必厚其舊僚。而弟自不能薄諸世講乎。
適已面陳。今導之使前。幸垂青照不盡。

尺牘奇賞 卷八

復白雲鹿門禪師

釋道忞五韻

六十不造屋。七十不造衣。此方內常譚耳。若夫出格而遊方之外。如趙州八十猶行脚。寶掌千歲走支那。則兄與弟輩。不過出幼孩穉而已。六十二而造殿臺雲霄。正是其時。彼五十稱壽而勞人遠祝。不亦笑殺二闍黎哉。忙不及走候。怒不過督。

與元長蔣孝廉

數載阻胡隔越。久乖魚雁。頃接玉如弟書。始知偕寶眷歸自江上。闔門俱慶。福履如宜。忻慰忻慰。念自帝京板蕩來。絕縣之覆亡者十而九。抑不似揚之埽土盡也。民至埽土盡。豈非樂深而哀甚者邪。於最甚之中。無豐德厚福而獲安全焉。有是理哉。則謂非天之眷居士不可。獨公車頓于癸未之役。猶恨甘泉淑靈。

之氣未發。越居士耳。然貧道邇來親睹宰官輩。以癸未起家者數矣。非其名捐。則其身敗者有之。甚而身名俱敗者亦有之。則又安知非天之與居士後。而實與居士先邪。所冀懋昭明德。以終迓天之庥已耳。天步尙艱。惟冀順時珍愛。

復清海魯太史

一夏貧病交煎。苦惱無量。幸而富有風泉雲壑。節巘明湖。差足樂饑耳。吳興之轍。雖未有期。然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余較相如病尤渴者。敬以來歲春煙爲約。

復淨遠禪師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託幽玄。扣關問故。飲最上之高流。飫稱心之雅論。開牕對古壁。移榻就青陰。弟于茲時。蓋忘今夕是何夕矣。乃塵纓未脫。僊苑難留。徘徊松徑。語別谿橋。則又何啻下嵩山。今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而已哉。次日卽趨神道路。訪靈兄于皋亭之西塢。承翰簡。遂不能以時裁答。媿惋如何。武林

谿口。弟已處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還識桃源路否。

復石衲道人

明夷蒙難。在昔聖賢。莫可殫紀。至若山僧。又不足言矣。東甌之間。自是業種五百生前。豈當事者。有成心于我輩哉。卽有成心。愈徵夙負難逃。此我輩學佛之徒。明見三世果因。而不從違世儒諉天與命之說也。如此則尙恐此番償酬不足。致有餘殃可畏。又焉肯打向別處流轉乎。辱念殷殷。至形謫詠。是將不朽山僧也。抑山僧何幸。小出而大遇哉。

復白雲鹿門禪師

歷考古今。弘法嬰難。自師子尊者以下。無慮數十輩。類皆瑰偉權奇。生知博達之士。豈大川利涉。必需善水舟師。而艱險危虞。天固不以等流嘗試與。夫弟本碌碌常行。乃膺天私篤。亦得隨墮其中。顧何福要天。而幸躡昔賢芳躅哉。今兄獨爲弟拊膺致歎者。得毋以弟尤存世俗知見。卽以世俗所應唁者而唁弟乎。

深荷厚遺。更銘雅愛。不盡。不盡。

與全菴進上座

釋通琇玉林三首

知掩室面壁。甚慰甚慰。年來深喜枯冷。夏秋之交。或嘗孤筇潛過。平分寥寂也。雖行止不可知。姑漫言之。不盡。

與緯書記

某今日趁早涼往草堂。幸公卽買舟到證果。蓋度夏必林泉。林泉又惟幽者爲勝耳。彥遠已回否。平遠乞致聲。功臣政云。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鷺。見吾常來此。似爲船子菴下註脚。然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庶幾此兩賢乎。欲言統俟面悉。不一。

與竹林山主

因感公輩苦心。今又鼓勇出山。迺復遇如斯阻隔。是不肖終無緣一到竹林也。

矣。凡事有緣則行。無緣則止。終不可彊。公再執而不化。則余必在千山萬山之外。

東汪與可居士

釋正昂字鑑

寓林先生。當代人文宗望。歿踰二十年所。僅獲附葬先塋。適歲殘日迫。想赴送之車。斷無幾輻。傷哉。難乎其爲清白後矣。憶公平日趨門者如市。其身骨未寒。且市化爲水。況更世難能。無改歲寒之色。惟尊公一人。誠叔世之古人也。乃今卜地古蕩。卜日戊申。蓋誼切生平。自能匍匐以往。更宜倡義同人。一往赴送。則前代高風。復見今日。知抱國士之感者。當不以世外忘情。強與人事也。

與李天瞿居士

居士八載之期。疾如過電。丈夫一諾。豈類常流。方今大道頽瀾。異見蜂起。實望有力如天老輩者。出奮吹毛。共掃狐窟。雪彌二公。雖乏周旋。或亦天與苦境。以磨道骨。不然。主者何以自解耶。

與法弟獅幢

頃聞吾弟別受新椽。有容膝之安。無枵腹之慮。以方盛之年。游無盡之藏。設非大福德人。那得此大便宜事。於此日漸月漬。使及某之齒。必且鎧堅仗利。可八面受敵。卽賢聖猶望影而懼。况魔異哉。今彼風方熾。請稍俟之。天定自能勝人。則尺蠖之屈。未嘗非造物者之所以成神龍也。至若曷者。回思三十年前所失。不知幾許。今日徒有臨風羨喟。亦復何益。

與吳仲木居士

曩聞尊公北信。一時熱腸難遏。舊習頓起。遂不知氣之過激。語之太直也。雖作近傷時。有失風人之旨。事多憤俗。雅非道者所宜。然世際春秋。處士得而橫議。劫當煨燼。野史可以備遺。故斧聲燭影之疑。反藉參詳於僧紀。界虎投豺之罵。亦嘗取快于詩人。今以人論地。故不免聞事無明。若觀世論交。亦頗覺真情實錄。設引分自嫌。忍癢不搔。以諱自忌。隱痛不砭。外不敢顯彰。君子之善。內不敢

直據疇昔之心。此猶喉之着餌。有非賤性所能忍也。

與瑞舟師

兩承衝寒過訪。皆不及信宿留連。殊多未盡。放生社之舉。轉業河爲慈水。已是勝緣。更舍菱米。種蓮香。亦復與西方何遠。以施徵報。師之仁壽。可同彼佛無量矣。

與聖木師

山中聚首。月無虛日。不知被甚業。風吹散。動隔數年。徒爲高峰白雲所笑。兄雖孤寂老窘。較我爲甚。然冷泉無恙。勝我多矣。凡於對境逢緣處。但作知足想。不作不足歎。便是離憂安穩幢矣。

與獨嘯禪師淨照法主

東西兩臺。金銀二泉。悶則高登。煩則快飲。湖山幽曠。獨得超然。春秋霽清。無日

不往。自謂此生。但爲吾有。無端墮作蟲豸。打入保社。都將此樂。全副讓與二老。時值院務蠅攻。世諦蜂集。回望舊遊。大似仙凡升謫。不免清夜淒然。時發懶公之嘯。若非二老。在爾猶我。或落俗漢手中。縱不妬殺。卽當恨殺矣。不知二老正在藉草蔭松。淪瀑煮石。相視而笑。目空海宇。還爲我留地。抑笑我失策耶。雖然。人間清樂。造物大忌。居者當自珍惜。無太狼籍。似我致貽後車之戒。此浪子憐客之熱腸。幸勿疑我之不實也。別久書此。以代捧腹。

與吳巽之

比見近作。益古雅精出。自是必傳之業。奈世俗悠悠。雖交滿海內。曾未有爲老居士計此。敢望司篋。以全藁惠我。俟有微緣。當與知己謀爲公壽。卽未能盡付。棄人。至心血所鍾。必不忍置之可惜也。數十年道誼。除却已躬大事。餘習未忘。僅此一項耳。望無虛所往。萬萬。

與心衢法師

通者指動累百。蠶食彌旬。蓋三峰之腹則果。而十方之腹則糲矣。雖藉毗城之力。得感香界之施。然剌主之肉。填客之瘡。卽覓心了不可得。亦何以自安。執事諸公。衆大居士。皆藉道重。百耳同音。幾於靈山一會。重見今日。琴鼓相逢。殊足千古。幸爲一一道謝。

與吳子厚居士

今冬南國雖幸小穰。然償負一空。甚於大禋。况江陰厲魃陽候。接踵爲虐。則珠視其粒。素封猶然。况寧甫居士。以計口課入之家。竟減一壯夫歲食。以供禪旅。此雖子厚孝長兩居士。作經有自然。非此老道骨宿深。安能施越常情。有若是耶。神契之交。不敢泛形齒頰。惟此老默然相喻于不言耳。

復王東里居士

釋明方石甫

下雪峰。滿擬走候道履。奈隨緣轉。流覽古汀。淹滯山水。曾以數行遣徒代訊。復爲永安路阻。至今覓便無郵。每念華林把晤。若非老居士打開格則的。又焉能

令貧道肆口恣心。橫拈到弄。爲作家相見也。呵呵。冬制正結建寧之普明。而洽禪友適至。捧讀翰招。住持三平。不勝踴躍。奈先一日爲建陽靈峰邀住。未及應命而至。然積想未消。終當向百丈際邊。與老韓覲面相見。不煩向侍者處尋消問息也。偈扇伴啓。草復不宣。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覺浪

衲前在龍淵真塔。正當擊水尋珠。聚沙稱佛之時。而高軒偕葵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鳥逞機。自應有冷眼俊心。觸發天分者。得非主賓酬唱之妙密哉。錢牧老數會省中。以慙大師全集屬爲序。極稱粵中。幸大護法得傳寫正本。來江南校梓。使法乳流通。則曹溪肉祖儼然未壞也。文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啓手足。此靈源以逝者如斯。所讀之萬卷書。今在何處。父子間。當有不隔者。悟此薪傳之密。則何詫徐師川之獨入燈林哉。特述慰詩。聊表微意。嘉禾拙錄。并塵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藥也。

復大中丞益城姚居士

釋通容費隱

令弟向在金粟。每稱誦台臺。胸藏二酉。道佩三車。儒雅風流。異於陶謝。卽世離世。火裏青蓮。居塵出塵。污中白玉。私欲一覩光顏。未能如願也。不意今秋。扶起太白峰。拓開景德寺。使某刺腦入盆。迴避不得。自此拖犁拽耙。何日能脫鼻繩。伏承玉章煥煥。佳句琳琳。觸人心目。神御蕭然。真風柯月渚之懷。詩中有禪哉。但此段機思妙造。騰騰躍躍。活活潑潑。推其原始。從何處發來。不可以玄妙解。亦不可以有道通。於是了悟得去。則見當人自古至今。從始至終。本命元辰。安身立命之處。不被一切塵緣。文海詩江所浸漬。纔是出情離。謂火裏蓮。污中玉。而名狀描畫。亦全屬勉強云耳。愚見如此。不知高明何以誨山野客也。聊步一偈。敬請大教。

復劉後如

再見陳與郊廣韻

前者偶從邸報。驚覩尊銜。知必有鬼。矢焉中之。顧道遠不及聞。承手諭。廼識所從來。嗟嗟。與非類者同官。如踏蒺藜。如近溷廁。未有不罹其刺。而被其污者。亦數爾。運爾。所幸。讒夫見法。公論彌彰。夫旣揭其肺肝。懸之紙上。誰不爲足下蟻

舌伸眉也。計新命不在旦晚乎。企之企之。

復楊孝廉

不肖蒙尊公知遇。與父與師而三。自返海濱。一日而不三四頌者。非人也。跂承榮問。知新拜司法。甚爲門下喜。又甚爲門下黯黯者累時。已丑非見忌於妄人。不遂魁天下邪。雖然。當代名臣。原不以科第爲甲乙。安見文貞之遜文敏。文定也。在世文力之而已。

與沈廣文

仁文如此。鵠抱如此。碩德而天。且以博士酬之。抑命壓人頭乎。然得名邦嘉子弟。雍雍潁水。衙有琴書之樂。而宅有蘭玉之秀。亦足暢敘晚懷。視不肖弟。豈不一第。豈不一官。而未路若斯。何益耶。

東陳子淵

古今稱不朽者三。而僕則謂功德在天地間。亦寢久寢微。惟立言垂世。雖去之千百載。一展卷而如聽其言。如見其心。斯其爲不朽最盛。僕伏海壖。聞先生名久矣。適得史品一書。讀之神王。顧安得一日而見十三經解詁。半生寢食其間。滿蠹魚大願也。

謝沈同漁

草木之華。偶產先人之祠。蒙長者注意世好。從而張大之。名畫名篇。觸目盡琳琅珠玉。拜賜逾百朋矣。謹當什襲藏去爲榮。先此鳴謝。

復羅

自臺下撫綏寧邑。不寧捍患弭災。桑田滄海。樹廟食百世功。卽一訟牒。一征繇。必藹藹得民之情。恤民之隱。問民之有餘不足。而左右緩急之。慈母不是過。故寧之人。從黃髮以及齠髻。從冕衣裳以至褐博韎韠。無不津津頌焉。歌謠之不足。繪畫之。繪畫之不足。像祠而碑記之。之祠之碑。乃衆庶意也。意本衆庶。其未

舉也。卽拔山之力。不能鼓之而使聚。其欲舉也。卽懸河之辯。亦不能說之而使停。雖蒙臺下教止之。惡得而止之耶。且宇下士民。或云私乳枯翼。乃今北則構李。西則茗鬻間。士大夫善文者文。善畫者畫。爭欲托附不朽。宛然足半部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筆研荒澀。卽不能從構李茗鬻之士大夫。其何能抑三老子弟之情。而不使之一舒也。台命祇辱。謹力疾頓首以謝。

與孫月峰

輦上風波。遂至此極耶。彼有北之夫。橫弄唇舌。必盡逐我輩。若將苦我輩者。惡知縱鳳高雲阿閣。縱鹿長林豐艸。禍之正所以福之也。特我兩人。共此樂境。而弟不能飲。又不能棋。輸文兩籌。殊愧殊愧。

啓陳楚石

黃洪憲 慈中

弟家食已幾十年。杜門掃軌。與世無競。而寥廓之羽。猶來矰弋。非不知身旣隱矣。焉用文之。而衣垢不忘澣。面垢不忘頽。此亦人情。故時有不平之鳴。形諸奏

牘。臺下入秉樞衡。牛喘且問。寧忍宇下有覆盆之寃而不爲一伸雪乎。前後疏稿呈覽。百凡可昭雪處。毋吝鼎言。俾廢棄之人。亦得潔身而隱。無遺泉石羞也。則拜長者之賜渥矣。

答李伯襄

三見王思任
四季謹

靈谷松妙。寺前澗亦可。約唐存憶同往則妙。若呂豫石。一臉舊選君氣。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兩灑搖斷玉魚。往來三山街。邀喝人下馬。是其本等。山水之間。着不得也。

復青寥上人

紫柏憨山。皆向上鉗錘。聰明大有力者。但一爲夏日。一爲冬日。不若密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愚意評說。老佛原是慈悲。努目者把門。低眉者上坐。雖是謔語。亦覺有味耳。

復秦朱明

一字三呼。還不止此。讀廣選則漢晉唐宋騷賦誄贊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舌杪間一轉。不可泥求之也。切字法。惟竺乾等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尋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噉嚙二字。卒然起者爲驚聲。惜聲。斂而伸之。則爲不然。不肯之聲。急。疊大呼。則爲痛聲。媚。啣微感。則爲兒女子快活之聲。非一端可盡。只在唇吻間。輕重緩急寫出也。

與鼎兒論易

太極死圈。兩儀板畫。焉知太極之不方。兩儀之不豎耶。

東旅堂居士

再見釋道忞木陳

人聞河渚之間。有偃蹇風塵。振衣物表。楚士見之而悲。魯儒逢之而泣者。若而人。心嚮往之。尙未詳其造道何如也。旣而稍悉其深詣于紫山與然之口。益心奇之。不自謂今春。竟得把臂西子湖頭。促膝傾倒。亦三生快事。但恨一見不再見。惆悵實深耳。承手教。揄揚太甚。貧道自愧聲聞過情。費蘊老熱腸冷眼。可稱

道峰外護。外魏雪竇。錢允武。潘天行。韓子蘧。呂半隱。諸君子。皆承枉顧。能與旅堂有縞紵者。定與貧道有臭味也。敢忘垂注。祇挹清光。懸榻以俟。

爲荆子真與止大

賀 詮 頤 菴 二 首

弟不至武陵源。十有五年于茲矣。雖過九里十三步。街中亦無所顧。姑蘇多佳麗。西湖饒嬌嬈。媚態愈多。俠風益少。弟謂此輩。止可與大腹賈共語耳。偶至太平。聞子被謫凡世。未見而此心憫然。及相晤于縹緲樓。不四三語。而嘆爲天人。不虛也。兩月以來。情真語篤。才豔驚人。弟閱人多矣。或有貌無才。或才高貌劣。未有如子之有才且大。有貌而獨絕者也。所恨造物與子才。不與子福。且經未有之亂。罹生離之慘。每言至此。我心如割。以情種而逢至人。其一番悲痛。諒非俗子所能解也。別時艸艸。沿路垂泣。登箬嶺之巔。望子在白雲下。放聲慟哭。不顧左右。嗟乎。子雖在雜沓中。諒亦同此。次日申刻。至新安。尙未晤當事者。亦不知究竟何如。三月間。能重會否。子爲蕩子所累。吾爲浮名所驅。茫茫南北。正不知天意何如耳。輿夫同。當奉一字序別。而淚隨筆流。文不成句。惶惑之中。苦無

所囑。惟子慎醫藥。堅行持。戒氣惱而已。別札未便序及。故再述梗概。以畢離恨。惟子密而觀之。勿等閒也。

其二

前書憐子。而未詳所以憐子之道。然亦不欲預言所以憐子之道也。弟至新安。晤當事者。悉某某之冤。述子之情狀。當事者亦大不勝情。但事關漕務。展救爲難。籌之再三。而始以徽州幫之旗甲。遍行攤派。蓋旗甲亦當日損糧之人也。故皆俯首願爲之償。不俟頭會箕斂。而某某便爲完人。但申請之間。少遲旬時耳。子夫婦即可還歸。爲庶爲清門矣。弟恐子之遷次。留念金爲子餽居之費。子可向萬山觀。祁道人處取之。弟于二月廿七日。由績溪趨旌德。返蕪湖。隨便歸金陵矣。欲取子還之天上。是以不得不用忍情。子勿以予爲深念。

與左崐山

黃 澍仲霖
三首

記舊年九月。與大將軍會於尋陽也。指江爲誓。左手把酒杯。右手抹兩眼淚。如

奔溜。時三軍之士皆哭。君侯謂樹曰。有某在。不畀公徒哭。樹再拜謝。且訂西征之期。君侯輪指數予曰。比今整搦甲士。須百日。若吾左右手。偏裨惠登相。徐勇等。以兵會。調毛顯文於光息。檄劉洪起於汝寧。一鼓作氣。吾以身先之。明年三月上巳。吾與繡衣。辦謁陵禮。報聖天字。甚嘉悅。樹又再拜謝曰。亮哉。大將軍。其志壯。其事豔。毋論今聖人嘉悅。宗廟而下。實式靈也。今明年見告矣。又三月矣。樹昨閱兵漢口。見民間有賚酒果。攜白紙錢如上墳者。敬望皇陵。樹綢疊而雲。隼。心肝摧裂。欲從馬上墜路旁以死。縱不能生報帝。或者死爲苦鬼。悵悵然走承天道乎。惠登相。徐勇。皆不期先後至。至皆以勁旅俱。與君侯九月之言大符合。樹昨按其營而喜曰。天也。毛顯文投謁。願以長鎗手三千。接應於仙桃鎮。劉洪起之偵者。亦云。各寨兵可得二萬。堪備前驅者萬人。惟所命耳。由此觀之。是天子之靈。使諸路恰然輻湊。以佐將軍。成此不世之奇功。時哉。弗可失也。惠登相。沉毅剛健。力任大事。徐亦矯蹕善用兵。皆願爲聖朝死。弟謂當及其鋒而用之。聞賊之守承天者。驕如野鴿。又逆料我兵之不卽捨岳陽而徑趨安陸。吾誠以全旅方陣而前。而合弟年來所團結之義勇。擇副將之有耐心者總之。俾

各頭目。各獻其所長。各擇其地利之要害。部署略定。樹願翼之。為君侯清道。樹標三營。留鄭廉一旅。以佐雄鎮之守鄂者。而樹以余啓元。賈一選二將自隨。兵雖無多。樹用之日久。自得相機宜。審利害。不至狼狽也。是用屬書於君侯。一請出師之期。一請進勦之宜。不敢哭也。微公不畀我徒哭之言。謹屏氣忍須臾。死以待命。

又與左崑山

稍節

黃樹

接來書併移。讀未竟。繞几大呼曰。大將軍於五月朔。出師討賊於承天。左右皆歡呼。舊年九月。江上一哭。有着落矣。適左掌科催期之文已至。不暇另為移。即以台移移之。君侯統大兵前矛。諸元戎中權。而列樹與王撫軍為後勁。甚善。願樹願從台臺前矛。得早望見陵園樹而喜。若後勁。則不敢先撫軍而馳。以蹈輕躁之誚。伏思樹監軍也。不敢以巡方規制。居察覈糾彈之職。願得身充行伍。知行間之利病。與將士之勇與怯。及賊勢之果強果弱。亦職內之當然也。雖前矛可道輕躁之誚。惟何撫軍。原賜居守省會。昨移文亦要索其部以往。云忝為撫

臣事關陵寢。萬無按兵坐視省會之理。持論甚正。而於今日之事機。又當細論也。在君侯則以恢陵爲急。在何撫軍則以守省會爲重。愚意留撫軍於省。不惟我輩無內顧。亦藉撫軍權衡。督率司道郡縣。俾火藥糧餉。源源不絕。居者行者。皆從陵寢起見。尙旣無輕躁之誚。撫軍又何坐視之嫌乎。先商之君侯。酌其進止。然後公移何撫軍。爲堅留之議。事至要。不容再緩也。臨楮再拜。

訂卓靜巖

俞汝言 右吉

履此佳辰。忍棄故人於旅邸。蔓青苜蓿。貧家卒歲之常。不因款客而多費。讀少陵除夕之行。袒跣呼盧。古人亦復如是。豈其鄙此而不尙乎。成者暮夜將車。過勞從者。則請以卜夜者卜晝何如。

答秦泰寧

趙 春梅 谷

昔先君與東林。爲蘭蒞之交。先君不敢賣友。不肖不敢背父。蓋十年前。已編管黨人之籍。豈垂老復肯改頭換面。以冀倖脫乎哉。况不比五刑。僅存三禡。及於

寬政喜可知也。

與王鑑心

大疏何減治安。而絕無痛哭流涕太息之激。尤爲得體。台臺嗣此名齊泰岱。不第貴在日月際也。可任羨服。謹已繕錄。原本奉歸。並謝。

朱漳南

諸允修曾懸二首

修自慚譴劣。徒逐車塵。旣無金鏡之錄。以介萬年之觴。漫爲逐隊之行。而展千里之轍。且邊事孔亟。搜括無涯。入告有心。回天無計。臺下不乏佳猷。幸惠而示我。同爲地方計。又安也。

謝張西銘

野樗浸老。沆芷復春。久悵霜雪之及膚。敢辱寵光于初度。瑤貺甫將。而別已繼之。遠望龍門。徒有白雲在天之想耳。肅勒謝函。莫知所喻。

與季天中諫給

陸雲龍四首

天慶晤別。燕雁翻飛。君尙白狼。僕隨尋靈鷲。一路老紅慘紫。盡織作愁城也。間憶曩日。僕豈見義不勇。特以尊公年屆懸車。尊堂惟君獨子。驪寐難逢。不欲輕試不測之淵耳。今則雙白在堂。倚閭空切。足下身非鬼子。乃履寒冰。土炕茅簷。豺狼窺戶。當其松濤夜沸。狐嘯馬嘶。冷月淒霜。炤人顏色。足下一往壯心。不爲搖奪。弟見不達。一爲着思。不禁戚戚也。雖然。虞翻南海。韓愈潮陽。古恆有之。汨羅之湛。屈子傷狷。乃離騷一經。事足千古。足下入义賦就。夙具雋才。宜弄筆墨。成一家言。他日攜歸。與僕縱讀。豈非一快舉焉。足下盛氣烈腸。故不以兒女語相慰。征鴻應序。幸畀一行。

謝季詵今侍御

足下縞紵遍天下。不殊讓王任俠。然諾不侵。固一河東守。不佞所久欲執鞭者。乙未幸而御李。言諧水乳。臭叶芝蘭。虛左時聞。信陵不啻。暨依棲幸舍。食魚出

車倦鳥思還。假之翎羽。蓋不必鉞聲發而有以爲家也。感且如何。至鶴原之急。疏欲身代。事泥於僕。而其誼不可想耶。此尤僕所醉心也。僕環草之心。無俟名言。便函杼心。統惟涵鑒。老監門不靳臨風一剴也。

答李蒼水庶常

損書知不忘愚父子也。足下終賈之才。修翎萬里。猶爾十年乃字。天蓋巧令君踐祖武耳。今振履木天矣。調鸞鶴之舌。摹蒼頡之書。似有不給。然退食之餘。亦宜留意經濟。文定公相業。豈難遙續耶。小兒過承獎借。悵其不逢。窮達有命。弟亦不爲介然。第三都賦就。皇甫無人。子虛久成。得意不偶。所悵索解人不得耳。天上故人。肯一垂手乎。此兒腹笥頗弘。腕復雋捷。能補三篋之亡書。成五王之制也。風便草草仰答。景雲魏闕。何限凝眸。

貽沈葵衷侍御

金陵春半。梅已空枝。惆悵臨歧。不堪持贈。猶喜干旄所屆。堤柳眉舒。桃李豔發。

湖明山秀。景色宜人。已令小兒持柑載酒。爲平原飲。無遠東渡也。

與陳次升

失名

曩侍家涇陽于婁濱。仄聞風徽久矣。二十年寤寐神交。未遂識韓之願。卽壬午春。石齋先生在靈鷲。追隨令兄年臺之後。信宿山館。是時亦未見我季方。何緣之慳也。頃來湖上。風景如昨。惟是子期已謝。呂安復亡。蕭條索寞。悲入秋心。深感道駕枉臨。有失倒屣。弟臥病山窗。遑欲東棹。買舟三日。不得一片蒲帆。詢其故。則以大兵奄至。雀舫驚飛。無復有停橈待繫者。弟客邸苦于調攝。不揣欲奉價於紀綱。思借年翁自用佳舫。相送一程。如不能抵吳門。卽至嘉禾亦可。但須兩隻。方可船頭載書。船尾著酒也。然弟計程計力。斷不敢鎔毫貳少。未諗米家書畫船。肯借令俗人倚權否。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爲老年翁詠千古矣。

復

陳之暹次升

之暹仰止高山。積年所矣。初於帖括中。敬羨才華。繼於封事中。側聞風采。所悵

盈盈一水。阻我登龍。而今華蓋文車。儼然至止。是長房有靈而縮之地矣。乃赤鳥賜臨。扉履求見。皆以他故相左。而掃門待轄。剡薦候駒。又以貴冗見辭。豈真人紫氣。不容無道者接見耶。茲以青雀驚飛。致去雲翰。寒家自鼎革以後。曩時長物。悉歸烏有。陸處無屋。舟居無水者。十年於茲矣。邇來纔構鷓棲。不遑遠出。蘭橈桂楫。不特不能備。亦且無所用之。執途人而問焉。皆知陳氏無浮家也。然以小事重辱台命。卽曰無之。亦何難隨假一舟。冒爲已有。而台臺計工給賞。毫髮無虧。是以不費之惠。而博不吝之名。雖至愚者猶能出此。乃細籌此際。一避則百避。豈其復有存者。非不欲爲微生高。正苦無隣可乞耳。不若緣情直告。猶荷見原。然蘇杭爲泉貨咽喉。必無久絕舟車之理。俟之旦暮。必有至者。肅此布覆。臨緘無任惶恐。

答沈英多

失名

聞尊公之訃而蠹然。臨尊公之喪而悽然。以千古之事。責之後死而茫然。對雞骨而幸然。良友之有子也。小暇圖按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慰孝思。奈何。

與詹耕南

計陽春福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性知讀書。其在諸生者。容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以見。無事而數數見。與見而及他事者。弟無此等子弟。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答陳似木

汪仁和之使至。讀所以慕先德者。徵孝思矣。狀草不肖之責。敢曰日紛如蠅毛。而後死者。遂不得與於斯文也。獨旦暮未可期耳。

與萊陽宋稼庵

王鳳鼎哈山四首

足下乃以我爲沈玄機耶。酒後耳熱。未免如鋸之屑。過拂武安。今早悔甚。然亦是我輩鬚眉語。偶懷舊作二句曰。好動悔隨至。寡言道所欽。不敢靳。當與足下共之。

東家明石將軍

頃與子京小宋坐隱橘囊中。弟已得龍鬚草數莖。玉麈屑三二合矣。吾道兄高臥北窗。不云寒却金鼎。迺委咎於河魚。河魚笑甚。弟兼有藟芎一味。可以瘳之。當與黃鸝羹同觀。先生勿曰。爾非萬事足中陳生也。一笑。

復景陵談只收

別譚子。不覺忽忽秋矣。信州城中。添却王生一影。雖衣冠不偉。然心知其非此土信美也。正想念間。忽見青鳥啣來。兼報雙成有主。弟此時。不覺歌迷香而枕神雞。閉門湯。又早不是兄點也。坐上諸君子。或咏窈窕之章。或賡蓬首之什。弟則曰。月下曾註。足下曾縮。此一種佳話。已自往因中種之。幽蘭在抱。唱北宮端正好。何必復向淮南友。大小山。繼以折桂令也。曲房中。自有博議。弟則非將薇露濯我塵襟。不敢輕落一筆。頃已欲信宿訪西子於湖湄。涉若耶之溪畔。相晤何時。相思何已。

答友人索書

弟何知書。吾兄迺有野鷺之好。卽間有意之所至。亦何能潑墨淋漓。接袍狂叫。如張顛之濡髮。米顛之污袖哉。近得一知己。如藉茅王先生。竟云弟書似吾家雅宜。自媿然竊自喜。足下以會稽箋紙盡送我。足下不節。弟殊欲不廉矣。此地無不律之佳者。惟不能善。故擇之。尤望足下分一二管。兼佐以磨隄。糜數合。青州從事侍之。弟乃得神上。庶敢掃盡溪雲。胸中小豁耳。一笑。

與王又韓

曹胤昌石霞

仙馭飄然。持裾無計。竹聲夜泉。淒然寫四絃之涕矣。佳著暨史函文集詩詞。祈傾篋假讀。弟日熬水沉數片。受用選濤晒鱗間。與面濯冰壺。不之有異。一芹輶褻。極知開罪逾涯。然楚人方物。包茅之貢。以表明信而已。伏冀春涵。曷勝寅恪。

寄卓大史

俞時篤企延

台翁入侍彤闈。翔翔乎一人左右。篤聞古之大臣。位彌隆而心彌下。凡山林遺逸高亢之士。時或稱而道之。以示其意之所嚮。弟素陋劣。未足以語好學獨行。而六藝之末。偏取一得以自好。殫精三十餘年。雖未能超軼漢魏。而唐宋諸名家。亦可彷彿一二。竊思司馬相如。文中之傑也。苟非同里之人。稱道於武皇之側。雖有拔天之藻。烏能顯名當世。今台翁既爲昭代公卿。而弟又幸附里閭之末。倘藉齒牙之惠。則拙書雖小伎。亦足邀榮士君子之林矣。吾杭褚遂良善書。魏徵薦之文皇。詎非前券也哉。敬以臨米一卷。獻之記曹。以代長卿子虛之賦。

尺牘奇賞 卷九

答劉范董

再見魏大中 卮言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霆之所摧擊。祥麟瑞鳳。胥墮驚弦。台臺而在。亦必爲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與康味澹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卽無言。寧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肖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尙係初學。榜尾廁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

實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其一

試前嘗以牘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豚濂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無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蹇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翻露其醜。儻其名。或反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錄名送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概覬前列。嘻。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概爾前列。無論非寒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其二

頃連公祖垂顧。微露苦心調停之語。弟固已深言其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

升一勺。亦須奉旨。恐額外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米。無踰格。數日之力。決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一舉。真切真切。

其四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不濟則弟之罪。知宏養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瞬也。

與吳玄水

正作書遣价奉候。而台教適至。氣機之動。有天合耶。大范蒙旨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莽之戒。更塵深念。則弟之爲翁。文勸駕者尤亟矣。上天垂象。憂心如惓。數晚前。又聞有黑霓。亘東南西北間。不知作何占也。豚兒於此道徒苦。三戰三北。鮑子不以爲怯耶。至點鐵之處。俱度全針。更拜教思無極矣。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矧丰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乎。復漕規於大壤之後。賢者猶憂憂乎難之。而臺下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弗裕如也。卽言輕如絮。安得不逢人而說項耶。

與曹允晦

登堂叩別。曰至涇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偈。此心遂闕如也。二三月間。當爲次豚遣聘。其儀一如長息。韜鮮不堪。伏仗兄慈。從容緩頰。至感至感。

答劉無錫

歲首得接芝宇。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微言其概。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目前小挫。能羈千里耶。

與丞簿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已矣。出門後。容有依草附木。以寒家爲

辭者臺下只觀事理當何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善。小兒自讀書外。不知門外事也。

與宋叔茂

十咏慙弗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論。怨能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可以忘。必不可以割也。忝在交契。敢不隨機。老諸公之後。

答韓參嶺

每覲芝宇。如飲醇酎。周規折矩。在汪汪千頃中。所爲望之敬生。卽之意消也。不肖椎闇無似。正如枯木槎枒。了無生意。吾無煖態。人亦報之白眼。揣分宜然。每偕方石。讚羨巖望玄度。爲後生典型。台臺何以亦有愚不肖於意中。而儼然惠問耶。民生日感。患在貪吏。望風解綬者若而人。郡邑無貪殘之吏。而清淨寧一以撫之。知飲酎者。徧江以西也。

答陳則梁

則梁海內奇士。遇則梁而不言。失人。遇則梁而漫言。失言。辱以糠粃之役。見委不敢辭。亦復有款款之愚。思效於高明也。四聖人開物成務。萃之一易。掃為諠浪。笑傲之書。大宋諸儒覲面。未應首肯。且則梁序之。註之。箋之。屑之。沾沾不置。豈為其善。諠浪笑傲而已也。至一腔奇憤。時露毫端。或亦非與世無患之道。世間有幾則梁。而不善刀藏之。令譴譎者得窺測於左右耶。見兒輩與則梁交。非徒人間酒肉聲氣而已者。故效其狂愚。亦望有以教之也。

答王石門

山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興之擾。遼人淮人。無絲毫裨補土著者。更苦其偏處為難也。送往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喪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繡斧巡行其間。早已脊脊多事矣。曹鄆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漕護運。此為急着。招撫解散。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脅從罔治。古有明訓。愚民受惑。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答李四可

方內脊脊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諳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目切一日。計門下費孝端之計以行。三朝鼎革。幾許危疑。沖主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翹然於此。卽兩尊人在念。而令弟舞斑爛爲稚子權。卽門下叱馭而前。不嫌絕裾矣。

答吳生

志當其窮時易淬。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毋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兄臺苦心大用。不及此。顧其局微有異。正德初。武廟微有佚志焉。今

上聖明也。正德初。闈人具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太阿倒奉之。彼未知所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以靜鎮。兄臺之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葉之身。更逢搖落。長林豐草。責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盼兄臺硬脊梁耳。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窾會。言官微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願以身往。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願中亟置樞。外亟置撫。而還朝期於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為社稷慎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徼靈國手。飯疏以沒齒矣。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與霍顯用

南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尋仲。今所號爲賢者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答張紹和

再見吳麟徵四首齋

某十年焚棄筆硯。儻父面目。何堪搪突西子。先生必欲窺見底裏。近於不怨。聊錄一首。發地下祭。且嗔若翁。無端鑿此苦海也。餘俟續呈。

寄黃撫軍

兩浙邇年顛連狀。聞之上者絕少。朝廷視箕斂于兩浙。猶汲水於江海也。不知

其源已竭矣。卽如三餉不能遽蠲。若少留之。以爲守土計。亦不蠲之蠲也。老公祖肯昌言之乎。徵等當從而和之。

與沈菁莪

昨朱葵石過此。頗聞年翁近況。弟之乞身。亦悉之邸報矣。年翁旣竣淮洪之役。便于肩背稍輕。且聞數日水長。前路應無他虞。弟南歸北上。總在中秋後。郎君吉期。自當如命。但諸事未備。卽隱之一犬。亦須自鬻。萬一南歸不果。當如之何。此亦弟乞身之一節也。東信甚迫。奈何。

又

留都爲諸賢星聚之地。兄翁人倫冠冕。提挈其間。必有所以壯豐鎬之色。式鐘鼓之靈者。弟之小草。原非本懷。輦上諸公。亦非真有彈結相胥。桴鼓相應者。不過妬人清泉白石耳。小臣無控辭。例姑往觀之。明年此際。當返屠羊之肆。第不識兄翁得長有此秣陵風月否耳。僧寮率佈。南魚北雁。寄聲爲慰。

答熊經略芝崗

二見姚希孟楹韻

昨歲蒙老師手教。迄今數月。尙無一字奉報。然師臺所索者。誦禱之詞。而樂羊之謗書。業已盈匭矣。天下祐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志。榆關一帶。危若累卵。摧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它人之手。不肖爲此。焦唇敝舌。非爲老師爲封疆也。凡疏揭中。必欲剖心以鳴吾之是。便覺以君父爲懟。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詞婉而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卽百凡酬答之文。稍稍鏟其詞鋒。斂其筆銛。而劑以溫厚和平。斯合於古大臣矣。老師未淨狼煙。先踏虎尾。凡英雄之氣。孤憤之心。皆着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養。非徒曰蒙難柔順。爲明夷之道也。捉筆氣咽。語不倫次。

致練侍御任鵬

憶甲子秋冬間。方舟並上。抵掌論心。已嘆時事之日非。慮吾黨之將及矣。如老公祖者。雖爲羣邪所嫉。然不過以雞肋謝之。徜徉故園。尙有餘適。若弟者不特

池魚可憂。抑且連雞生釁。兩三年間。直從刀山劍樹之巔。飛越而過耳。弟與木菴兄。皆以鑠骨之餘。別開生面。然鉛槧腐儒。總是乘雁雙鳧。非盛衰所關。丹衷素節。如老公祖者。尙艱于啓事。屈軼受壓于砂礫。神羊見制於封狐。天下澄清。寧無待耶。然赫曦正中天之時。宿霾無連朝之布。拔茅有象。彈冠可期。仕版雖以弟輩作糠粃。鋒車終借翁臺爲篋籙耳。因風布訊。殊無貌言。惟祝旦夕嚴裝。以慰海隅之望。

答沈虎臣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旁觀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却楸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閑看棋。覷破無限機關。比局終斂手。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套已甚。異日相對。請試爛柯人眼力何如。

與李撫臺

不肖推懲人也。生平不能作違心語。若直道之譽。亦如有物在胸。吐之乃已。考公祖入吳。而地方享安靜之福。使不肖輩。衡茅土室。得蘧蘧安枕。伊誰賜也。至狂瀾之中。凝然屹立。不獨爲士品峻防維。而且爲國脈關輕重。人知其合於河上蓋公之旨。而不知實有淮南北海之功。故因諸使君之請。聊一標揭之。不意管蠡之見。亦頗有當於高深也。老公祖將行矣。倘一日未離茲土。則風霆雨露。或有片時可竟者。尙祈留意。以終副喁喁之望。其敝鄉水利一事。度非數月可辦。然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有答林公祖一書。錄呈台覽。或可備入告之一斑。

與常鎮道吳訥如

邇來縣令之雌黃。不出於上臺。而出於愛憎恩怨之口。越俎旁操。肆其辣手。將置上臺於何地。所以敝邑之人。爭爲吳縣父母。申不平之鳴也。復有敝門生岳某。性本疆項。崑以鋤疆剪橫。興利除害爲念。而人情土俗。一切勿問。其巖峻之過。誠不容諱。而未至草菅民命。如暴公子之流也。鄉紳之不快者。因丈田一事。

迫欲去之。粹有廷評之推。已而知其流傳失真。捃摭無據。旁觀者。搯腕稱冤。卽下石者。咋舌諉過。然已無及於事矣。夫溺冷灰。蹂破甑。此常情也。聞此邦鄉紳。宿憾未已。恐羅織辜狀。展轉相聞。惟老公祖力爲護持。以全其末路。若流言果真。弟且首爲鳴鼓之攻。而無柰描寫沸騰。多從得罪巨室始也。老公祖試委細察之。或更一質之孫宗伯何如。

寄左公子

每於邸中晤通家諸世丈。時動九原之感。至尊公與不肖誼不薄。見君家大小阮。髣髴當年笑語。尤令人悽咽。青箱舊業。知必能振起之。毋徒以蓂弘碧血。點染箕裘也。願望願望。此時正議易名之典。楊周諸公。皆有行略在不佞處。而尊公生平事蹟。不佞抽之腹笥。十僅二三。故未能纂述。以備掌故。便間幸寄示之。至囑。

與聞子將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懷刺報謁。則載酒邀賓。斷送自己。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殆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卽以簡倨獲鼻。吾寧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與于中甫先生

每從二三交知中。占候起居。知宿疾都可。營治別墅。以次落成。尋方檢藥之暇。日與魚鳥相親。境况之樂可知。已然園居者。不能絕蝮沸蛙聲。村居者。不能斷雞鳴犬吠。幸勿以此爲耳根之礙。自增其弗懌。若以天耳通之。則與鶴唳猿啼無異。昔唐有韋斌者。謫守蘄春。一時朝士餞之。坐中聞鶉音。韋流涕而嘆。李泌曰。此鳥人以爲惡。若以好音聽之。翻覺可喜。請飲酒不聞鶉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竟夕不厭。先生邇來若遠若近。鶉聲不絕於耳。不知浮幾大白矣。書往。聊供一笑。

與楊濟寰

再見陳汝璧三首

臺下之射策大廷。而蜚聲青瑣也。海內士人。以爲固然。而家君子實藉以博知人之明。臺下之施于家君渥矣。卽不穀計偕時。亦拜貺與通家之末席。父子藉寵。寧有旣哉。外吏之苦。維漸爲甚。此臺下備嘗所可喜者。隨按君讀青衿弟子語。多霏微可觀。蓋嘗心賞某某。以俟秋風。而未知得當與否也。嬾散之性。罪與日積。明公其以牙頰餘馨振起之。

與孫月峰

普陀之使至。得明公七月書。正明公僦小艇巖畔橋側。披襟當涼風時也。未幾有奉常之命。知明公不能常有此樂。然論者以爲必明公出。而後國是可定。善類可倚。天下事可弛可張也。某居九畝之園。且兩歲。客有促不肖行者。曰老母在堂。宜捧檄而喜。明公在位。彈冠而慶。不肖未敢應。無論方以內。卽蕞爾之楚。如不肖者。自是車斗中物。明公卽愛我。安能驟起而振之乎。近聞周二魯閱視寧夏。鄭崑巖備兵井陘。海內才士。蒸蒸輩出。恐巖穴中尙多此曹。願明公留意焉。天下事非一人可辦。明公寬其塗。精其選。求之名下。索之格外。兼而用之。異

日始無乏人之嘆耳。

復當道

某六年司理。始得閑曹。是時以臺下寵靈。赫然在上。絕無毫髮口語。及將母南旋。林居三歲。寒暑旣殊。風波倏起。口毀于鏢。金杼投于慈母。異哉。誰謂梓人引繩。而反蒙琢輪之罰也。左官之後。杜門自責。何敢尤人。維是臺下晉秉銓衡。保持善類。凡抱絲粟之才者。靡不彈冠。而度某獨以菲劣。甘守林泉之下。能無愧。曩征而坵家學乎。大人君子。恩不替夙交。仁不遺小物。儼然垂問。其或謂某素無大愆。謗非實事。策厲而使之。以効鉛刀之用耶。心事表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地大矣。亦何敢浩然自棄。放長林。棲豐草。仰負知己。以爲先大理羞。

答柴延喜兵憲

何如寵

握別以來。歲忽行盡。幸晤公郎。具悉征途安穩。德門亨吉。甚休甚休。令郎神觀益勝。一戰而霸。必是役也。至僕叨國恩厚。而報國之事。則茫無措手。愛我者固

當憂陳平之憂。而莫繇樂曹參之樂耳。冗極疲極。不盡欲言。

復汀郡丞沈大竹

趙 最菊水

蓬使惠存。可勝銘戢。顛候臺旌入省。一敝闊悰。兼賀五花之錫也。輝老召對之日。弟曾婉轉致喙。期消廉藺之嫌。以修惠莊之好。觀其意。頗自冰融。今果晤對。歡然。豈非盛德感人。之所致耶。

復汀郡丞汪補君

前捧翰教。具悉尊旨。冗不及答。歉仄可知。蓬使至。知新羅寧謐。向非龔黃司化。其何能轉佩刀而牛犢之。渤海高聲。行列御屏之右矣。

復侍御高雲岫

昨者馳輶夙駕。不肖最入直蘭臺。不及祖候郊門。至今歉仄。蒙下詢汀郡循良。敢不具以實對。如攝郡汪丞。上杭羅令。皆不暇詳其本末。以仰副以人事君之。

感心。則千里并州。夢魂如繫也。汪以剗犀迎刃之才。飲冰拔薤之節。而御之以集木臨谷之心。爲吳梅谷先生所極賞。此誠足旬宣重地。寧止師帥爲優。羅則夙負文名。暫棲枳棘。愛孚比屋。頌洽輿人。而禦寇措餉之間。厥功尤著。伏祈老年伯藥籠早蓄。夾袋先收。首借剡光。入告我后。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助也。

答繆湘翁房師

呂潛

秋雲旣杳。江花半禿。何足來華袞之褒耶。在老師循循善誘。而弟子含羞滋甚矣。捧讀佳篇。語語深悲。字字真愛。不禁旅魂之暗傷也。卽當什襲藏之。時時披對。一瓣香。可以朝夕矣。

又

湖頭雪光耀日。風景良佳。惜以愁腸對之。翻成苦狀。惟有蒙頭被中。學袁生高臥。寧復効灞陵駝背。作長吟也。

致柴振華同年

錢象坤 麟武

漕舟過淮。往以五月爲期。今四月悉渡津門。此從來僅見。漕成勞者。以年翁爲最。總漕一啓。特順風之呼耳。令郎年文粹詣宏才。奮曹沫之劍。濟孟明之舟。必且樹幟南宮。看五色雲燦燦天際也。式穀蓮生。道年翁猶子之愛甚篤。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請。數卷殘書。一條布被。以此來。卽以此去。誠無所忝。獨遇此不世出之主。踰年伴食。未効涓埃。循省不能無愧耳。

答周尙寶

馮琦用韻
八首

向讀門下一二封事。私心甚壯之。以爲通達類賈太傅。鯁直類汲長孺。不佞卽爲執鞭。所欣慕也。丈夫意氣。萬里比鄰。豈必接塵而游。乃稱平生驩哉。客歲校文之役。七澤之材。不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重爲大國觀笑。獨得一二國士。如令姪比者。私以自快耳。方將因令姪以交于門下。乃尺書未發。而尊翰儼然臨之。且讀且怍。且以未先施爲媿。及閱所著子書。超超遠著。當在柱下史。關令尹之間。非徒懸書國門。一字千金而已。置之几案間。永以爲寶。

答麻老師

老師雅抱匡時。高標振俗。琴鶴之風。朝列欽仰。而省垣忽持異議。此卽與老師品格。無損毫髮。然亦以此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售瑣而置璞。可太息也。議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具道老師生平。太宰亦自知老師者。第難違省中意。而又留兩房公。皆政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僵。如不肖輩。雖數人。何益于泰華之毫末哉。往歲有湖湘之役。甚有形過照窮之懇。事幸而竣。惟老師庇蔭。實波及之。今者叨從講僚之後。飲水知源。何敢忘所由進也。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此離羣。弟客都下數年。而文不出。出都五月。而文入。豈天故欲隔吾兩人耶。抑龍劍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出朝。王陽結綬。自使僉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旣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卽爲招怨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招不來。磨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

答葛龍池

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進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應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鬪也。訐奏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餘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此事與理之最章明較著者。冀翁文熟籌而善處之。

答支中丞

睽違數載。未通音驛。輒因蘧使。敢布腹心。故少司馬余老師。數歷中外。爲時名卿。罷官前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于故園。又不于二三子之手也。聞其殯宮。寄託孝感。都門諸弟子。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諭諸屬。俾他鄉之骨。早歸九原。則門下如天之福也。

答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而下。皆拜吾丈之賜。卽端一介。聞之。葛年嫂矣。年嫂有危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存。弟非望丈爲之岳丈。實望丈爲之父耳。令愛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說。做鄉無之。但聞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端役奉聞。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卽持一刺。索之中書君矣。

答葛龍池

使來承翰。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以鳳池之恬雅。不能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至于撫立孤子。歛之食之。教之誨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眷令原耳。已亡之人。未亡之人。與未成之人。軫在尊懷。不俟弟之喋喋也。

與徐中丞

歲改矣。春且莫矣。而弟以冗生病。以病曠官。棘闈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寒盡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我以忙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與吳悟齋

王錫爵文肅公首

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

與周翼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吾丈胸中。何擾擾臧倉之多也。生亦頗知事之顛末。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已矣。勿復言矣。

與余同麓相公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議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與王鳳洲

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齟。將此得意事。懸之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矣。

與葉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間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才。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烟。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與孫伯泉仲泉

再見許應元
三茗山

奉違三時矣。佩服德愛。未嘗暫釋。今朋友道喪。胥教誨。敦故舊。置不講久矣。而門下昆弟。獨孳孳爲之。元於世迂疎無當。而門下昆季。獨收之以爲可教。此與嗜昌歆羊棗何異。取與當否。所不敢知。然元之爲私感。宜何如也。舍弟旅處。辱旦夕顧拂。此猶銘刻。第恐不一意問學。仰負明教。諸郎君玉立蓬麻之附。固已得所。然嚴師之益。竊望二丈不淺也。偶有差便。草草布此。外舍弟書一緘。敢勞從者一致之。不欲去人知舍弟所在也。

與王德仁侍御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論遭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情任真。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修之實難。隳之易甚。尙何言哉。僕本貧家。上有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屣微祿。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膾。以奉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叅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

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訾。兄弟二人。皆爲士人。而使堂上恆憂朝夕。僕寧可復爲人耶。小人訕笑。君子不與。僕復何心。尙忝祿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旣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千祿以養母耳。布衣蔬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挾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僕夙昔之永懷也。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爾。鬱鬱蓋久。寡與尠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幸勿訝其不遜。

復萬五谿先生

某違遠門牆。迨今十載。前歲便道過大賢之里。雖得摳趨。稍聞緒論。而役事促迫。卽復東行。自茲奔走南北。遂不能修候動止。乃承長者先垂惠問。賜以佳儀。撫念優厚。慙赧感刻。豈勝區區。伏惟明公道業純備。德望隆洽。縉紳之徒。咸謂宜在三事。折衝萬里。而乃親枉聲光。鎮綏邊鄙。雖萊公北門。希文延夏。前史故事。不爲左屈。然我觀之望。實切都人之心。矧被樂育而荷陶冶者乎。日來畿輔

震動而西陲晏然。抒天子右顧之慮。勳伐茂矣。乃今知禮樂詩書。信禦侮之具也。使者返。敬此布謝。

復卓辛夔

沈 幾去疑

弟拘攣迂腐。不善通方。今日爭雄長者。若一概抹殺。固非平論。欲隨聲附和。實有所不能。謬意目前時病。非文章之衰。乃友道之薄。誤認標榜稱揚。足以畢相爲之意。一切砥礪相成之雅蕩然矣。安得一大心學問者。喚醒醉夢。使古誼復見今日耶。

與柴鴻生

再見繆昌期 西谿

練川江左秀區。其文章人物。真足掩映吳會。臺下以製錦之才。一一品題。卽山川草木。俱被文繡。不獨謠俗之更新也。每得練川諸子書。輒交口誦君侯不已。長蘅亦貧自守。度不輕有所干。然明歲公車裝難辦。恐不成行。唯君侯預畫之。弟此意不敢聞于長蘅也。又長蘅之姪李宜之。卽庶常遺孤。其文筆奇矯。如翔

龍舞鳳。後來雋異。度無能過之者。幸君侯另設一座。以待此生。此生非久自放。出一頭地。當其在塵埃中。非君侯不能識別耳。恃兄弟之雅。汗漫及之。

與柴延喜

再見周宗建季候
三首

日有小札奉致。不卜能免石頭城否。年翁所稱兩張生。其人文韶秀。足徵鑒賞之超。弟往來兩邑。至今尙未撒手。事事迷誤。安得年翁提指。使有隙光。山僻小吏。亦足稱雄。與漢夜郎王相比足矣。言之可發一笑。

復王慎所

佳公子韶令。入則重規疊矩。出則犇軼絕塵。乃就偃蹇者問道耶。屈駕寒廬。賴長君礪孺子。而命不肖佐長君磨礪。曷敢聞。亦曷敢固辭。敬拜使者之辱。

與署篆陰公祖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奸盜肆行。脊脊多事。以故節蒙上臺禁止。停閣多年。

民荷安堵。邇且復興此議。茲皆市棍出頭斂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郡盜賊公行。萬一不加禁止。小民無知。治容慢藏。誨淫誨盜。粹有不戒。警及庫獄。此之爲害。恐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卽賜榜禁。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答陳則梁

聞教傾筐倒篋。僅得如干之數。亦甚羞澀可念矣。君鍛羽而南。我濡首而北。爲之黯然。

寄某

失名

小僕歸傳誨言。知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懷。忽發驚飈迅霆之怒。藥石之教。語語沁心。知非膜待不肖者也。春間兩接尊翰。索負棄產。使者坐待月餘。而負者方在無措。千里遙需。空拳復命。恐蹈罪戾。勉措百金。權宜其急。一聽先生裁算者也。今開估補之數。頗不相當。或未經主人之目。而司入者司出。烏能必其至公無僞乎。至于逋租頑民。曩聞于邑使者。赫赫差拘。不能追其升合。不肖何人。遽

能責其全納耶。

與王父母

失名

刁頑健訟。楚屬故智。邇來子弟而毀謗父師。宵小而冒陵官長。惡習種種。實爲亂階。當事不加痛懲。是孔孟受制于申韓也。卽冰操藥守如老父臺。尙不免于萋菲。他可知矣。向曾與馬義翁公祖。諄諄爲父臺百口。總直道之不容已耳。豈有委曲于其間哉。

尺牘奇賞 卷十

與母書 宋氏華亭人進

宋氏

女奉親命。使歸于沈。良人修德以刑家。鑿耕相敬。白首靜好。是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儼然嫠婦。命之衰也。夫又何尤。藐諸遺孤。呱呱五月。冀其有立。繼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媒氏。儼然來臨。愕且愧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柏舟。南山盤石。亦已徵之顏色。告之話言矣。而舅氏未嘗雞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謀諸父乎。母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願。惟有踏海而死耳。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慙於心。泚於額。女勿為也。

與父書 柏舟仁和人吳太

吳柏 柏舟

蒙諭檢韻摘辭。非婦女事。女豈不知。但女于此道。似有天緣。每于疾時愁處。無

可寄懷。便信口一吟。覺鬱都舒而憂盡釋也。如所謂吟安一字。皺眉聳肩之苦。頗覺無之。若夫勞心費思。反以增病。則女已久焚筆研。擯青箱矣。寧俟父今日諄諄相誨乎。

寄毛家姊

聞富春至桐江。百餘里間。水若練。藍山如屏折。嵐氣青空欲滴。石子紅白可數。水碓春雲。烟灘吼雪。此碩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姊遂得飽目耶。至樂至樂。吾鄉兩峰十二橋。想爾時亦不復懷思矣。將無遂忘歸故土乎。

其二

卓文君慕才越禮。不欲爲貞婦而爲俠婦。此千古奇女子也。宇宙寥寥。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白頭吟具在。讀者能不憐其才乎。琴臺無恙。則憑而弔之。姊定有佳什。毋謂妹見拘拘。迹與之左。遂不一示也。

其三

見姊寄兄書云。三峽數百里。絕壁如屏。攢峰若劍。猿接臂而飲水。鳥懷音而入雲。登崑者驚挂帆之危。涉川者指揚鞭之險。奇石剷天。高柯負日。佳勝奇觀。目不暇接。姊有天緣而得至此也。健羨健羨。昔人有遊遍八州而未得遊益州者。遂以爲生平恨。姊視此何如哉。倘有圖可寄。妹擬作孀閨臥遊人也。

其四

花誥誕膺。龍章寵錫。想冠裳服飾。迥別當年。真大羅仙子哉。以視二妹之飛蓬縞服。當不類同胞中人也。姊驟見之。亦應羞伍。雖然。妹等拭目遙歸。欲借餘光久矣。語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吾姊得無意乎。

寄呂家姊

織錦迴文。但聞其事。未見其辭。昨見父所錄璇璣圖詩。尺幅之中。字不及千。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餘首。分章斷句。剖析詳明。真奇觀也。似此巧思妙手。當有神工鬼斧。嘿相贊成。非關人力。竇氏郎。有不相感格乎。亟宜索觀。知開闢以

來。未有此奇婦也。

其一

盱衡弄璋。又不如願。雖然。生男勿喜。女勿悲。古言之矣。安見異日。非乘龍之料乎。子之有無。皆由前定。小婢回云。姊心不樂。是不安命也。千萬自珍。以攝玉體。甚幸。

其二

白髮三千丈。此詩人鋪張語耳。泥之則是向癡人說夢也。卽如不貪夜識金銀氣。此極奇語。然須以不解解之。如必求其何以夜識。雖起杜老于九京。彼亦不能以解解也。此妹在家時。習聞父兄之論。若此引申觸類。莫可勝窮。善夫。孟夫子之言曰。以意逆志。真千古讀詩之法。

答良人

秦氏武林人。適諸生錢鄂。以天亡。

秦氏

兩大人安好何似。念甚念甚。寄來微物二種。用佐晚餚。煩君代獻。來札云。食少不寐。且咳嗽多痰。讀之甚為憂念。食少因胸胃結滯。不寐乃神氣不凝。服藥靜坐。當即霍然。咳嗽一患。速宜調治。脫體常聞久嗽成癆。不可不慎。幸厚自愛。以慰鄙懷。賤軀無恙。勿念。讀君惠詩。佳甚。自愧木石之姿。不敢效唱隨之誼。然君亦何忍以珠玉委泥沙也。

寄弟

瓊英武林閨秀

俞

桂瓊英

聞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雛是遺。小妹小弟。出繼他氏。今日存者。惟姊與弟。姊又不幸。奄奄待逝人耳。度不能久住人世。是老母所倚惟汝也。途中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在汝身受者。不過旬日。而高堂之垂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朝夕之需。何所取給。當此桂薪珠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識時務。乃爾昔溫嶠絕裾。為國也。至今猶譏其不孝。弟今何為耶。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議。

與姜仲文先生

三見姚希孟孟長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葑菲。終始弗替。不肖何人。能不啣感。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嘍小兒。不能自語。而教他人語。又如跛躓老農。不能自藝。而代他人藝。豈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經授徒者。於餬口潤囊則得矣。如畫墁之誚何。且不肖與令子周旋。剖心相眎久矣。渭城一曲。終朝入耳。其誰聽之。故或閉關下帷。時就正於有道。或開塾置傅。仍董帥其昕夕。先生自有裁酌。非不肖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士。必有聞而姍笑者。鳳倚梧而終去。鸞就廈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

復徐侍御季良

不肖邇年所遭。可謂險阻備嘗。不意棄捐之禍。復起青閨。高堂乏侍。黃口誰憐。欲以子兼婦。復以父攝母。遂致數月以來。硯田不治。筆冢常虛。咄咄書空。徒銷永日耳。紛紜異同之論。不肖有所聞於長老。豈其漫然無概於中。但潛惕飛躍。各遵其位。而敢矢口譚天下事。正如老女不嫁。惟有屈首低眉。敲鍼紉繡。卽米鹽零雜。已非其職。若進而商姑姊之行藏。評男子之好醜。不祥甚矣。至若立朝

振采餘光及人。使幽谷生芳。枯荜再甲。其爲榮施。何以加焉。

復張元良

某君者。嚮與魏叔子遊。翩翩雅雋。第頗有意其爲人。昨冬承面教。弟已心許。謂獎與才士。自是吾輩本懷。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也。發尊函。爲之愕然。自恨無以取信於人。做座師極承相信。使弟欲借之以自潤者。貧兒可得暴富矣。愛我者莫如元長。奈何以市交見勗。不特洗耳兼欲投淵。敬謝明教。別出他途。某君亦可息是念矣。鬱輪袍雖工。不若撫高山而待鍾期也。

復錢蘇門論玄學

胡介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彌芥子。一勺恆河。止是愚夫愚婦本來體段。若認作聖用。便生伎倆之想。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亦蔡家丹砂。狡獪變化耳。僕自總角善病。多閱羽流。上者吐納。下者守屍。最上者播弄精魂耳。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究與秋草冬蟬。

終歸歇滅。豈不哀哉。比辱道兄見訪。披襟深論。命宗之傳。最爲中正。性宗一路。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難相惑。從來玄學中。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富有春秋。顧盼間。會相逢於鶴背上耳。弟南還。卽當爲兄留意。以報台委。此方根性淺薄。邪教盛行。非兄養道之地。兄久事玄學。不能改途。直趣向上。然知見亦不得壞也。壞則易入歧塗耳。本無一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心。便知道不可道。僕之奉告。唯此而已。

答彭城萬年少

早春伯玉見訪河渚。展讀手書。及所惠詩。惘然如一見故人耳。承起居平復。倦念勲懇。感慰無量。時弟適有吳興樵李之役。出門時。過訊伯玉歸期。云在夏五。方酬應雜沓。倦於作書。及初夏歸自樵李。而伯玉行矣。悵惘欲絕。仲夏遂以積勞成病。因病掩關。不見一客。故人雖數入夢。而嗣音莫識也。記兄唱和序中云。自唐虞三千年來。未嘗有此一日也。他人或以爲狂。弟獨歎爲不偶然耳。祝允明與唐六如雪中乞食。唱蓮花落。亦曰。自太白二千年後。無此樂矣。徐青藤遺

文待中郎始著。與石簣留連東越。亦恨相見晚。讀元白神交之作。少陵夢李之詩。知千古賢相遇。流濕就燥。出於天性。文章有神交有道。不苟然也。每與同人。諷覽隰西道人詩詞翰墨。使人心折。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吾年少。可不負此語。然則雖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之恨。况把臂一堂。倡酬間作。至今讀倡和詩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惟悴之子。媿美姬姜。疑有神助矣。今我輩年齒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杜門落拓時。宜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葺。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習深重。了此亦是平生一事也。弟介狀。

與萬道心

介頓首。道心賢姪足下。僕自五月接足下所寄訃音。直使五內摧裂。僕自束髮受書。卽傷朋友道喪。矢不妄交一人。戊子遊淮陰。辱令先子。道朱張兩先生鮑子之誼。遂許君房之言。各有心期。非時流詭隨者也。今年辱令先子千里見訪。留敝廬者彌月。聯床深話。每每達旦。或至泣下。覺心理冥合。又有進焉。方期嗣

後作伴行遊。結茆階隱。豈憶笑言如昨。遂永隔泉壤。此海內志士所共悲悼。而僕傷心之感。又沒齒以之矣。訃到。卽與平遠蕃仙爲位草堂哭之。其文書軸。寄陳靈車左右。僕之不能卽詣隰西。已詳於軸文。想令先子定能垂鑒於九原也。明歲自當躬唁頓首一哭。并欲一省足下輩動定。今他無所望。唯足下知持身擇交。能杜門讀父書。善繼述先人平生之志足矣。父執如祖命。伯玉公狄師。虞諸君子定能古道相勗。及門之士聞有程左車其人者。蕃仙頗稱其志義。想定能與足下相成也。爲僕道意。臨楮悲來。百不及一。

與曹秋岳先輩

麋鹿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萬苦中。忽憶東坡有甚歇不得處語。轉却一關。遂盡絕人事。髀不跨鞍。足不踰闕者。幾二旬矣。杜門服藥外。日炷香閱楞嚴經一二卷。飽飯後。經行松下數周。顧影自笑。竟似慈仁寺一掛搭僧矣。車馳轂擊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謹還鄴架。祈簡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書惠教。警嚴老氣。時人無以媿太僕矣。

與姜如須

余懷澹齋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氣。罵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罵也。大抵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卽供奉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慧。况餘子乎。此所謂寧爲鷄口。毋爲牛後者也。北地濟南二李。非不挺特蒼茫。直是踏襲太過。遂不能獨有一代耳。足下勉之。海內知此者少。僕將捫舌不言矣。

其二

承命屬僕選足下詩。僕何敢任之。然非僕。又何人敢選足下詩也。足下丙戌以前詩。一篇不足錄。丁亥以後詩。如青霞白雪。照耀江山。又如漸離擊筑。荆卿和歌。悲感燕市。是何氣韻之沉雄。而音節之瀏亮也。僕與足下切磨今古。期於學問相長。爲足下刪其十之六。存其十之四。庶幾披沙見金。不敢爲朋友中之諧臣媚子。以負足下。足下其謂我爲狂乎。後世誰相知。定曰文。此甚言相知之難。

也。

其三

昨卽席賦詩。惟我兩人各成八首。而詩又最佳。旂鼓相當。轟轟大樂。諸子皆從壁上觀。亦足以顧盼自雄也。林若撫雖老。而意氣不衰。詩苦於押韻太多。若迸心斂手。老氣無敵。吳中原讓此老。但毋奈其窮困何耳。僕每以酒澆之。輒至沉醉。然僕卽還白門矣。足下多釀洞庭春。聽其拍浮酒船中。必有數首好詩。供我輩嘆賞也。

其四

吳門山水可愛。足下做梁鴻之義。寄跡臯伯通廡下。僕亦効陸魯望。張志和。往來烟簑雨笠之間。吳中有兩寓公。兩狂生。大有氣色。昨從鄧尉歸。一夜得詩三十首。自謂彷彿少陵秦州雜咏。舉視足下。以爲何如。關雲長聞甘寧隔水語。驚曰。此興霸聲也。遂舉軍而退。足下將毋聞興霸之聲而擱筆耶。

與劉伯宗

僕目中未見讀書人。昨與足下談。始知名下定無虛士。然議論與僕少不合者。以足下待古人恕。而僕待古人嚴耳。他不具論。卽如僕所言王導不忠。阮籍不孝。乃確乎不易之論。而足下謂傷於太刻。僕終未敢以爲然也。導籍蹈亂臣賊子之實。而反博忠臣孝子之名。此其罪更浮於不忠不孝者。足下試取其本傳細觀之。當不以余言爲河漢耳。秦淮水漲。小閣臨流。如肯過我。再與足下奮袖抵掌。上下古今也。

與龔孝升三牘

先生過嶺諸詩。磊砢多節目。下手如截雲。斲雪。濯濯稜稜。浸浸乎鮑謝矣。近人作三四首七言律詩。應酬山水。便刻成一牋。逢人特贈。半入皮光業苦海耳。願先生刻此詩爲饑人之食。俗人之藥。使羣屐少年。知詩之不可輕作如此。亦救世之一端也。

其二

豪華二字。是前生夙孽。痛自湔除。不能斷絕。往時遊吳中。有豪士贈我千金。一日輒復散去。乃至囊無一錢。友人責我爲豪華所誤。將斂手以就酸澁。効守財虜所爲。實不能也。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猶爲夭耳。僕與先生同享此福。同受此病。淡泊寧靜。是百尺竿頭。進一步語矣。

其三

契闊彌歲。佇結維勞。回憶青溪。恍如隔世。山阿桂樹。空發淮南。齋閣芙蓉。長留冀北。是以文酒之社。遂爾寂寥。舫屐之遊。每虛時日。自歸京輦。已歷炎涼。想餐衛適宜。寢興多福。僕本愁人。命鍾磨蝎。窮年徧揣。竭蹶吟壇。著爲古今詩品。略一書。上沂風騷。下迄昭代。靡不經緯。條貫黜陟。攸明格律。聲情進討。俱盡遠掩。記室近壓。迪功仰望。明公助我剗劂。庶元規割俸。王隱成書。守道揭資。子山勒集。伏惟調攝。自愛爲佳。

與翁楓隱

吳門一別。倏忽數年。雲樹之思。每縈夢寐。來此急欲圖晤。苦以陰雨阻人。不能再登龍門親麈尾。以爲悵也。今僕又將歸矣。不得不以一言通於閣下。貴房師十五年之苦心。惟在風雅一道。雖未能追踪供奉拾遺。其視歷下瑯琊。則夷然不屑也。可謂一時之傑。每攬易簣之遺言。輒泫然而流涕。今篇什徒存。不謀殺青。恐遂零落。淪於烟草。閣下有先師之義。僕有死友之情。正宜協力以圖不朽。昔子雲草玄。侯芭傳頌。昌黎遺集。李漢成編。閣下其肯竟讓古人乎。况卿墅先生移家吳郡。而奉世孤子。亦漸成人。閣下不忘息壤。僕願執鞭從事。國門名山。直歲月閒事耳。

與胡恆蒼

金沙雖僻小。然頗繁劇難治。以高才理之。自可迎刃而解也。黃山谷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伏惟留神。

毋以吏牘自苦。

冬杪訂孫宇台夜飲

陸圻 屬京

歲行盡矣。遲足下擁爐火煨芋。談天人之略。語云。晝短若夜長。何不秉燭游。正此時也。

夏月遲同人

天氣炎溽。遲足下輩作河朔避暑飲。雖無建安瓜李。亦有陸家竹篠。醉卽從北窗下臥也。何如何如。

賀嚴子浚入學

足下髮未覆額。名耀膠序。比之公明十五。講學郡蠻。任昉十六。秀才第一。抑何偉也。至凌霄之姿。且暮搏羊角而上。則類宮一章。實又青雲始基耳。喜甚喜甚。賀丁飛濤登賢書

賢能之書。足下哀然高列。工歌鹿鳴。吏偕續食。皆稽古之力也。將來泥金之捷。即在孝廉缸中。試看道傍柳汁。當又染衣矣。

賀張嗣留中進士

南宮榜放足下名字。震海內矣。慈恩之醉。曲江之遊。正看花得意時。從此一歲九遷。秉鈞臺閣。爲霖爲雨。知不負先資拜獻時也。

爲妾乞梨汁

吾甌中買一婢。清羸似消渴疾。欲得張公大谷梨。作汁飲之。

問陸驥武疾

僕與子同一身也。聞體中小極。豈夷甫語多。茂弘事煩所致耶。念之甚。遲知問。

賀毛馳黃娶妾

聞足下已得豔淑矣。舟楫既迎桃葉。新詩可付雪兒。但專房歡宴時。嬌態傾城。捉裾欲仙。恐明珠十斛。不足償也。

答吳志伊問疾

吾體猶劣劣耳。食烏喙數枚乃知。

賀李笠翁新娶

足下秋水爲神。璧潤爲姿。乃以南國之才人。耦秦樓之仙女。真可云名士悅傾城矣。僕旣乏同聲之歌。書之合歡之扇。得不從雲漢間。遙祝天雞不鳴。河鼓緩漏也。

東臨安妓

聞卿清心玉映。本顧家婦也。因亂爲兵所掠。淪落平康間。玉貌絳唇。不止尋官奴侍郎之手矣。知卿鍾情故夫。靡蕪飲恨。會須尋大俠以完破鏡。但此時新官

遷次。恐未能投。梭拒之耳。奈何。

東沈蓮似

周小史素質參紅。董聖卿美麗自喜。今見卿。朗朗如行玉山。覺昔人形穢矣。遲日俟卿晝寢間。但當書練裙六幅。不似他人愛卿。或令斷袖起也。

書扇答徐孝先

吾書不足作佳觀。唯臨摹十七帖差可耳。友人孫宇台。及從子儂胡。書皆工于吾。可更問之。

與譚友夏

再見鍾 惺伯敬
二首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與張太學

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滯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謝送油酒

馮玉子振

某平生無貂可解。有螢在囊。君之賜大矣。然迢迢清夜。欲醉竹葉。則恐負蘭膏。容思所以處之。

勸友人

金大有

聞吾丈病中。時時移怒于僕。僕無損我。我之損于僕者多矣。幸重垂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似彈雀。

柬友

錢福鶴巖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有二苦。黃連苦。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水薄。人情更薄。有二險。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

矣。

遲董心泉文學

再見何如寵芝岳

也。軒外蓮正開。屈丈過翫。雖乏張具。而界茶池芡。足佐雅謔。唯蚤臨。庶不受赫曦

邀徐賓陽

夜來太史奏少微東行。挾河鼓于衣帶。當之者。暉映百里矣。雖烹葵市釀。了不知慙。恃有毛薛。信陵故事耳。座匪顧公韓叟。靡克解頤。足下定要致之。不然。忍客星落落如晨耶。

謝黃孝廉

吾丈海內人龍也。向欲趨而望見顏色。乃枉駕誤迎。造門復不遇。豈積誠之未至耳。唯是頒錫太珍。不勝拜。又不敢不拜。含媿受之。不覺案有奇尊。盞有異書。

懷袖中有燁燁鴻寶矣。謹布謝。

東馮節之太學

吾丈雄文碩望。弈弈吳會間。出對彤庭。何慮不冠俊髦。屬善相洪生至。令之一報雁塔之題。惟門下予之譚。必奇中也。

答茅鹿門

不佞疎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白雲青山。性之所適。今日天與而敢不取乎。翁眠食想益健。聞道體偶爾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小疎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

報李君實

何令未與相識。林中人。豈可輕以竿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護惜。若也暗投。

自爲爲足下。二義俱失。豈敢有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戲爲晉人讓殷羨書

李漁笠五論

某某某全頓首。洪喬足下。遙諭洪喬恩威所被。吏民交格。古今以宦名豫章者。仲舉子魚。得殷公而三。夙承縞帶。與有榮問。獨憶洪喬拜命出都時。僕等曾以赫蹏。仰附行李。展問故人。蓋交深形忘。不覺鄙事爲褻。竊計洪喬信友。有勿受。受則分致久矣。今遲之歲月。嗣音杳然。深訝故人簡倨。盡默然不應。始而怪。旣而疑。疑而更訊。始知洪喬恥作致書郵。曩次石頭。悉浮沉於江矣。僕輩始喟然曰。賢者之不可測。如此乎。僕輩自省。亦甚闇於物情矣。洪喬何人。二千石何官。而魚雁使之耶。雖然。古之君子。然諾自慎。與其負人於末。無寧拒人於初。使洪喬當授書之日。嚴辭以謝曰。某奉天子命。往釐是方。動止舉措。咸繫觀瞻。而猥與人關通筆札。代致寒暄。非所以肅官箴。示民聽也。不敢奉教。則僕等方頓首行旌。謝過不暇。敢復強乎。乃蒙大雅。並賜鑒錄。是徐生之劍。已許之于心。何於陵之肉。乃哇之門外。毋乃衡之本末。自刺謬乎。幸而所以爲託者。祇尺一書耳。

使僕等不幸。一日以妻子累洪喬。豈亦曰饑者自饑。寒者自寒。洪喬豈汝廝養奴乎。且洪喬才望。公輔之器。不應外補。然既拜州命。卽俯視州事。又豈得曰民者自民。社者自社。洪喬不能爲州刺史乎。吾知洪喬必不出此。特借細事明不屑耳。然君子一言一動。民胥則效。茲洪喬投諸江。知非詭詞也。僕虞後世爲人致書。而失之。或且有隱匿假借。一切鄙細之行者。皆託石頭城故事。以自解。洪喬不幾作千古叵信之俑乎。匿怨而友。左丘所恥。敢不辭慙直。以白下執事。然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在洪喬必自有說。其明教解惑。幸甚。

與王湯谷先生

方伯公口傳德意。謂明公好賢之切。不減繒衣。祇以爲府森嚴。未便揖客。卽日按臨東越。命漁拜覲於舟中。此禮賢之異格也。漁何人斯。亦獲蒙此。方伯公又慮隨從諸人。不知漁爲應召而來也。或擯斥不傳。有妨德意。預戒司闈。一識賤面。以便將命。此非仰體明公吐握之誠。何以周恤。乃爾榮藉。又當何似。漁於是日卽懷短刺。候節鉞於山陰道中。乃前旌初發之際。日方亭午。及至駕抵西興。

則薄暮矣。竊見兩郡士民蜂屯蟻集。皆拭目以瞻風采。卽道府縣令諸官亦且屏息道旁。不敢擅投一揭。猶倘於此時刻意求榮。罔顧忌諱。鹵莽謁見於官吏士民之前。不幾大駭觀瞻。而爲直指威嚴之累乎。是以懷刺而返。不復求見。寧受方命之罪。不于越禮之嫌。明公或有以諒之也。總之明公之欲委曲賜見者。乃憐才好士之高風。而陬生之不敢孟浪求見者。乃踰垣鑿坏之遺意。兩說不妨並存。俟明公出境之日。修此缺典。未爲遲也。茲恐明公待鱸不至。不罪鱸而罪將命之吏。故布此以聞。

與衛澹足侍御

武林白下。兩獲追隨。非係夙緣。卽由天幸。不然。何相遇之頻也。客歲浪遊不返。未及候送台旌。反拜種種什物之賜。凭几據床。卽懷明德。何日能忘。蒙授李馬二函。至今猶存做麓。祇以俗冗牽制。心欲去而足不前。然明公薦賢之念。則已盡矣。豈必身受隆惠。始德曹丘哉。謹什襲藏之。俟他日面繳。鱸別後。復遊湖上。得受知於湯谷先生。非有半面之緣。一函之紹。祇以雕蟲末刻。流瀆見聞。謬廁

神交之列。遂蒙特達之知。每見當途貴游。輒道李生不去口。然魚亦頗知自愛。執經問字而外。未嘗以一事仰于。故年來知遇雖多。食貧尙如故也。此等遇合。得非愛我者所樂聞乎。近閱邸抄。知明公特膺簡命。按此并州。喜而不寐者數夕。然以他人處。此未免以德星返照。輒生徼福之心。而魚則未敢也。向辱明公。式閭數四。推食再三。江寧之人。無不竊見。今聞授繡袍而去者。復乘驄馬而來。同社諸君。誰不爲魚作送窮文者。雖魚謹飾有素。最惡招搖。杜門掃軌。不與外事。其如他人之不信何。稍涉瓜李之嫌。卽妨神明之譽。非所以報知己也。是以于聞報之日。卽萌迴避之思。乘繡斧未入之先。攜妻挈女。遠別金陵。仍作西湖之寓客。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知幾守分之事也。請以故人先之。茲以直指公還臺之便。敬附一函。稍申燕賀。他無所懇。臨蒞方新。政繁事劇。願爲蒼生愛護。以副頌禱。不宣。

與張華平太史

明公屈太史之尊。訪布衣之賤。尊卑倒置。使道路驚傳。魚以他事入城。未及倒

屣晚歸。晤蓼匪先生。傳述明公憐恤至意。真不啻口。猶聞之。啼呼歎息。幾于泣下數行。纔獲登龍。卽蒙殊眷。使得常侍左右。其爲噓植匡扶。又當何似。必不使迂拙書生。落魄遂至此耳。所恨識韓最晚。判袂甚速。滿口衷言。無由一吐。唯有神馳心告而已。嗟乎。李子數奇。遇知己于臨別之際。猶之王嬙命薄。識明君子。遣嫁之時。白面紅顏。千古一轍。興言及此。感慨何如。臨緘不勝太息。

簡汪我生

錫山人來。遺我泉醪一甕。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弟性不飲。敬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真贗。覩觔者。亦他友所餽。寒家久持不殺之戒。并致司庖。非云獻節。亦匪報瓊。與置無用之地。日損糠粃數升。不若轉奉。鄙廚。兩有所裨。且宰割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其得計又不止此也。一笑一笑。

與陳瓠翁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爲泥濘縮步。雨霽卽叩東山也。河豚之命。向誌心版。甫

到卽向罟師覓之。其不能必得者。以吳儂讀魯論太熟。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稍稍過期。卽望而却走。故無有持衆忌之物。而求售于人者。然于此時賣新絲。糶新穀者。則竟有之。豈魯論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答同席諸子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綺席。聆清歌。觀妙舞。固閒中一適也。乃弟非周郎。強之顧曲。便爾品題優劣。鑿然言之。弟亦傷于不恕。然胸中所見。自謂簾內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非好爲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卽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傾篋示人。使海內因國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不肖能言而不能行。奈何。

東孫豫公

聞兄卽日如楚。不一賜別。豈避涓城之餞邪。彼土產鹿。其角值頗賤。歸時肯攜百觔爲贈乎。客子未行。先索方物。可笑也。然恐足下返棹時。或攜他美物。噉我。

噉我。痰我也。美痰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訂友同赴廣陵

入口驅人。將有秦淮之役。昨晤介弟。知足下自新安返棹。腰纏不解。卽擬爲跨鶴之行。蹻蹻興嗟。兩情得無相共。倘解維之期。不甚相遠。謹相訂偕行。不敢希效李郭之同舟。卽以蒼蠅舴艋。尾于舳艫之後。亦叨附驥之榮矣。

向隣翁索菊

向人索花。于已爲韻事。于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花。于已爲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藝菊獨繁。主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某始。敢循例奉巧數本。點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貽陸誕先

客有工琴者。偶過荒齋。請試其技。弟素不善此。未嘗蓄之。然索之不得。未免彰

吾俗態。遂詭詞以應。而密令童子。求假于兄。倘兄吝而不發。或姑遲之。皆有意窘弟也。諒兄不忍爲。故疾書以告。

東趙聲伯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日。欲得數椽小屋。老于此邦。願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鄉有暴客之警。非喧非寂間。幸叱尊俎。爲羈人留意。

尺牘奇賞 卷十一

復沈君典殿撰

張鳳翼伯起

分手後。卽驅車下灣。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爲我輩生色。隨命童子烹鮮取酒。歡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于謀國。而昧于謀身。重于惜才。而輕于自惜。好以不費之軀。爲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爲國家惜一良相材耳。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剝。乃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願長君化爲異物。足下書至。卽付其家焚之。以當絮酒。葉褚諸丈。當一一道雅意。

復王長公元美

曩奉造。知座上有尊顯者。故囑闡者且勿通刺。卽司空金吾。舊嘗識面。非不可

奉其車塵。特以不鳴不躍。不欲入爐冶之門。登煌煌之堂耳。且周覽名園。陟扣玄觀。見白鸚鵡鳴舞籠中。黃冠縞衣。有寒素之風。解紛息爭。有倜儻之氣。徘徊樂玩久之。然後登舟解維。此行不爲虛矣。乃門下引爲已事。是肩輿竟入。而責辟彊之逢迎。剡溪迴棹。而望安道以供具也。在泛泛者。且爲不情。矧二十年受知門下者哉。

戲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以堪此。晝寢荒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爾。且當令伍員桓伊吹笛。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周勃吹簫。蘄衡擊鼓。劉疇鳴笳。阮咸彈琵琶。李元忠鼓箏。桓譚絳康鼓琴。自足爽神飫耳。不願聞鏡歌鼓吹也。一笑。

與徐懋昭書

與足下別時。計足下怏怏。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秋官作詩勸駕。僕戲相勞。

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腐朽耶。日來勸僕行者比比。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岳母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書此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王密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可謂今人必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王敬美

聞足下當入賀。計一面候。願久抱病掩關。及起而問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以瑤刻。佐以賢書。啓緘厚顏。恍若對面。漫賦小詩。書之素箋。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周君貌雖少寢。其人大雅。以爲氣賈禍。淪落不偶。友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投刺門屏。幸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參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難任追陪。不能久掩御者。悵甚。承惠宋硯。具見不爽。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百朋。晴窗爇名香。試揮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賴先君子遺業。餬一口有餘。餬百口不足。且延師課兒。鳩工乘屋。枯囊易竭。不能不營營。無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闕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可笑也。

答陸京卿進士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捷者盈足下門。令人輟耒擲耜。却憶曩歲放榜之晨。方倉皇束裝。而足下獨喪其童僕。諄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今風景不殊。計人情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再別。及其旣剖。則雖欲以六城易之。可得哉。妙歲瓌材。遭時釋褐。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溢姬仁於域中。足下事也。五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烏得而好之。習懶未及走賀。馳此道喜。

答陶太學

荆溪之役。不得與兒曹俱。遂無緣奉晤。門下雙鳳翩翩。計日齊鳴。欣慰。辱甘包魚之腥。自應爲悅。已者容。不憚染翰。何至數數捐惠。豈念故人食貧。借徵書爲周恤計耶。尊君傳復爲石工助拙。譬則嫖母御鉛華。愈添醜態耳。一笑。一笑。

與康驥漢

再見馮琦用韞
三首

檀城畿甸也。而兼邊。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而兼軍。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皆出吾同榜。誠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聊以當違望耳。

答劉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文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歸之一人。此在吾文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驥一蹶。終不害其歷塊。鬻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所不棄。未有誦而不伸者。願吾文早出補官。急收桑榆之効。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自阻。負清時。虛歲月耳。

答王撫院

伏誦辯揭。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大定矣。代者屢推不報。殆聖主欲慰邊人借寇之懷耳。董鄉兄才具有餘。處邊地亦無過。量調暫屈。終無傷遠到也。調任何當赴補。今至而未補者。尙數人。若不至徑補。何以謝長安邸舍諸君也。具以質對。伏惟鑒原。

報李玄白

二見馮夢禎開之
八首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隱如磐石矣。

與顧益卿

某生善詩兼善畫。雄談清言。俱靡靡可聽。某愛之重之。愧無長物以河潤之。謹資之一言。令執贄門下。門下幸進此生坐隅。而試其技。如某言不虛。或稍借一

言於舊部曲。此生當憂飽死。豈但無饑耶。

與朱選君

敝鄉同年某。淪落既久。不得已挾青氈而仕。初得宣城斗大邑。諸生不滿百。明興來。無登名賢書者。其地可知矣。茲起復入京。幸遭吾丈當路。此渠千載一時。敢邀寵臨。與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弟亦感戢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疏野而請之。

與周繩甫

餉棗一盞。藥草所煮。餌之已血疾。良驗。惟試之。

答鍾西星

某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盲兒步絕壑。俛俛乎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稅駕矣。

寄鄒爾瞻

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祇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嚮用非遠。而公論所最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為相知生色耶。

與陸敬承

棄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有勞人。蒞桐川。倏已六日。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馮唐不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上趙定宇先生

夢嶺向以不肯斥逐。海內交游。咸共非笑。以為不祥之物而磨遠之。獨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以故夢嶺遂忘其愚瑣。不敢自外於左。

右。茲者仰仗噓植。青氈復還。自散冗之中。躋師儒之列。深媿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時鷹隼。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創而欲隕。恐終沉棄。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誨之。使不墮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朱翰撰蘭與

劉宗周念臺八首

吳生名東者。以丹青遊四方。卽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愛。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與何士抑

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於炊玉。不得已。以青烏赤靈之術。糊口四方。屬走雲間布此。惟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矣。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具悉所苦。佛慧綿尙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筭乾家所製。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不能多也。一切痛苦。無非夙業。足下幸以慧力懺除。少差。便當覓晤。以盡紆積。

與張二哥

未至南旺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卽驚起問故。得遭盜狀。良苦。昨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老師清白聲。卽鼎鑪能辨。何以不信於若曹乎。聞所居大曠。故宜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爲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

與張邳州

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載道。發劬之刃。固無全牛也。第恐棲棘之鸞。旦莫遇之耳。

與同年張日觀

屠長卿索居無聊。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多。爲德必卒。深願望焉。又聞丈欲爲令器擇師。弟門人陸時仲。其文章行誼。足稱吳士之特。且居父憂。於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恃丈知愛之摯。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穉咸

寄來毛穎兄弟。俱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謝。

與李君實

尊公來得手書。知有補餼之事。得之亦佳。但足下萬里入駿。豈須念芻秣哉。

答湯應之黃門

再見張鳳翼伯起

從者啓行。不得一攀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情。方用爲譴。乃荷不我尤而存之。感愧感愧。且辱歆我以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走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惠甚渥也。弟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下之青瑣。矧盧趙之中翰太僕哉。孔子有言。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然足下扶搖而直上。二君久屈而少伸。亦自助故人色喜。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新年招客

沈宜民亮臣

終年碌碌。冀得安閒。養筋骨者。惟歲首數日耳。乃望門投刺。僕僕往還。是討安閒不得。反爲碌碌發軔。此例不知創自何人。其罪業不在作俑下也。今日稍暇。屈子過我。屠蘇尙在。辛盤未空。痛飲一番。爲今歲樂事之首。二三知己。列名于左。幸拉與偕來。

與胡長民

趙時揖七翁

向見藏書者。縹函丹架。固鑰深扃。經年手不敢觸。偶一翻閱。護惜之功。多于吟誦。因謂駒影幾何。逡巡整理間。便饒有十行可讀。墨污膏侵。猶非大害。所害者。枯腸饑欲死。蠹魚飽欲死耳。弟梅洲所藏數千卷。悉亡兵燹。其未經手觸者。失去更早。所餘殘簡十餘簏。反賴膏浸墨污。始獲保全。豈書與故人。尙有未盡之緣耶。送來書目。悉鄴架所饒。幸假抄補。零帙寥寥。未必非狼藉之報。正在懺除。可無點污之慮也。

與陳瓠翁

邇來善琴者。吳下陳山民。超然獨步。昨聆一曲。冷然置我谿壑間。指亦躍躍思動。某雅不善彈。直欲一爬心癢耳。焦桐乞假片刻。數響之後。當卽告還。

簡居停

小奚不解事。爲旅中第一苦境。况一出不歸。歸卽飽食而臥。羨君家長髯敏甚。日來酬應多端。幸給我數朝。使琴書有託。并令奴子得明師也。

與李笠翁索醉

聞吾兄來自蘭陵。載鬱金香不下數十斛。舍劉伶阮藉。將誰與共醉耶。向聞兄自負。凡事皆位置得宜。繇數百里外。驅入我輩腹中。則位置麴生。稱得所矣。不可不知。謹告。

與陳階尺索畫

吾兄作一幅。便稽滯半年。或數月。名人聲價。不得不爾。然聞古人興到時。筆酣墨飽。揮袖淋漓。頃刻數十幅。此法必不可不學。欲學此法。請以弟之縑素試之。

與朱見符

欲爲先人覓一坏土。不敢妄希富貴。求世世出賢子孫足矣。然恐此事較希富貴更難。倘兄不惜曾廖注瞬之勞。則難者當亦易也。

爲故人子告貸

此時悅顏強笑。低視露齒。向人談緩急事。必有以手急捫其舌者。否則顧左右而言他。戒闖者勿再入。此客而已。此爲世俗恆情。非所論於長厚君子也。故人子某。於門下屬葭莩之親。貧困不能給饘粥。思有所仰告。囁嚅未敢啓齒。乃屬某爲緩頰。某知先生慷慨任義。憫恤孤貧。必不施捫舌之手。且聞日飯浮屠。歲費米不下百石。豈其惜此升斗。視周親不浮屠若耶。或豐或約。潤其焦枯。總使恩自公出。非某所敢竊市也。

與友人

再見陸雲龍三韻

不佞窮甚。張思光無船可牽。行路之餘。僦居無值。足下不識能割席地。容我膝乎。弟能效郭有道。灑掃以去。不玷崇口也。

與李維章借帳

跋涉長途。行李爲累。衾枕而外。不復多攜一物。乃炎暑漸逼。白鳥侵人。孱軀不堪咀嚼。無已乞衛于君。不必羅綺。卽得絺綌給障之。勝鉄甲十重矣。

借棋子

弟久出乍歸。楸枰塵滿。黑白子散擲欲盡。老廉頗欲用趙而無其人。何以據壘爭勝哉。敢向仁翁一假。行與客子戰。仁翁有暇。來作爛柯人。

致蔡又舒

柴 鑿院修

色如截肪。暗香幽遞。素蘭所以名也。多方搜覓。僅得一枝。爲我兄清供。寄到時。須先白舍妹。是花也。非婢也。庶幾不聽哇鳴。免牽羊脚。

與陸蕙晦

頃聞行李歸。有鯨魚六尺許。修喙如玉。長與身三之。詢之識者。則曰鯨魚。豈卽麗醫之詩所咏者乎。刻下食指方動。吾兄以此味當之何如。

又

足跡不出戶外。吳南趙北。不知誰是東西。聞吾兄已攷定輿圖。覓得劈紙一幅。暇時爲弟勾出。懸之敝齋。使知山川險隘。道里修阻。較宗少文五嶽圖。不止徒餐秀色也。明詩選竟。併望勿秘。

寄陸蕙晦

葉永垓具諒
五首

敝邑適當歉歲。新穀雖登。困籍如罄。向恃負郭之輪。不免有啼饑之戚。矧吾舅日索米市中。不知如何憔悴也。謹分數日之糧。少飫萊蕪塵甑。鞭長爲慮。易以朱提。倘墨浪恆濡。硯田告稔。不妨更覓麩生。索數場軟飽也。

訂友人登高

戲臺調馬。九井歌詩。皆詰辰佳事也。擬登吳山。眺平湖。望江水。奚奴進酒。我輩分箋。洵豪舉矣。但顛毛種種。不必更效參軍故事。辰以爲期。敬遲珊步。

與柴浣修

每過白雪齋。貪看紅紫。愛惹香光。遂不揣東施。效顰西子。隙地方誅。向平泉乞分佳卉。觀右軍林禽帖。知古人亦常相餉。兄可播植。幸覓子見投。必不若王處仲錯認藻豆也。一笑。

留友人

聞將駕木蘭。問途仙里。念鴛鴦之同夢。不禁歸思勞勞。偶有所商。欲暫羈行李。第恐歸時薄責愆期。不免恨弟作石尤風耳。

答友薦筆賈

碌碌行李間。雖悉丰儀。不得暢談衷曲。武庫未開。至今尙勞夢想也。某兄工于散卓。重經鑒賞。自非凡品。但弟非柳公權。恐未卽解鬣鼠之銳。承教當領揚之。以求無負。

上巳招同人

葉永堪嘏註

蘭亭一集。韻絕千古。若云不可追踪。則吾不敢信也。矧風日晴和。落紅糝路。步引。人入勝境。雙溪漱澗。儘可浮觴。我輩賦才頗健。當不至罹金谷罰耳。明曉爲期。敢勤玉趾。

薦筆賈

憶昔逐征車。周旋汴梁道中。快聆霏屑。欣挹冲襟。分袂以來。未常不望南雲。而企結也。穎客某者。素有時名。乃其業又不效。時人苟且。台翁墨妙。某客筆精。相見自有神契也。介之記室。幸賜垂青。

與友

塵俗攪心。疎懶成癖。久希候問。僅切調饑。台翁以岱宗溟渤。方且下視丘涓。而借譽如斯。益令人顧形自穢。某兄才品雙擅。誠如明教。乃知朗鑒不爽。但弟自顧薄劣。不能如玄晏之重太冲。是所惴惴耳。

從友人借僕

昔韓億。李若水。更相爲僕。今弟無此良友。而一身難兼。願仁兄而乞其餘。不必俊且穎。撲而用命。弟且慶得人矣。

復陳于到

范鳳翼 太僕

昔人有以增塑爲業。備極工苦。而業不進。一夕夢中聞伽藍語曰。汝非有夙慧。其佛一體者。奈何欲塑如來。今蒙以嫂氏所製大士見遺。奇妙非常。令人莫可髣髴。豈嫂氏爲大士分身。抑自塑塑大士者耶。當日致瓣香。祝門下舉子。以答慈貺。

與某博士

詹萬善 長卿

漏下十二刻。使者叩門授餐。邀月對飲。自成主客。興闌酒盡。就枕游華胥。覺來按腹。尙猶果然。書此爲謝。

與程巨源

程巢父吾黨清才。暴疾而殞。所幸遺稿尙存。不與身命俱盡。每一展閱。輒生人琴之感。昨聞其葬。所謂埋玉樹箸土中。情何能己已。

其二

別足下久。訪戴之興頗饒。第恐足下高致。少遜安道。不能爲王子猷主人。俟秋風颯颯。終造竹下。破足下一斛麥也。

資友人薪水

二見陸雲龍兩首

嘗讀稻耕白水。薪砍青山之句。未嘗不掩卷太息。非嘆斯人。嘆爲親舊者。忍令斯人至此極也。昨某述吾兄所處。幾至此矣。弟之近狀。雖去兄不遠。猶賴知己相資。稍謀旦夕。肯以嘆人者。嘆于人乎。薄遺稍支。饘粥容圖。所以爲繼者。

貽王勉齋

祥琴旣理。故物遄歸。顧昔也談兵。作禁中頗牧。今茲籌餉。作關內鄼侯。但今天

下已失其半。而藩鎮之橫索。貂璫之濫請。猶若其全。東南疲瘠。奚以堪之。塞漏卮而緩民力。不能無望于台臺。幸脂車慰朝野之望。

謔曹汝珍

陳思竟得洛川耶。鄒生弄管。寒谷爲春。旅邸殊不寂寞矣。况河東隔絕。更覺睡穩鴛鴦。尤可賀也。小詩附呈。以資一噱。

贈友人磁注

再見陸敏樹蕙賸

道宜興。得壺數執。今以一相贈。體製頗不惡。第溢于量。盧仝七碗。便不能容。惟足下器使之。

與姚山期

嵇永仁匡侯

不登虎丘三載矣。歷盡蹇途。始返故山。乃貧兒今已暴富。所載惠泉。不下數十。臂又一僧餉以秋蚿。倘山翁不衫不履。儻然而來。當同坐生公石上。作數日盧

全也。

留別蔣憲臣

離韓侯釣臺。僅百里。混混茫茫。絕無臨流之趣。月起坐船頭。又爲鼓柝聲聒耳。令人煩懣忽生。可惜此萬頃清光。不在西湖。在黃河也。往昔過山陰時。每一移舟。卽換一世界。精神鼓舞。忘倦忘歸。不意渡河來。種種皆杜宇聲。促人歸去。北游意興。已蕭索矣。何物泰華。竟阻我登眺之緣耶。抑僕本泉石人。長安酒樓。不容此簪冠草履者上。繁華寂寞。各有畛域。當亦踰越不得耳。有負招攜。諒怨膠固。

報仲詔

二見薛岡千仞

承示險韻諸大作。以瞿塘棧道。布作平地。非仁兄手筆不能也。思勺園不減思主人。欲策蹇徑造。幸囑守者爲開柴荆。

寄輦下諸公

瞿良報 稼軒

弟仗讒人之力。得放歸田間。漱石枕流。無所不適。所最懼者公論耳。公論一日不明。弟得享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俱乞聽其自然。萬勿以既失之馬。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答某鄉紳

許直若魯

疽發于腰。痛楚萬狀。豈弟平時羞執手板。此挺然者。不欲爲五斗所折。故造物以此相成耶。一朝三訊。具切至誼。容少間趨謝不盡。

致柴延喜兵憲

劉宗周念臺

時方多故。所在蠹蠹。淮揚當南北要害。治兵一席。特簡年臺。意在消患未萌乎。近聞大浸爲殃。民其魚矣。流離之輩。不無嘯聚爲奸者。非年臺風稜威望。彈壓有素。繼之以安集撫綏。其能不爲秦晉續。從此勳勞懋著。浸浸大用矣。共事春明。聆教有日。臨穎無任馳瞻。

答親知賜唁

繆昌期嘗時二首

譚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烏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君子其各慎之。

答同年

彈指一別。寒暑八更。豈特滄桑陵谷。楸枰屢換。弟輩直從戟林劍鋒中。騰躍而出。留此殘喘。老年翁首先被濯。昇聞天聽。從茲以後。始有和之者。知己一人。何敢諉也。以年翁峻嶒氣骨。歷落肝腸。循良之報未收。浮湛之蹤如故。弟素饒熱腸。兼懷彝秉。但以杜鵑啼月。無裨蜀帝。精衛啣泥。難實大河耳。然敢不中心藏之。

分俸遺友人

李 清映碧

昔公孫脫粟。見誚友人。人謂友之薄。予謂業沾微祿。亦不得作措大相也。弟不敢爲吝。但惟力是視。薄贈知不能大有所資。然惟故人視我之力耳。

沈雲生生第五子

四見陸雲龍四首

賢甥蘭玉盈前。俾尊公得分甘擁抱。作王右軍。人倫大樂也。茲復有育麟之喜。殆白眉哉。五常已備。八龍可期。特作丹桂歌。以爲靈椿賀。

邀姻友

僕行年三十。乃有此兒。未知歇後爲豬爲龍。但得少遂老母弄孫之願耳。薄具湯餅。以集周親。移玉。

招親舊

歲月遷流。便已老大。鬚髯如戟。建豎何如。有拊髀痛耳。敢稱慶哉。惟飾一卮。以上老母。幸過而同之。

嫁女招客

隱之方賣犬資嫁。媿不能華几筵。然欲坦腹郎一覘。生民丰範。敬掃三徑以迎。

賀友人生子

再見趙時揖聲伯首

盼足下育麟久矣。乃今始一努力耶。懷中綵筆。慶有傳人。幸多治湯餅。以博同人快聚。

賀生孫

足下年正富。卽有弄孫之樂。雪案螢牕。先欲躡催貽厥者矣。青紫相攜。巔猶未白。一看繡襦。便可知也。聊呈康爵。以致賀私。

柬馮伯休

三見陸敏樹蕙四首

往造宅時。見竹色沾衣。迎風如嘯。樂之而未敢乞。忌割愛也。今聞宅歸滿營矣。乘兵士未入。敢丐數竿。補園中隙地。他時喬梓過我。知當掀愁迎舞。簌簌如逢故人。不則徒爲翦伐材耳。奚惜焉。

從友索園蔬

春雨粗足。菜甲怒生。貴園丁所溉。必異市中。以其鮮而潔也。藜藿之腸。可借宿飽。小摘以佐脫粟。何如。

從友索下酒物

客有遺弟酒者。不知弟之飲少亦醉也。無以侑之。更易醉。肥臠大馘。所不敢希。水族山蔬。殊副清虛之府。可以稍緩頰唐耳。君其問之庖人。

借二十一史

今之名士。八比自豪。語古今若爰居鐘鼓。僕甚笑之。由秦漢暨宋元諸史。僕俱繙閱品隲。而未及其全。敬從臺下干之。倘從此得以商榷古今。縱橫論天下事。則臺下之賜也。

與友

三見趙時揖聲伯

弟向居富春山。春漲時。戲從鄰人乞桴一乘。瞬息三十里。綠崖紫嶂。紅樹青林。如電光撥眼。快事無二。及芒鞋暮歸。虎號雨急。足力憊極。不能交。苦事亦無二也。又見人從白洋泛小壘。固請一與浮海。是日風烈潮湧。驚慄中饒有奇趣。及興盡而返。徒步艱辛。苦趣更倍于前。去年試學騎馬。與陳瓠翁同游西谿。去時按轡徐行。未覺甚暢。歸來馬性怒作。騰躍而前。几墜者數。快則快矣。苦亦同之。自此逸興不敢再發。近見吾兄乘馬甚駿。故態復生。乞借我于平堤一試。苦樂聽焉。六轡既調。想無大患。若浮海乘桴之念。咋舌不敢復萌矣。

復周六符

三見趙維寰鈍叟

筆賈至。得兄手教。欲挈弟爲燕山遊。弟年來單騎長塗。殊苦寂寞。得兄朝夕。雖執鞭所忻慕焉。但吾輩作此遊者。必左顧右盼。非腰纏滿志。未易登途。弟妄意兄之有是言。無是事也。別諭弟實不能爲賈人曹丘。知兄諒我。

答鮑

李 雯 舒章

巾履之錫。拜惠良深。冠雖欲彈。然欲步趨足下。其道無由。一笑。

與張百嘗

張蔚然維成

諸豚子幸附雞壇。不佞因得時鬪鴻寶。祇能歎服。竟不知文東年伯祖。乃門下曾王父。蓋四代通家矣。醴泉芝草。生有根源。孔子老聃。交非一世。何快如之。憶不佞卯角時。每得年伯祖遺文於雜篋中。詫爲異寶。但恨祇見其一斑。茲辱尊命。得藉此一窺全豹。固所願也。俟痰喘稍可。便當捉筆。

答張石宗

伍瑞隆國開

南安道上。得覲清揚。東海祠中。復聆玄屑。石宗異才端品。朱儀伯推重于前。龔華茂。閔裴卿。歎賞于後。真一字不虛也。接來教。知有目疾。豈卽疽毒所移乎。天生石宗。眼如簸箕。留看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可無西河之慮也。某日誕辰。不得與九如之祝。曾憶赤松子受羣仙拱賀。以一大斗。一玉樹枝爲獻。今效羣仙奉祝。幸無鄙棄之。

賀友遷居

陸一瀚宗伯

良禽擇木。自古云然。矧在亂離之世乎。安土重遷之說。終是燕雀處堂。豈止驚馬戀豆。今見足下勇于徙宅。愈令我輩自危。釀金置酒。奉詣新居。非祇賀廈。蓋欲藉朗鑒爲著龜。一決趨避之策耳。如其拒之。是欲獨善其身也。足下豈其然。

答

失名

野性喜僻。不樂城居。自處人境以來。筋骨衰于應酬。家產落于交際。故決策居鄉。蓋懶與吝。各居其半。非若狡兔先知。預爲三窟計也。盛舉萬不敢承。且刻下修籬墮戶。尙在鳩工。客來亦無坐處。俟場圃告成之後。徧屈高車。見枉滿酌村醪。當以牛背笛聲相侑耳。

慰王俯哉

陸雲龍雨侯

居今之世亦難矣。無才見輕。有才見嫉。才之大者。尤射之的。宜台臺之遷延不

出也。今且借遷延泥台臺矣。昔固屣脫之。豈今反羶逐之哉。顧龍織月。儘可道遙。句曲殘芝。足供採擷。爲語鶯鷓。無煩作腐鼠嚇也。

寄陳和仲

別來無幾。隕此白眉。陳氏失一難矣。豈特足下韻冷墳箴。卽弟撫朱絃。亦復誰賞。知己頻失。不禁泫然。執紼無從。益增快結。

北歸東親友乞聚

金臺留滯。動輒經年。鬱鬱舟居。又經匝月。言念平生故舊。迹邈山河。今喜稅駕松榆矣。異地而思。豈容交臂而失。但苦應酬未了。不能遽作平原歡。請以十日之飲。約爲竟日之談。或可暫舒鬱結。幸賜過臨。

尺牘奇賞 卷十二

是卷所載。皆宦途醉應之文。及世情瑣屑之事。雅人韻客。不無病其續貂。但既已別類分門。不得不求其兼備。譬之藥籠中物。無一不宜有也。識者諒之。

公致陳學臺

失名

從來學宮俎豆之典。非特崇獎先賢。亦以風起後進。頃老公祖送周奉常入祠。傾城聚觀。有唏噓泣下者。可見人心之同。迺又有伍少參寧方先生。持身介特。秉性剛嚴。抗疏於前星未定之時。掛冠在稅監方張之日。一生出處。炳烺可觀。既賦歸來。闔門養重。公嘗有云。居官不徇情。居家不請托。可謂真士夫矣。此兩者。真吾輩之金科。尤未流之砥柱。惟公能言之。亦能踐之。衆醉獨醒。固自超然。流俗之外。衆好必察。亦不寄人籬壁之間。豈獨吳下之錚錚。實爲人倫之表表。今墓木既拱。齒頰猶芬。而未沾明德之馨。猶俟蓋棺之論。稽之輿情。實爲未喻。

近來鄉賢陳乞紛紛。主持風教者。每切慎重文移。詳覆動經歲月。若海內遠近所共仰。與台臺所稔知。如此公者。似當照周蓼洲事例。竟遣尺檄。行學入祠。以慰輿望。不肖輩訟言至此。亦恃斯民直道之公。絕非鄉邦阿私之好。伏祈采聽。臨楮主臣。

答陳永嘉

失名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令。夫令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視簿書。未免以百里爲龐士元累耳。又聞足下不能遠其鄉人。鄉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今人詆有司爲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欲反俗爲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能詩好客。客爭附之。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也。

答袁明府

蒙諭南州君書。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閉戶。第厥嗣近欲於制中逼娶。

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揣。以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於吳。今吳人涕泣而女於齊。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此闔郡所知也。今若幘墨通書。恐反重爲足下累。且此君世路人也。見僕遭遇若此。卽無隙且易之。矧旣啣我哉。此言有一非真。則鬼神實臨之。惟高明矜原。幸甚。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凜若霜雪。囑托有禁。固儀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故不惟自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己之名以囑托。今足下旣知過。貴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貴郡主墳墓。何事撓敗吾吳士風焉也。

賀友登武科

曹斌次鷹

方今世故多端。災祲疊見。掃除似不在文墨。足下捨五寸管。毅然操丈二矛。可

稱卓識。且文雄綉虎。技擅落雕。自宜往輒摧鋒。取巍科如拾芥。豈彼力窮穿札。挾寸管以自多。三石弧開。覩一丁而不識者。可同年語哉。祭征虜羊叔子。今復見之。何慮不乘時封拜也。

答糧儲道

再見錢 春梅谷
四首

比來運弁頗無良心。隨路插和。非委之逼兌。則藉口倉收。而或有揚其波者。小灘充弁。且直走都下。莠言自口。不佞叱去之。承教新運必佳。正恐逐處稽查。嘗有良法耳。拜命率覆。希亮不備。

答洪

老公祖之蒞敝郡。五邑無不受庇。而寒門三世。久戴蘇章之天。豈繫惠顧。近日之同舟。倘亦未忘數年前。江漢已陳之芻狗耶。不揣以一姪一孫。妄徵成玉。則既允之有造矣。迺老奴不堪。爲別家奴受患。老公祖復廉而滄雪之。則無一夫不被其澤。又不止祖孫父子而已。親疎貴賤。無一不在駢幪。恩重身輕。報於何

有。惟儀圖繡平原以少旌銘刻。他復何能稱塞乎哉。

答夏鍾梅

弟性拙才疎。年衰身病。無歲不乞骸。而天聽甚高。今不以避賢去。而以避地去。君恩乎。亦台庇也。買舟南下。與老年翁開口一笑。便足千古矣。先是潑弁狂走。叫號。弟叱去之。而不謂有爲之聽熒者。弟知此輩與年翁類於唾天耳。惟是其漸之長。恐不免卒爲漕蠹。則可大憂也。一詩災蠶。不堪覆公家醬。媿之媿之。

與劉國醫

足下刀圭之妙。樂道者多。僕與週旋。尤爲忻仰。想棹襖旌門。冠裳被體。亦已久矣。一劄聊踐舊諾。未能破格表異。所云半紙人情耳。

與柴蓮生司城

張思哲 邁建

三衢舟次。得覲龍光。提肝膽以啓迷管。何異飲渴者以玄露。贈寶子以錯刀。况

復飲郇廚。拜瓊貺乎。戴德而南。以二十四日受事。芳規懿矩。粲然在庭。湛澤深仁。翔于簷節。惟有歎服恪遵而已。辟則維鳩之拙。得鳳窠居之。雖毛羽不卽五色。當亦小異凡鳥矣。台臺補袞鴻猷。自應立晉瑣闥。倘游刃之餘。念及并州父老子弟。幸教誨時時及之。俾得策駑厲蹇。勉追後塵。百世之感也。諸不一一。

謝章江諸同社

陸運昌夢麟四首

不肖製錦弗工。操刀罔效。六年于此。罪狀萬端。台臺好篤緇衣。嗜同昌歎。齒芬頻及。青盼屢加。誼良厚矣。乃瓊章錦屏。復貫寒暑。珠璣之色映人。貂榆之贈莫報。願已循分甲顏。至今未敢釋也。敬采江籬。以申鄙悵。濟濟多賢。未能遍謝。惟逢人齒及之。草勒不盡。

復張忍菴

恭聞歸舟已定。掛席有期。願向者同鄉聚首。忘其岑寂。今門下行。而不肖有無侶之嗟矣。夫行者有驢。而門下反貺居者乎。不敢不拜。又不敢拜。所登盛雅。謹

載別楮。惟門下原之。

與錢梅谷

失名

弟某樗庸鶩鈍。不堪世用。幸逢聖朝器使之寬。兼荷明德滋培之久。濫竽西鄙。已媿僨輟。誤及諒移。彌慙負乘。循涯省分。未審何以報國恩。酬知遇也。頃引疾自裁。未蒙允放。謹于某月某日。循例移梧受事矣。惟是兩粵重地。原非譴劣所能勝。邇因徵發驛騷。加派重困。依山馮海之夷番。每眈眈虎視。斬木揭竿之徭盜。動見鴟張。甚至亂民一呼。舉國如沸。而綱紀蕩然。可憂更大矣。翁臺純忠體國。偉略籌邊。倘不靳耳提。為區區指畫。豈惟某一人受益。即五嶺百粵。實嘉賴之。緣循故事。先報代期。種種積忱。另容嗣展。遵禁不敢具駢啓。統乞台慈鑒原。臨楮曷勝瞻企。

鄭長樂士弘

柴世基式穀

弟夏五抵當湖。首着寒氈。到處一般况味。不似仁兄高據琴堂。灑潤飛甘。展據

悉如意也。弟意蔗境漸入。無事劇調為榮。譬則蘭正纜而易之。絃正調而更之。於聲名則得於已於人。俱無裨也。來教亦然。非實心為政者。不能具此確見。握銓秉軸。毋忘此言。廉令五斗。所餘幾何。而分壽家君過贖。赧汗在頰。銘感在心。有三復隰桑之句而已。

與張文學

龔五諫華茂

草木榮枯。何關邑令。每見諸兄篇什。慚媿不可言。賈北部序。不堪授劄。也。

與同年

再見陳汝璧立甫

李本寧幸列屬下。一代才士。入明公金蘭隊中。李不安于朝。而在外多遇知己。是可喜也。

與陳靜臺

袁生來。荷翰貺。銘感曷勝。袁生少而俊亮。曾極絲力推轂之。所不從心者。俟後

舉而已。

與吳霞城

不佞始除越李。蓋聞高雅于陳公衡云。比至越。而明公之成法森如也。流風盎如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不佞有厚幸焉。乃武林王理君。道明公事甚詳。大約以聽斷平反爲主。而不屑屑摘發。以繳直指公一日之知。故在越時。不見有赫赫之名。而去之後。上下追思。如失慈母。不佞承明公之後。慕明公之德。而力不及遠甚。競競步焉趨焉之是謹。而未知究竟作何狀也。明公其有以教之。

復謝令君

再見趙維寰 鏡叟

鄉飲事奉台命再及。隨督廩生某等。再行徧訪。又更數日矣。頃來。仍以乏人報。夫都人品清濁。必以類從。往年採訪者。皆熟練世故之人。故隨取隨得。而今屬之獨行修士。宜乎其不相入也。讀欽條憲約。原有苟非其人。寧曠此典之語。不若照弟原申具繳。亦不失慎重大典之意。或台臺自有灼見。行學取結。弟自不

難惟命是從。

諭請賑諸生

諸士之請賑者。盡託於海變。不知其中亦有差等。有家本食貧。而被害尤劇者。昨已面召東西兩路門役。聽其從實核報。業即具文申縣矣。若其他被害雖劇。而生計儘可自營。與生計雖窘。而住居原不濱海者。勢固難於徧及。諸士試度此等時勢。能有破格大賚否。苟非大賚。而忍塗體垢面。終日號呼。以希升斗銖銖之獲。古有寧死而不食。嗟來者。獨非士乎。幸諸士各自爲計。去食存信。正惟此日。勉之勉之。

與吳磊齋給諫

薛邦瑞大許二首

海上碧雲。時縈寤寐。因風懷想。莫寄遙心。年臺遵養蔚廬。孝履迪吉。卽今素狸馴于阡上。皓鳥集於隴間。瑞應聿彰。佇望祥琴一鼓。履曳星辰。仰慰聖明仄席也。弟蚊負經年。過愆日積。頃以曠職求去。雖未荷報允。然歸心已在濠梁魚樂。

之間矣。拂衣伊邇。趨對無從。去後匿瑕。惟于年臺是望。某惟有矢環盟草而已。

與范太濛

貴地有講師汰如。及苦行聞宗。駐錫吳門。皆有伽藍之寄。而檀施未集。往往香積生塵。知臺翁夙因不淺。幸以神通力一振起之。

與王華亭

趙春梅韻

聞齊家口幸完。而凌陽且決。貴治新橋等處復滂矣。卽今喻府尊必經之地。乞命彼地少備夫筏候之。弟不能及也。敢告之下執事。

與同寅

聞水驟登。東西堤且有決者矣。乞年丈責成一吏守之。在弟所轄者。弟不敢辭也。便郵率具不盡。

又與王華亭

做治無自固之策。而借庇于年丈。年丈會無異視也。弟與數百萬黃白。有領手
頌雲天耳。善後之策。年丈自有妙裁。弟何能贊一辭。肅此還謝不一。

與蠡縣黃三衙

彈丸之地。藉苙仁人君子。災而不害。况臺下當其勞。而某處其逸乎。卽刻隄成。
何異玄圭之告。又勿經畫之妙矣。率占附謝。乃臺下每用手板。非某所能承也。
嗣後幸以折柬相遺。

與王華亭

勘堤之役。卜以何日。倘勤玉趾。弟不前知。又恐如魯衛桃丘之約耳。顛力奉訊。
幸惠然命之。

復王見洲

會謙受成于主者。得與心知良晤。幸甚。第卜期卜地。在年丈同楊鵬老主之。弟

有遵奉而已。率復不次。

復宋先之年兄

邑分南北。以致雁影差池。恨無縮地法也。稅政何足爲年丈胡慮。然不敢辜剪拂至意。輒附一揭博粲。

復劉鶴宇

孫生卷領到。乞爲聲致。選報還宅。卽檢奉也。賜東過抑。已經告改。今尙執之。則非所望于知己矣。

與楊鵬池

台臺以卓魯芳猷。榮躋華秩。蘭臺青瑣。唯所簡而晉之。真大愉快哉。惟是謏劣迂生。託締金蘭而承膏沐。耳提面命。爲我指南。實四載于茲矣。今台臺鼓翼天池。緬懷舊好。誰爲我二天乎。一芹不腆。聊見縞絲。小詩二章。書扇頭志別。然聲

慙巴里。幸台臺終有以教之。憑穎黯然。諸不覩纒。

復孫愷陽

試卷一經巨眼。便可懸國門矣。以此報成事于太尊。感不獨在弟也。勞神容晤謝。

復劉三守

王家棟五公

門下榮授。不佞未及賀廈。昨劉鶴丈恭承新命。實與門下共事一方。座中慶鶴丈得一快屬。而又爲門下喜遇賢堂翁也。適荷翰貺。可任銘戢。弟以疎節者當此。其何以堪。敬附去翼。脚色過謙。並繳上。據案占覆不盡。

與孫愷陽

昨覩鳳雛麟種。不覺爲之起舞。菲物數種。聊以抒弟傾向之意。乞年丈分致之。毋以輒褻拒我。幸甚。

復王華亭

弟見桑弧之度。不勝歲月如流之感。豈得數馬齒于人前哉。承念可任篆刻。第種種腆貺。則有萬不敢拜者。敬藉手上謝。

與周調元

臺下藜火欲燃。橋門暫駐。蓋自邸報傳來。而潁陽子衿。心搖搖已在函丈之下矣。况不佞某夙忻御李。棘願識韓者哉。茲因貴役叩筵之便。率爾裁書。聊當勸駕。不敢爲駢語。懼煩典籤也。伏冀惠然。曷任顯若。

與劉

承乏四年。積愆萬狀。向承卯翼。幸獲瓦全。茲是別移。即非不佞所宜。然因此避賢。庶幾地方早領新公之惠。豈以陳人。復敢率子衿父老子道乎。乞台臺諭止。且恐無濟于事。徒增一番跋涉也。率此附謝。并覆。

與汪生

張道臺有冊葉。委不佞代題。計非借重如椽。未免辱命。輒以急足奉懇。此係送按君者。恐不宜行草。如翁文前爲史貢士體何如。

與易州張兵尊

職導老大人台命。冊葉繕寫已完。輒差役呈繳。但不無詩同塞白。字僅塗鴉。慚負隆委。不任隕越之懼耳。

與清軍道

卜履吉十首

履吉景仰之誠。懷之舊矣。末由快覩。乃今闔會。幸藉重焉。使履吉則步趨長者之後。喜動顏色。寧惟是士若民也哉。紫氣西來。清塵在望。御李之意。勃勃然與往役俱馳矣。不盡。

與李續溪司成

尺牘奇賞

卷十三

二六九

向荷摯綢。每深銘刻。况忠信不昭。洵酌。而肆筵特溷公燁。報李謂何。驅車復急。如是而不伏門九頓。豈情也哉。唯是日者。方抱隕珠之痛。微聞捲籥之聲。轍不得停。遂難全禮。茲已從通灣登舟矣。捉筆將謝。且以告罪。不一。

與王華亭

恭聞藥喜。且視事矣。弟蓋與蠢吾之民。共忻躍也。伏念勞薪之命。不能終戀樂土。又違教暱。未別而情已黯然。不知年文何以策之。學院經臨。弟自周旋。決不敢爲大國開奔命之釁也。拜翰教之辱。

與李

不佞復蒙俞旨。卽自顧不堪。而幸藉挈提。所爲懼而兼之以慶也。履任當在月外。諸役無所用之。悉令還聽驅使。率勤附謝不盡。

送友人鄉試卷資

聖世張彌天之巨網。台丈植冲斗之崇標。命中奚疑。入彀可待。故鹿鳴以昭盛事。而鴻漸以合昌期。此文夫稱爲得意。亦知己藉之分榮者也。弟輒具荒儀。聊修故事。倘賜搗存。幸荷無極。

與王太尊廣科額

職奉檄考校遺才。據諸生羣然陳乞。謂高陽論編戶。則二十城之細也。而科名自來不乏。乃今則巍然鼎甲矣。夫貢額定於人文。查訪別郡邑。每發大魁。則議增貢額。蓋迎其生旺之機。加以作興之意。鼓舞旣易。造就實多。故職此番收錄。雖不敢大逾台限。以滋市恩之譏。亦不敢拘泥往例。以起尾才之嘆。伏乞老大人俯賜擴充。多爲陶鑄。將溝斷可列犧樽。而明珠不沉滄海。卑職幸甚。諸生幸甚。

與屠冲陽

楊鶴修齡
二首

貴宗長卿先生。與弟石交有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貴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

共嘆。况有宗盟者乎。阮家仲容與嗣宗相見。其情好之篤。豈待旁人鼓贊耶。

與薛

向者托在同舟。伏荷梓情。重承穢蔭。自兩浙得天。福星移照。而英募距遠。失其憑依矣。靡緣宣候。正切跂予。而忽有石堰場候任大使張天澤者。為不佞舊吏。輒借為魚腹。聊致相思。台臺倘惠念同曹。則此屋上為者。其必蒙愛及之。可無煩致囑耳。臨風拂紙。翹望神飛。

與周龍侯

定興王光字。係做同年定興子弟。張國聘。則做同年之的甥也。做同年切于渭陽之情。而弟輩切于友于之誼。意欲居間于陳部尊。懇為收錄。而懼涉未同之誼。台翁與部尊。誼深蘭茝。况言重鼎彝。輒敢合辭以請。倘辱俯俞。豈惟做同年感頌。抑亦弟輩之光耳。率爾轄瀾。憑穎惶悚。

與王霖字東鹿

潯上吳父母喬遷。州縣俱辱蘭交。公舉祖帳。宜有同心。翁丈爲發一單。歛分置軸。而弟乞言于愷陽孫公可乎。敢以諗之下執事。幸卽圖之。

與袁

褚元忠五謹臣

王文科脫逃。翁丈申府否。若申。則弟擬繳原詳。庶不至兩處懇前件耳。郵筒之便。輒此附訊。伏祈批示。以便遵從。不盡。

與王所夢

昨易水並轡。清言灑然。適也。歸而塵氛滿袖矣。梨園子旣蒙俯容。輒令奉詣。音未必繞梁。恐座客倦而思臥。弟又不勝惶忤耳。

復孫愷陽

詳閱披註。何其精而覈。顯而切也。宰相須用讀書人。洵不虛耳。謹謝。

與倪小泉

每以地方僻陋。疊辱台愛。不自覺其瑣瀆也。屢煩工師。又不止向叨腆惠。在口體之間而已。于其還也。敬擊額以謝。

答馬

承教邊軍嗷嗷。餉司藐藐。亦以見士飽馬騰之難。而桑瓠石鏃。不能穿及膏縞矣。閱之愧之。

迎遠來客

失名

迢迢紫氣。爰自西來。燁燁德星。行將入舍。旌旄知不遠矣。偶以事羈。不及作函。關令敢馳一介。往逆行李。某則躬執糞除之役。掃几下榻。以俟徐孺之臨。

迎新任

失名

來從北闕。惠我東隅。聞望所孚。蒼黔翹企。某不敢陽鱗自處。謹從騎竹童穉。敬逆郊原。先馳一役。遠將忱悃。仰惟叱馭遄臨。以慰雲霓之望。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初版

尺牘奇賞

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三元

編輯者 湖上笠翁李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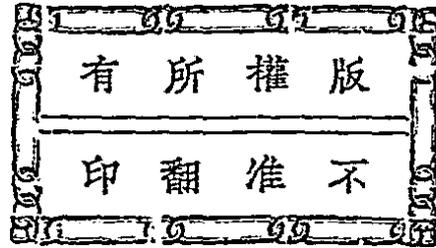
校對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80
44488

